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一日印刷發行  
(月刊雜誌)

國民書局長春總局

# 東北文壇

贈閱

二月號

CHINA LIBRARY

# 學文北東

期三第 卷一第



行刊司公書圖民國

卷首詩

從你底屍身上踏過去

韋長明……(六)

小說

寒流

姚遠……(二五)

拓荒

大宇……(三一)

長城外的人

魏之吉……(三七)

甘醫師的手記

金羽……(四二)

詩

你活在我们的心里

林里……(二二)

自誄

奚子磯……(二二)

獄中吟

雲鵬……(二三)

悼

楊絮……(二四)

霜的孤寂

大宇……(二五)



思念的遊絲……………葛宛華……(一七)  
我又有了愛……………劉星……(一七)

散文

歲暮長春外一章……………葛宛華……(五四)

海拉爾城的風砂……………高山原……(五九)

黑龍江之夜……………韋長明……(六〇)

書簡

激情之書……………君頤……(四九)

作者與作品

關於「我的日記」的被扣押……………楊絮……(一八)

「靈草」和我……………方季良……(二〇)

這都是爲了我的「七月」……………韋長明……(三二)

結算與展望

淪陷期中的東北戲劇……………孟語……(六三)

劇

各懷心腹事……………由言……(六八)

編輯後記……………編輯人……(七九)



南京圖書館藏



## 從你底屍身上踏過去

韋長明

你，你這可憎的東西。

昨天你猶在我底面前巍然屹立，今天你却一聲不響地倒下了。  
來吧！讓我從你底屍身上踏過去。

怎麼說呢？我和你並沒有什麼瓜葛。

有一年的秋天。你強佔了我的家鄉，你趕走了我的爹娘，你開始坐在我們家的炕頭上……  
你要吃，要喝，要穿，要住……

你說：我們協力來建設這個家吧！

你說：你就好像我的親愛的弟弟。

天知道，我怎麼會是你的弟弟呢？你一天吃的什麼？喝的什麼？哪一樣不是我給你賺來的，然後呢？你還讓我餵高粱米！

爹娘沒有了消息。

我永遠，噙着不敢流下來的眼淚，喬裝着歡笑。

今天，你讓我開河。明天，你讓我修道。

什麼河呀？預備作稻田的水溝。

什麼道呀？預備開兵車，拉糧食的輸血路。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你胖了，胖得有點不像初來時的模樣。

我瘦了，瘦得也有點不像離開爹娘時的模樣。

逐漸，你對我開始叱罵。

你動不動的發出了爆燥，隨着，你罵出了難聽的話。

我沒有法子抵抗你呀，你已經操縱了我的全家。

你已經完全操縱了我的全家。

有些時候，你也曾對我加以鞭打。

你說我是沒有出息的東西，你說我這樣的人就可以一輩子作人的奴隸！

因爲，我不配作你的兄弟了呵！從早我就知道。

我沒有恐怖，也沒有畏避。

我的心，只有烈火一樣的憤怒。

你呀！你該知道，我的血液裡還存有祖先的強悍。

而且，我的爹娘還在江南。

祇要磨快了我的刀。

祇要磨快了我的刀。

即使我的爹娘已經把我忘掉。

我也決意要讓你那肥肥的堆滿了肉的頸項，印上了鮮紅的血槽。

你呀！你這個蠢東西，說你蠢，你還有你的機智。

你竟測知了我的用意。

你一邊虛情假意的把我拉到一起，先說我的爹娘如何把我遺忘，又是如何作惡多端……

然後說：我們還得合作呀！我們是手足的弟兄呀！

你一邊毀掉了我磨快了的鋒利的刀，

你一邊，發着豪笑。

拍一拍你的屁股，露出來了黑口徑的手槍。  
望着你的胸膛，我一聲也不敢出了。

若是兄弟的話，你怎麼能管我呢？

你於是把你的祖宗匣子，放在了炕頭的祖宗板上。

你焚上了香，讓我磕頭，讓我拍手。

這這就是我的祖先，你的祖先就是我的祖先。

你，你就成了我的親長。

我有話不敢說。

我有淚不敢流。

隨你便吧！你說怎麼的就是怎麼的，反正我還有一顆男鬼的頭顱，我還有一腔息不了的  
憤怒。

我搭了戲台，你踏着我的脊背在上面演唱。

我修了樓房，你在上面自個兒享受風涼。

我種了地，收穫完全都歸了你，

我的家鄉，到現在已經變了主。

你，你就是我的讐敵。

我知道：有你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你。

多少年的讐仇，

多少年的殷望，

今朝終於換來了好久好久的夢想。

我的爹娘和我的隣里，

以正義的火藥，和利刃；

徹底壓制了你，終於，終於制你於死地。

你呀！你一點經不起一擊，

連掙扎都沒有掙扎，

就挺着鼓鼓的肚皮，

在我的面前，在衆人的面前，舉行了你的終期的葬儀。

我的爹娘沒有忘記這一度遭難的孩子，

用他的慈愛，用他的溫情，重新拉起了我的手。

時光，幾年的時光，我們都銷瘦了，

我們的心上洒滿了不知道是什麼滋味的感激的淚流。

你呀，都爲你這麼一個可憎的東西，

牽累我們家庭破毀了，骨肉分離了。櫃里沒有隔日的糧食，郊外是一片荒蕪了的土地。你的行動，就造成了你的這樣的下場。

因爲，正義的旗幟永遠不會死亡。

你呀！你這可憎的東西。

昨天你猶在我的面前屹立，今天你却倒下了。

來吧！讓我從你底屍身上踏過去。

——八月十五日——

# 你活在我們底心里

林里

不要說：他已經死了

他却是正在生活

譬如毀壞了聖壇

仍吐着炎炎的火

譬如採下了玫瑰

牠終要放着花朵

譬如擊碎了

和音却還在悲歌

我們知道

你並沒有死

在我們底心里

你的思想

生出了根鬚

聽呵

這歌聲，這歌聲

一如出自你心靈的動盪

每個字音，每個字音

不住地在我們底心頭迴響

譬如吹散了

肉軀的輕煙

你的不屈的意志

你的不屈的靈魂

歷時愈久便感明顯

你以你的所信

與你的所愛

把你自己

交付給永遠的鬥爭

交付給永恒的生命

堅實地生活正直的奮鬥

匆匆的歲月

你却兌換來了

這麼大的代價

我們不怕犧牲

沒有開山闢路的前鋒

就不會有

坦平的行程

在你的靈前

我失掉了哭泣的情緒

我祇想怎麼樣追隨你

怎麼樣去赴死

我們這些人

這些你的後繼者

都暗暗地說給自己

你並沒有死

你活在我們底心里

八月二十九日從奉仲達先生的公祭式歸來

## 自 誄

奚子磯

嗚嗚——

你這年紀青青

你不該行動如走屍

坐臥仰死肉。

嗚嗚——

你還精強力壯

你不該怕苦難

你不該怕艱險。

嗚嗚——

你也有手也有脚

你也有頭腦

你原和他們一樣

嗚嗚——

你有怨恨你有新愁

你有快活也有苦惱

人的生命你具備了。

嗚嗚——

九月感傷離人淚

一幅苦臉添淒涼

你不該死，嗚嗚——

可是你却像死亡，嗚嗚——

你死了嗎？嗚嗚——

你的肢體尚在人間埋葬。

唉——

某年·九一八之夜

## 獄中吟

雲

鵬

獄中的小窗  
透進了微微的曙光

似一點點的螢火

嵌在了土地上。

曙光裡有一隻蜜蜂

徘徊在我的身旁。

蜜蜂！

你不知道這是地獄？

你爲甚也來試陰

這裡面都是罪人

從沒有溫暖和生氣

更沒有灼灼的太陽

我相信你不會有罪

同時你更應該生長

你不要藐視你的生命

你比我更多着一雙翅膀

你爲甚不飛翔

飛翔到天堂

請你快不要在此流連盤旋

更不可猶豫彷徨

我馬上從門隙把你送出

脫離這陰森森的牢房

你知道我的家鄉？

那麼請你去一道

請你去一趟我的家鄉

帶個信兒給我的爹娘

還有那個人你知道？

她是一個年青的姑娘

請你告訴他們說：

我在此安然無恙

同時還要代我請問

二老可曾安祥？

那個人

可曾健康？

一路上不要叫惡人傷了翅膀

還有那獄卒也要提防

蜜蜂已飛出了牢房

我不禁感到了迷惘

獄友們都默無一言

我腦海裡竟泛起了冥想

徒使嘆息聲

伴着含恨的月光

蜜蜂已去了一天

獄裡又失掉了一個伙伴

夕陽又將近黃昏

獄中人的心境又抹上一層陰沉

似有一隻毒箭



射進了獄中人的心田

獄中的夜色沉沉

獄外歸鳥淒吟

那渺小的生靈呵！

牠也感到了夜的苦悶

那給宇宙以光明的阿波羅神！

你怎能不給這獄中一點兒溫暖？

獄中幽閉的光輪

漸漸的向獄中人的內心浸潤

我不禁不住流着滔滔的熱淚

我不禁胸中怒火燒焚

喪失了一切自由的朋友呵！

難道我們的價值不如一隻蜜蜂？

光明！

光明爲甚麼要這般的沉重？

沉重得猶如一塊老鉛

死板的壓在了我的前胸

我的淒慘沉痛的神經

恐將不久會要瘋顛

那鮮紅可愛的太陽

那渴望燦爛的河山

幾時纔可出現

幾時纔可相見

獄外的同胞呵！

我的心爲甚麼總覺着抖顫？

呵！朋友！

我決不懊惱悲怨

爲了祖國的光復

注定我們應有今日的一篇

我要滾滾起精神

期待着，期待着明天。

## 悼

楊  
絮

——紀念死在獄里的故人——

聽說你是死在百卉燦爛的四月。

然當惡耗傳來，

濃霜已抹過了紅葉。

沉重的淚水，

又怎能掩煞了心底的悲哀呵！

熱，力，幹，

是你生前常說的話，

也許這幾個字眼被日本子聽了去，

於是你開始了牢獄生涯。

無邊的黑暗和痛苦，

你終于沒有戰勝。

於是你又閉上了眼睛。

永遠地。

假如你重見青天白日的曠場，

重見愛國志士們的奮起，

你將怎樣熱烈高呼着萬歲與凱旋，

怎樣吐出積蓄十四年來的忿恨呵！

別人都說我是被你熱戀過，

然而天知道，

我却狠心的使你失望了。

常常我展讀那些熱情之書，

那一字一句像刺針一樣，

刺傷了我的心，我的記憶。

是呵！十二年前我們結識了，

那正是我們都很年輕的時候。

漸漸我被你了解，

於是你便對我有了憧憬，

有了希望。

許多次你焦灼了，

許多次你又憂鬱了，

那都是因爲我不是你的忠實對象。

想起來，幾乎都心痛得已，  
當年何必不說痛快話？  
白白的騙了你的書信，  
你的眼淚，  
和你的熱情。  
我，我作了你的戀的罪人。

雖然我不能與你結合，  
但我却始終崇拜你。  
崇拜你的真摯，  
你的高尚，  
還有你的無偽。

記得我們都別有所戀時，  
有許多知己替我們哀婉不已，  
前情付流水，  
流水逝而不還。

終于我們都被新戀拋棄了，  
怎能說上帝是不公平？

年年復年年，  
我們已真的都有了歸宿。  
你得了男孩，  
正是我新婚不久的時候。

你嫻嫻妻去北平，  
我你藝術的頂峯。  
你的名字響徹了古都，  
我暗暗祝福你的努力不息。

誰知平地一聲雷，  
在舊地重來中被捕了。  
是那一個漢奸害了你。  
那一個敗類是如此無情？

牢獄里的日子像死瀰吧！  
你喊不出悲念，  
喊不出嘆息。

從此你擱下筆，  
再看不見你靈魂深處的呼叫了！

僅僅三十年，  
可算是潦倒半生了！  
雖不為窮所苦，  
却為志不得酬用碎了心。

你印書，不通過，  
你編導的影片，不通過，  
你超越的理想與計劃，  
盡喪在日本子與漢奸的身上。  
但你終不氣餒，  
偉大的不屈不撓呵！

你有白髮蒼蒼的父母，  
你有美麗的妻與愛兒，  
然而你走了，

你何嘗看見那些縱橫的淚與慟哭呢？  
其實你的犧牲是為人類為國家，  
你雖軀殼死了，

你的精神却還活着。  
你活在每個青年人的心上，  
活在每一個人的記憶里。

遼樹，夕陽，  
白雲，歸鳥；  
你躺在荒郊已將屆八個月。  
伴着夏日的烈陽與秋日的陰雨，  
你悄悄的不言語了！

## 霜的孤寂

大 宇

### 霜的孤寂

霜的孤寂

霜的孤寂

籬笆里的一支希望的歌兒  
身邊只是一爐火焰的燃燒  
病倒了一懷剪不斷煩緒

生命馳過歲月的軌道  
年月蒼老了

讓給今兒吧  
紙的寫字與筆的凝集

展開絃鏡兒罷

清洗那夢殘的哀愁罷  
只是春天的來臨

願住在那老人留下的血緣之窠窩

霜的孤寂

說運命是戴到那孤寂的鄉國  
那悠久歲月的累集啊

不遺却的，不滅的血的魂

### 琴 音

一個琴師

把琴音遺失在幽谷里  
滑落在幽谷的谷縫里了

琴音栽培了心原上的一顆草兒

琴音讀訖了藝術的生命  
一支燦爛的強烈的光焰

我就永住在這琴音里了

就彷彿身陷於一片夢的邊緣  
彷彿浴着一片無際的雲海

無垠的生旅無限的生涯  
何處呀

我摸索到何處呀

琴音丟在幽谷里

滑落在幽谷的谷縫里了

### 牛

我有一頭肥壯·倔強，永無倦怠的牛

和我共同搬運拓荒工作  
是嶺坡，是荒原

那怕流血，流汗

草帽罩着烈日

蘆笠兒躲着暴風雨  
赤着腳兒，

踏破我們的嶺坡，荒原  
我和牛的力氣

都埋藏在那豐沃的土層里了

撒下紅珠般的高粱

黃澄澄的大豆

一粒粒珍珠

一滴滴的汗的苦辛啊

我們只愛溫柔的東風

我們只愛甘美的雨露

只和我的牛兒

我們無倦怠 無嫌惡

燃起那心原的火焰的動力

心的堅實啊

血的交流啊

我們不怕蟲災的來襲

我們不怕洪水的泛濫

把生命交給牛吧

把生命獻給我們的拓荒的工作吧

盼着燦爛黃金的果實

盼着一片珍貴的豐收

不朽的靈魂

渾雄的魄力

那怕流血 流汗

# 思念的遊絲

葛宛華

我多麼渴望和你  
促膝看太平的煙火  
我多麼渴念和你  
並肩聽盛世的笙歌

如今已息了大地的硝煙  
昂那塵霧霏地  
如今已回到了慈祥的祖國  
是那塵依依地

你呵 你呵  
你却有如終古的河山  
你呵 你呵  
你也相同於一瞬的雷閃

我底心之空谷  
乃流溢出苦澀的幽泉  
我底心之斷原  
乃散落了飄零的花瓣

思念的遊絲

你是鏡中的影子  
鏡中的花  
你是巖頭的化石  
巖頭的天色呵

我哭泣的是我自己  
不是哭泣的你  
我歌吟的是你  
不是歌吟的我自己

康楚的胸懷  
我怎麼能把它打開呢  
陽光之子  
我怎麼讓它爬進來呢

多麼可喜的太平日子  
唉 我却在獨自悲歌  
多麼明亮的萬里行程  
唉 我却仍在途中蹉跎

歸過來吧  
你怨念的風，怨念的風呵  
吹遠了吧  
這思念的遊絲，思念的遊絲……

一月七日子夜

# 我又有了愛

劉星

我又有了愛；  
它已使我心跳，  
使我躊躇滿懷，  
縱然：那幻夢會有一朝毀壞。

但，我不惜青春被葬埋，  
我不怕颶風驟雨，怒濤澎湃，  
就讓我這樣去罷，  
去不知的地方飄泊。

我不想放手了，  
我怕會留恨千載，你看！  
那眼睛又在燒着我的心懷，  
這正是我第一次的愛。

寧願摧殘了，也不甘這樣淡泊，  
你就讓我去罷！  
你讓我洗去原有的悲哀，  
哪管我重來時，  
仍舊是淚兒滿腮。

一月六日夜



## 關於「我的日記」的被扣押

楊 絮

本來不願意提過去的事情，尤其是自己那些太無聊的寫作把戲。

事不湊巧，偏偏東北文學的主編，硬要拾愛我給他們寫關於「我的日記」被扣押的前後，這真是讓我像瞎子似摸索着路途一樣。真的，究竟該怎樣說起呵！

結婚前一年，正是我的私生活野馬奔騰的時代，爲了愛好歌唱與寫作，我大胆的在社會上東奔西跑，我的名字也曾響亮了雲霄，響應許多人的耳朵。

大凡在藝術界與文筆界活動的人們，他們差不多都知道我而且認識我。一個好用風頭的女人，在這半封建似的社會里活動，輿論當然是免不脫的。他們每每提到我，便像故事般的講起來，愈講得津津有味，愈是我被人不了解。是的，幾乎都說我不可救藥，間或有人分辨着，然而那又當了甚麼呢？幸虧我自己的性格很替自己作主，我以爲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他自己覺得滿意就可以了。于是我就海闊天空般的「我行我素」，別人了解也好，別人誤解也好，反正我是有我的主張的。

一九四三年春，我入國民日報社主編國民日報，我的職業是編輯，是記者，已不是萬人傾慕的歌手或萬變交際花了，所以寫作的機會很多，發表的範圍也很廣。那些報館與雜誌社里的編輯都很熟識，當然約我寫稿子的事情是極平常的。然而我從來不寫甚麼有背景有意義的小說，我總是喜歡寫隨筆與散文，而這些隨筆與散文也都是寫我自己。

有一個時期曾被「新×洲」的編者季先生要我硬着頭皮寫了一篇文章「我的罪狀」。在這篇文章里都是寫我自己怎樣從學校出來，怎樣揮足社會，怎樣戀愛，怎樣受人譴罵與污辱。不過兩萬字的光景，而編者偏把它分爲上下兩卷，題目用初號鉛字排成，我的照片也印在上面，同時編者還寫了介紹文字，說：

「這是一個智識少女如慕如泣的大膽自我記錄，這位少女是天才絕頂聰穎已極的天材者，她更富歌喉婉轉的嗓音，清脆流利的京腔，充實經驗的人生，因之她很快的利用這些特長，在歌壇界，放聲界，占據了首屈一指的王位。

這大膽無畏的女性，此次應本誌特約撰述了其旅京二年間的向社會告白，名之曰罪狀，當不外是客氣而已。

無論關心與不關心作者本身的，想皆欲一讀此文吧！

本文分上下兩卷刊出，看了上卷，請不要忘了下卷……」

後來我聽說「新×洲」的銷路立刻大增，我覺得我是被人利用了一次。不久，大馬路開明書局開市，責任者魏先生與周先生也都是很不分彼此的朋友，他們都異口同聲請我把日記收錄在一起，他們的目的當然與「新×洲」的季先生一樣。說這一定能行銷萬部的。其實彼時我已出了散文集子名曰「落英集」，也是在開明書局印的，誰知出版後又佔據了我整個的身心，我很爽快的答應了他們，回家便忙收集起來。

『我的日記』不過十萬字，內容共十個短篇，差不多都是我自已私生活的描寫，在自序里曾有這樣的話：

『這里有短篇，有自述，但大半都是我自已，我不是甚麼成名的作家，我祇有寫過一篇成形的小說，我所寫的都是嘗試。關於寫我自己，我常是赤裸裸的將真實暴露露在紙上的。雖然當別人看完了也許會罵我『不要臉』，或者出乎意外的也許有人贊揚一句『寫得痛快』。但這些對於我都沒有甚麼關係與影響。我只是覺得：如果把我自已潛藏在心內而不可對人言的東西，完全用出我的真情，使之形於紙上轉告于千萬讀者。無論如何，這總是我自己的一點喜悅，一點收穫。』

那時，稿件是首先要經過出版協會的檢閱，允許後方能領紙付印。新嫌不久的我，對於一切事情都感到有趣味，丈夫幫我整理稿件，日夜忙碌着，總算是整理完畢。據說當我把稿件交到開明後，開明因為與出版協會有聯絡，所以很快的就過去了，配的紙也如數領下來。

誰知開明書店所託的印刷所却相當糟糕，印刷術的緩慢，幾乎都等於老牛拉車了。我每次去打聽，魏先生總是告訴我：『快呀！現在正校對哪。』去了十多次，鞋都要跑壞了，還是正在校對中。我後來一賭氣就索性不問了，加上新生的孩子太累人，也實在讀不出多少工夫來。這樣一天天的延遲着，只見開明書店的廣告在各報紙與雜誌上刊登着，但出版了的消息却宛如石沉大海。

後來隔了兩個月我又去了一次，那時距離我把原稿提出日子已將近一年，當我見着魏先生時，他說可出來了，我不禁道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我就要朝他索一本看看，他說有兩本樣本都送給報館檢閱去了。不得已空手回家，但內心却是高興的，自己的書總算是有天出版了。回家後我告訴給恩，恩也很替我高興似的。

隔兩天因為送稿，我到×洲雜誌社去，談話中間他們提到了檢閱不通過的問題。說他們社里出的兩本書被扣押，另外一本是開明印的『我的日

記』，一共是三本，都是此次一起被扣押的。我聽了不禁伸舌頭。爲甚麼被扣押了呢？難道一點也不通風嗎？我自己這樣想着。

後來我恍然大悟，大概是爲了時局關係吧！是的，彼時日本子正接英美打得狗血噴頭，滿街標語都是勸揚人民戰意，那有工夫談些哥兒姐兒的書呢？……

可是後來我又一想，不然。如果我上面猜測的是對，但爲甚麼別的出版家都累累的被通過許多，而單獨我是連了火頭拜的運呢？聽說五千冊的『我的日記』都被送到製紙所重新托生去了。

無論如何總是時局的關係多。所以當開明書店的魏君到我家道歉的時候，我恨不得打他一頓。是的，假設如果提前一個月出版，何致於趕上時局正是戰爭吃緊的時候呢？早一個月出版，不但開明書店火火的發一筆財，就我自己也覺得高興，同時對一般期待的讀者也付了一筆信用。

那時我對僑商界的朋友也少聯絡，僑商時代的××警察廳里雖也有一兩位責任者的相識，但我總不大喜歡和他們來往，一向是朝他們被鬼神而遠之。據說僑報處已通過，只是僑警察廳不給通過，假若會聯絡，請他們吃一頓，或再送上一一些什麼，我想通過是不成問題的。

隔了一個月，我從一位李姓朋友處見着了『我的日記』的樣本，據李君說他是從開明書店要來的，警察廳都給撤去了，只剩下這一本。

當『我的日記』被扣押後不多日，警察廳的特務們來到我家好幾次，盤問了我許多，又檢查我的書籍與信件，看着我到底有甚麼思想，有甚麼來歷沒有。可笑的是他們問我爲甚麼要出『我的日記』，又問你寫自己的事情爲甚麼要這樣大胆。媽的，讓我真是沒可奈何了。

實際，僑商時代是不允許每一個人寫大膽的文章，就是自己的私生活也不允許。

我何嘗願感到這些呢？我只是覺得真實一點描寫自己，便是對讀者盡了一點忠實的責任，我不是甚麼負有使命或地下工作的人員，我的文字從不

會激烈過，我的大胆無非是赤裸裸的表現自己罷了。

『我的日記』里有一篇是『老媽子的日記』，這篇文章曾在大同報登過，未等連載完，編輯者便被偽弘報處叫去數落了一頓，說這篇文章有辱官吏，又說老媽子的丈夫當兵去應該回來大團圓，不應該一去無消息等等。編輯者無法只好回來把文章尾尾給刪改了許多，寫成大團圓的結束。

我見了自己的文章被刪改的太多，便去找編輯責任者，他哭喪着脸對我說：『楊絮，妳可把我煩了，妳知道弘報處怎樣的難為我呵！』我只好無言而返，暗暗的恨起這做偽弘報處的文化漢奸的可惡。

此外還有一篇『異地書』是自己的情書往還，那里我公開的把自己找職業時的難處寫出來，中間說些許多偽滿時代文化漢奸的醜史與假面具，大概這也是被扣押的原因之一。

偽滿時代的出版，無論甚麼都得首先贊揚滿洲國，贊揚王道樂土；而

『我的日記』，却丟了這個主題，不但不贊揚，反而有偽偽滿體，我想這也許是被扣押的原因之一。

總之，書是被扣押了，無論如何是被校閱了，假若是在光復的今日，何致有如此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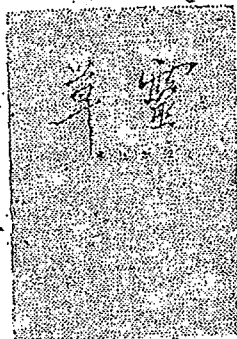
前些日子我朝恩說：『我的日記可否再出版一次？』

恩笑着搖了搖頭說：『別再打那個念頭了，有那個工夫何不寫一點更有力的文章，爲了自己，也爲了讀者大眾。』

是的，祖國在十四年的壓迫下都站起來了。區區的一本書被偽滿扣押又算得甚麼？我還年青，我有的是熱血，有的是力量，拿着我高漲的熱與力，走向勇敢的光復路上去。

書名：我的日記 著者：楊絮 出 ； 明圖書公司

扣押年月日：民國三十三年十月



## 「靈草」和我

方 季 良

今年的春天，因爲一部『靈草』詩集而遭受了一種很大的災難，結果作者竟成了一個文化的罪人而被檢舉了，它除了一部分得與讀者們相見外，其餘遭了扣押的法律上的處分而開始搜查。

爲甚麼寫出我的『靈草』詩集，而『靈草』詩集爲什麼遭受了這種命運，這是一個可以想像得到的結果，但是它却無遲疑無畏懼的和讀者們相見，那確是我應盡的義務，更是我所必受的處分，我對這種處分不是爲其犧牲

而是以特筆大書，那是不能忘却這是一種說不出的代價，寧願它有永遠的結實。

我有這種動機，我就可以寫，我負有某種使命，我就可以從艱難危險的氣運之中，找來我所作的工作，那才放散出我的熱力，播種了我的種子，乃至使它在黑黑的角落裏，亮出一道強毅的光芒，終於它和世人相見，就在那沒有天日的現域之中，它會踴躍得無一點支援的出版了。



它會代表我一個時期的，它更會完成了我一個時期所得的所做的，和我應該想的，以及應該來做的。想的想了，做的做了，那麼它的災難終於涉及了。涉及了它的本身的存在，它沒有資格去找我的讀者，它更沒有能力到它的原野上去播種，因此，作者遭了犯人的名目，被特務來開始取調了。

事件發生了，是在瀋陽的原偽奉天警察廳特務科，而事件搜查着手了是在偽首特務科，作者做了一個文化的罪人，爲了我的思想與信仰倒是該當的，可憐的是我那幾千冊的東西竟被大煙，麻藥般的偽禁物而扣押了，它是在永無天日的黑屋子犧牲了。它就再逃不出黑屋子外去呼吸了。直到光復了的今日，我想它該再逃出黑屋外來呼一口自由的空氣，然而它已遭受了那悲慘不幸的命運！

我們在黑暗的地獄里生活，我們喘息着污濁的空氣，我們就不該找光明的天堂，更不該找清新的曠野，就只好在永被束縛以枷鎖，只好在無言以忍受那地獄般的痛苦了。

所以你千萬不要說句黑暗，不要期望光明，更不要說你的希望，你那坦白的純潔的對你未來的忠實的表白，你的忍痛，你那被非人道的壓迫的忍痛，……使它腐爛到肚子裏，使它不做一些許的發散，我們一個無言的牛馬，去做永爲人所駕役的奴隸生活。

可是我們並不是一個喇叭，更不是一個木偶，我們有鑿敞的口唇與銳厲的機械，就該造成那堅鉅的偉大在暴力的壓迫下來掙扎與奮鬥之工具。要說的說了，要寫的寫了。那麼所受的處罰與所換來的罪名也該達成了它的使命，得來了它的代價了。

思想與信仰那是屬於我的自由，我更有一個人所應有的自由，正如所說的我是人我就應需有人類所應有的自由，我不能默息，我怎能默息在那黑暗的地獄之中呢？我不怕誰，更不願惜什麼，只是有我惟一的目標，要奔向前去，要走到那最危險的前面，來吶喊了，來掙扎了，就錄用了我週身

的血的沸騰的動力來推動一些人們追求自由與懷戀家園意念的昂揚，就錄下了這把不怕死的種子，使我親愛的讀者們來嘗試一下吧。

那我該滿足了。我做了一個罪人。我犯了這樣一個罪，我受了這樣的懲治，你說什麼自由的話，你說什麼追求光明，弱小者在強暴淫威之下是不許說話的。喪心病狂的話則可，說留聲拍馬的話亦可，說得愈堂皇則愈受寵愛，那亦愈受其褒獎揚名……所以你不許呻吟你的痛苦了，更不許吶喊你的呼聲了。

那是一種對文化的強盜，更是對文化一種催殘，說是強盜，說是土匪，要強奪我對思想的自由，要剝奪我對文化的報國的武器，不准我這呼喚之聲由內心達於腹外，不准我爲自由的爭取再播出一一些許的力氣。那該是何等的慘忍，那該是何等的慘暴，終於這小小冊子的『靈草』以及它的作者，就在這種慘忍與慘暴下而被犧牲了。

被犧牲得是那般可憐，又是那般哀痛，使不能再喘出一些自由的氣息，使不能再去找光明的祖國的勝利的期望，與燃燒親愛讀者們對祖國的懷戀。

是的。我是一個罪人。

我就應該在那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來低頭，就該在那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一任於它們的擺佈。

然而我願爲一個罪人。我更願以那脆弱的『靈草』詩集來和它來搏鬥，來爭取自由，那是應該的事，那更是我不可須臾稍緩之事，因爲我被壓迫得，被境塞得過於不堪了，如果不來再喘一口痛快的氣息，那我將被窒息得死去了。

可是我不能死去。爲了人類，爲了國家，爲了民族，我要不惜一切的去苦幹，硬幹與快幹。那麼我站在最危險的前面而寫成了我的『靈草』！

署名：靈草，著者：方宗良，出版：作者自出出版

印刷年月日：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 這都是爲了我的「七月」

韋長明

這都是爲了我的「七月」

賢明的我的先生，我的朋友，我的讀者們：當你們悠閒的從書架上拿下來一冊書本的時光，你們往往不會想到一冊書的作者寫它時候的苦心積慮，你們更不會想到一冊書的作者爲了寫它而蒙受到的多麼大的苦難與不幸。當然，你們從來也未對之拂掉一點點熱情的體念。

可是，我們仔細的翻閱一下從上古到現在的書冊吧！年代雖然有的遠了，但是爲了我們的作者所遭受到的刑戮和殺戮，至今那血腥猶在每個字行間向外迸散着，而充盈着我們的喉嚨。

賢明的你們，不要把書本只當做幾頁紙張和幾滴油墨看吧！它們是經過了作者的生命和血肉的喂養而產生出來的。那管是一冊極不屑一讀的書也好，它們都是作者的心靈的替身，它們都是身負着作者的重負的時價而走到書架上來的。

所以，我們應該尊重那些也許是並不值得一讀的作品及其作者。

現在，我要在封里寫給你們一些真實的故事，我自己就是親身從這故事里經歷過來的。沒有經驗過產生子女的婦人，她不知道分娩時痛楚的陣痛如何超越過她的想像；沒有從愛情的角逐場上敗退下來的人，他也不知道糾纏一生的戀的苦酒是如何難飲；我同樣彷彿經歷過一次險難的狹路，因而知道了峭壁的希望，和隨時都可遭到粉身的命運的可怖的千仞石崗……

這都是爲了我的「七月」，能夠向誰去說呢？除了寫給你們之外，我不忍得把自己的苦痛再來刺傷別人的寧靜的心房，我也深怕我的浸透了血的故事，會污染了誰的幸福的心地……

我怎麼寫下的「七月」呢

當我走進了滿二十個年的人生的四端的時候，我還不過是一個學生。那時，我多夢，而又熱情。我記得我曾在那個時期寫下了不少的美麗的詩文，在當時的報紙副刊上我也曾炫耀於一時。我盡心地玩弄着我的小小的智慧，培育着多麼幼稚的，菲薄的希望……

那個時期，就我個人來說，真可以說是我此生中最豪華也最奢侈的時代，我有眼睛却不睜視面前的煙霧，我有筆却不寫身外的人群，我把我自己關在這麼一個絕域之中，甚而至於得意忘形。

不過，這樣的幻夢只消一經與現實接觸，馬上就會崩毀乃致於粉碎，我又何獨不然呢？我不久也就從空中的樓閣里墜來了，我這時纔於初地發覺到我身處堆積着的止不過是一堆瓦礫而已……

這時，我剛好邁腳到社會上來。論地位和生活也許是爲一般人所仰慕的，但我眼前蒙蔽不了那許多受苦的人的醜臉，我底心頭也驚醒了許多無謂的卑污的殘念，因而，我糾纏於這種複雜的心境，日復一日的感到了靈魂的空曠與無着，和生活的困倦。

而加重了這種重壓的，則是中華民族的運命，是日寇侵凌下的東北人的運命。像這樣繼續下去又怎麼能求生呢？沒有真理，沒有正義，施政者的暴戾與收賄，被治者的無權與懶惰，這些橫三豎四的都羅列在我的無物的心頭，我不知道這可怕的洪流將把我到什麼地方去，我也不知道眼前的災難幾時會澈底消滅……

這一年，反映到我的寫作生活上去的，便是哀傷的，憤懣的，絕望的，激情的。我宛如是沒有路可走的盲者，無非是到處叩門而已。復有時爲了焦煩所折磨，寫作的情緒因之就益形滯滯，解救這一個危機的，便是揀選那

些小的感觸寫我的詩章。  
我之寫詩是頗難產的。雖然，我尚不敢以『苦吟』來描寫我的寫作情況，但是，一句詩的獲得往往也會徘徊於我的心頭數日而始擷取下來。這

樣，我漸漸走近了詩的路子，雕琢和吟味也就成爲了我生活的日課。當年的冬天，我受到了出版界的驅使，想把它們收集到一起的念頭去而復返的脅迫着我，終於使我抽出一個星期的餘裕，完成了最初的一本詩集：『悠悠的江流』。『悠悠的江流』就是『七月』的前身，彼時的『悠悠的江流』一共包容有『渡』『悠悠的江流』『海底夢』『七月』『我有一首歌』等五章。

#### 有新坎珂的命運的『七月』

稿子輯成之後，爲了使這冊詩集不太寂寞，由一位朋友的介紹，拜託王金鍊先生爲繪製了五幅插圖。然後，我的另一位友人把它替我拿到了出版家的××雜誌社去，這已經是第二年的早春時候。

這之先，我對出版一事是根本不懂，滿以爲把稿子提出之後，就可以靜待新書的出版了。誰知事實竟大謬不然呢！

還好，四月里，我的朋友也許恐我待得急了，用電話聯絡我，告訴我說那冊詩集××雜誌社不能付印，又由他作主拿到××書房去了。

拿到××書房去也就罷了，無論什麼地方，祇要是允諾給出版也就可以了。但是，事實又常是不屈就一個人的願望。這次，還不過壹個月，我的朋友又用電話告訴給我說，××書房因爲沒有紙，暫時恐也不能辦到，還是拿到××書店去吧！

從這時候起，我知道我的『悠悠的江流』的坎坷的命運已是必然的了。隨着時日的過去，我的心也一點一點淡淡了下來，我不再那麼單純地熱望

這都是爲了我的『七月』

着它會帶給我什麼慰安，我漸漸的忘掉了它。

又是一個多寒的日子，距離整理原稿的時候已是一年了。我的朋友突然給我來電話了，約我午後到××書店去商談一次，經他的約請，我又微微地生出了一點喜悅。

事出意外，就在我去商談的當日，××書店被一件突發的事情給攪亂，這件事情因面不得暫時稍停再議。

這一天，詩集就在書店里，渡過了第二次的恆年。過了這半年，還沒有等及討論如何刊行，圖書出版的全面審查制實施了。當時的出版協會強制的統制了出版的事業。這又有什麼辦法呢？當年的三月送進了審查機關。四月里，原稿被打發回來了。除了滿篇的紅筆塗抹之外，特別是一位國學的先生用到着墨筆，字體挺拔的在附記的西曆年代上給批上了：

滿洲國豈無年代乎？

嗚呼，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的詩集已經遭受到了最終的裁判：『不許可』。這三個字斷了我的詩集的命運，在道暗無天日的時代里，絕不容許星星的火光，我的詩集也始終不會翻過身來。

『七月』祇有埋一條忍辱偷生的路去走。

我不能不冒險犯難的把我的詩集送到市場上去，送到大多數的讀者的手裏——我日日翻弄着『悠悠的江流』的底稿，我堅決地這樣想着。

秋天，恰巧我結識了一位印刷工廠的朋友，在糊而的談話之間，我提到了這件事，當他竟慨兀爲我印刷製本。真够使我感激的了，無論如何我不能放過這個機會。

爲了避免被審查的當局發覺這種脫法行爲，我把『悠悠的江流』改成了現在的『七月』，而且，我又在原来的五章之外，加入了這兩年里的新作『朱顏』一章。顯然地，這時我的心境較之寫集『七月』的時候又有了一次回轉，這在『七月』的再記里說得很透澈：

爽直的話，這一個年的距離——不，勿寧說最近這將近一個月的時光，我的心境確是和從前有了絕大的變革。我恍如從太古無人的大荒野走出來而親到嚮往已久的天日的居林人，看見了會爲我渴望與歌讚的陽光與春景，看見了永遠的大地，看見了一切。完全不可想像，完全不可預期，完全如同有什麼誘引着我走向不可知的天國，致我知道此世間還有比夢想更來得美麗，更來得幸福的東西在……

記得依舊是一個落雪了的日子，我用報紙包好了詩稿搶到印刷工廠去。雖然，我也以友情的關係屢次催促過，但終竟還是在工廠里又過了一個年。第二年的春天，『七月』才最初地投身到讀書界里來了。

這一年，出版物的審查更嚴厲起來，同時，思想犯開始了一批一批的大檢舉，我在這時期來銷售這一冊不經審查許可的書，無疑的是在給自已製造炸藥，不過是遲早爆發的問題而已。

當然，我自己沒有法子推銷，我祇好又委託一家書店來替我辦這樁事，因為不方便在當地公然擺出來，就祇有向遠方發送。好在，這冊詩集總還為一般讀書的朋友接受，前後兩個月的時光便售罄了。

我方在慶幸我的目的已如期達成的時候，某日突然有人用報處檢閱股的名義找我說電話，雖然沒有明白說出來是怎麼一回事，但總是在告訴我『七月』是出了事情了。

過了兩天吧！有人到我班上來。問我三個問題：

第一：你為什麼要寫『七月』？

第二：你為什麼不經許可便擅自出版？

第三：看情形你並非營利，那麼印行的目的何在？

之外，並問了我出版的年月日，和印刷工廠等等。我到這時實在無法隱忍了，我完全以含混的答覆一推了之。我不能回答給他，我也不甘願回答給他。

事情就由這里發生了禍端。

終於『七月』走進了特務科

惡化了的消息，一天一天逼近了我。逐漸我才明瞭了個中的真相。却原來是一位和我頗有一點交誼的朋友，親自到當時的奉天去給告了密，結果是通電報報處查辦，並且扣押了殘書七百部。

經報處的檢閱官們研討之下，除了出版手續不合法之外，並且發現了三大罪狀：

第一：書中的年代，俱係中華年代。

第二：『霜花』一篇，寓意於弱小者的反抗。

第三：書名七月，在響應着盧溝橋事變的七月。

因為有了這三大罪狀，自然要移牒給偽首都警察廳特務科來發動司法權處理了。這樣，我的『七月』由報處而走進了『特務科』。

到了沒有路可走的時光，一個人往往會因了絕望而歸於冷靜。我自覺危機已是一髮，但還又有什麼辦法呢？唯有坐待厄運之降臨，總較之無謂的東顧西顧還強得多吧！

約摸有兩個月的期間，特務科的手足到處調查我，特務科也會傳喚過代售的書店。他們的搜查的羅網已經是張開了，準備來捕獲我這渺小的『人渣』……

就是這猖狂的魔網將及觸身的一刻，可紀念的八一五降服了的日本的喪鐘響了。它解救了我，它使我在地獄的門邊又留給一次新生的機會……

我愛『七月』呵

我的『七月』還沒有裝訂成冊的時候，我把零碎的頁子拿給我的一位友人看了。他的渴望使我衝破一切難阻，終於把『七月』呈獻給他，我對他完成了我的一點心靈的重荷的同時，我也感謝他贈給我以力量和勇氣。映着冬夜的火光，他的微紅的臉色，我一生永不會忘却。他讀了又讀，有時抬起頭來似乎是在回憶着什麼，有時復感動得燈起了眉頭，『七月』使他笑，也使他哭，並且也使他磨掉了當夜的晚餐。

能說什麼呢？我的所能做的都做了，我的最後的一滴血也流在這里了。『七月』是我的生命的一粒最豐富的仔實，我以雙手捧出了它，我已經是呈獻了我的生命的新藏，我可還能向你說什麼呢？

受苦的事情我不願意同誰說。什麼我都願自己去承受，我多麼高興去承受我自己招來的一切的不幸和責備。這是我自己的私，也是我的孤傲。我將再踏着染血的路走下去，我愛『七月』，我也更愛我所應該愛的……

三五年一月十五日

署名：七月 著者：章長明 出版：著者自費出版  
扣押年月日：民國卅四年五月

# 寒流

姚遠

春天。

有月亮的夜。

大江，被月光撫射着，層層起伏的波浪，馳着亮晶晶的月光向前滾動，流，不停的流，流向無盡頭的遠方。

兩岸盡是平原，古榆，蒼松，白樺等古老樹木雜亂地聳立着，與大江流一樣地不知吞蝕了多少歲月。

夜，

靜穆而幽美。

我和孟達點檢了今晨運到的材料之後，也許是在留戀這月夜，又復坐於新生的綠茵叢中，孟達從皮包裹把設計圖取出來，鋪在地上。我們實地研究這座大江橋應該怎樣慎重架設。望了望江面，又俯視圖面，一直到夜深的時候，風，有些涼了，我們才並着肩膀踏着影子歸來。

我們是被派到這裏架設江橋的，這江橋的設計完全是出於孟達之手，材料運到之後，便要興工，別的人們也都早到齊了，有的是我們領來的，有的是現地招來的。我們都同宿於村中的小學校裏。

我和孟達歸回宿舍的時候，我們都早已入夢了。我和孟達宿於兩處，我們各自去找自己床鋪。

一間較比寬敞一點的屋子，我和另外兩個工程師住在一起，我捻着了電燈，他倆都睡熟了，順手拿起桌上放的一本小说翻開着。覺得非常疲倦，

便放下書本，伸了一個懶腰，隨後，燃起一椀紙煙在吸着。

這時，忽然孟達推門進來，手裏拿着一封電報，沮喪着臉，一聲不響地走近了我，把那電報遞過來，我茫然地讀着：

『妻病危，速歸。』

我啞了半响。

『那你回去罷！』我依稀茫然地說。

孟達心裏的苦痛是不難揣測的。他不說一句話，祇是瞪着眼睛看我，他分明是在躊躇着了。

『回去了？』他遲疑着慢吞吞地說：『回去她也是要死的。』

『可是你無論如何是不能不回去的。』我堅決地說。

『因為我不願看她死時的痛苦，同時，我也不願親身觸到她永遠離開我的那一剎那的悲痛。』

孟達面無血色，却確是陷於苦思之中，他的感情完全沉溺於大悲楚裏面，他一向否認人間的靈魂存在說，同時，更是一個入定勝天的創造論支持者，然而，這時的孟達，却確是在逃避着肉體的痛苦，而希求在靈的世界上尋求溫暖了，一向主張人定勝天，事在人為的他，此時，也感到了死的可怖，不但妻的死給予他以恐怖，更進而懷疑起來自體的生命來。

孟達的妻，是很熱知的，他們之間的感情，更是我所熱知的，不過，患着過重肺病的她，死，乃是意料中的事。這事，在孟達也未嘗不知道。可是，一旦垂危，反倒有事出偶然之感了？

我沉吟良久，不知該對他說些甚麼，同情固然是友人的自然感情，可是

究竟應該怎樣設法呢？並不祇是一個同情就可以解決了的。

『我想，你還是回去。』

孟達眼睛望着窗外的月色，我徘徊於室內，一面吸着煙蒂。

『我固然也想要回去，不過……』

『這裏的事，全有我，好在你回去辦完事就要回來的。』我說：『況且能死不能死，並不一定。』

孟達微微冷笑了一下：

『我臨來的時候，她正是陷於絕望的時候，我勸她入院，她堅決不肯』

『所以我說你趕快回去安排一下。』

『可是這裏的事情就這樣放下不管嗎？我回去不過是白白地耽誤工事，對於她並不能有什麼救濟，只有兩下痛苦。』

孟達的心境我是知道的。他想的很合理。回去也是無濟於事的。

不過此時的他不知是怎樣盼望他的歸來，別的人們更不知有多少事情都等待他回來決定，我這樣說給他了，可是，他祇是搖搖頭：

『那不過是一些微末的庸俗罷了。』

『微末的庸俗，在別人的心裏，也許是最緊要的世故呢，反正你回去一趨好，雖然對你沒有什麼好處，不過，就真地不想和你的妻兒最後一面嗎？』

最後這句話我認真地逼問他，也許聲音激昂了一點，竟使他滾下了淚水。

有着堅強性格，素被稱為知性的存在的他，這時，也會落下淚了，無他不外是情感使之然，人類的理智的反面，該是情感的。青年的豐富的情感，是被賦予了的特權。而造成那如火如荼的豐富的生命，人不能憑持感情而生，但却不能摒棄感情而活。孟達也是感情動物。

『現在幾點鐘了。』他猛然問我，但自己也轉過來腕上的錶看着：『一點三十五分了，記得南下的車是六點吧！』

『對了，還有四個半鐘頭呢，你趕快收拾收拾罷！』我促他去意堅決。他抽身去了，走到門檻處回頭望了望我。

『老陳，一切都拜託你了。』

『好的，好的，我五點鐘起來送你，那時再詳細說罷！』

孟達去後，屋內復歸於平靜。

夜涼如水，月光再也不像方纔那樣皎潔可愛了。

一任電燈輝煌，我一頭橫臥在床上。孟達和他的妻的面影，都在我的眼前飄搖。那從七，八年前就在一起打得火熱的老友——孟達的一幕一幕的往事，不禁湧上心頭，苦澀是該敬佩的，然而厄運是該咀嚼的嗎？

## 二

漫步於江邊的細砂路，却是街樹的陰影下，該是我的一種偏愛，起初，常常是孤獨地漫步，後來，不期得到一個同伴，那就是孟達。記得那是七八年前的事情，我的戰域裏，突然走進一位矮小身材，體格却很強壯的白面書生，在他那光頭濃眉之下，鑲着一双亮而大的眸子，聰明與毅力，盡在眉宇之間。這位神采奕奕，英氣蓬勃的少年，被同仁介紹給我，我從此認識了孟達。不但認識了，而且又添了一個友人，友伴伴隨歲月的增長，後來，便是我所景仰的而且心心相印的知己了。

我所景仰的孟達，既不是他的官職高，也不是他的勢力大，而是，他那苦鬥的精神與韌人的毅力，之外，更具有不空想，不妄想，不奢想，遇事理論與實踐並重，腳踏實地地奮往直前的性格。孟達也是青年，青年人的通病是易於作白日夢的。可是青年人的他却沒有，他有理想，他的理想確是從現實出發。現實所課給他的責任，認為是本身，若想達成理想惟有以果敢責任做砥柱，這是他的信仰，他的條律，記得那是一年冬天，他和幾位攻讀於初級小學校的外埠學生客居於本市的旅舍。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得以到他的旅舍裏，當我坐於床際，發見牆上許許多多像蚊蟲大小的字

跡，那裏盡是些格言，或戒語，他每天要在這中間找生活的真諦，理解之後，必勇於實行，這事在市井之徒看來，也許要譏之為愚蠢，抑或諷之為沒出息的，可是，在他並不顧慮這些，他讀書一如吃飯，求知慾之盛有時會趨於一飽的。大約是我認識他以後一年多的光景罷，一天夜裏，我倆一同上晚班，公餘之暇，他很嚴肅地向我商榷一個問題：

『你替我拿個主意，我是入鑛工技術院好呢？還是入法學院好呢？』

鑛工技術院是工業大學的前身，法學院是法政大學的前身。孟遠是從中學時代就學工的，以後考取官費留學生被派於上海市工大讀書，其後因為經費的關係，中學退學，至於做了我們的伙伴，也是爲了這個原故。

提起孟遠的家境，並不貧寒，祇是不願爲了自己的學費，多累父親，兄長等受苦，所以初中畢業之後，便找事做。數年後，以自己所得考入高中。由高中畢業之後，獲得投考官費留學生的機會，可是不幸得很，又中途退學了。這次踏上我們的職業，便是爲了一時的命運舛錯不得不邁上這個階梯的。

我對於他的問題，當然要回答，所以爽直地說：

『還是入鑛工技術院較好一點，因為你是學過工的，況且工業人材又是這樣的需要。』

他點了點頭，原來這兩處他都在最近以優等成績考取了。是在投身於鑛工技術院以前，就被朋友們提起孟遠的婚事，這之前，他也時常向我提及，可是都沒有怎樣思索就被放下的。

在許多對象裏面，孟遠終於選擇了現在的妻。選擇她的理由，據他說是兩個：一個是她自幼失掉了父母，被外祖家養大，可以說家境是很清苦了，但是，自立心切，毫無倚賴，爲人聰穎多才，不好高，不驕，志趣與自己是極端相投的，另一個是爲了她肯吃苦，吃過苦，沒有都市女性的奢侈，虛榮。想像有了家庭之後，另有一番安心的欣慰。這樣，就把婚

姻定下來。以後，孟遠入了學校。她仍繼續着她的雇員生涯。

我從未看見這一對未婚夫妻，花前月下的濃情密意，唧唧私語，也未看見他們在娛樂場或酒肉去處消磨時光；然而，却知道孟遠每於學校放假之日，要爲他的弟弟補習課業，由春而夏，由秋而冬，盡在研究學問或是商討家事之中打發着日子。這生活的嚴肅性，是始終一貫的。

是在孟遠從工大畢業的那年春天，他們在故鄉結婚了。我因爲公事太忙的關係未得參加婚禮，婚後反倒一同來訪我一次。

春風吹着沙粒，雨意正濃，我爲招待他們到街上去買菜蔬，可是，當我歸來的時候，他們就要辭去，因爲恰值星期還要多去拜訪幾個朋友，我說他們太多禮，可是又不能堅決挽留，我覺得很掃興，沒能盡歡歡。同時，也很慚愧，因爲他們竟先於我而訪我了。臨去時的那一雙背影一直到我的視線達不到的時候，纔漸漸地消逝了，由於這次的相會，使我得知了他的妻的身體是很瘦弱的，雖然，我仍是娶爲他們祝福的。

### 三

畢業於工大而以自己所學服務於社會的孟遠，因爲自己所擔任的工作，除了在班上設計繪圖而外，差不多一年要有十個月是到他埠或鄉村實地測量或施工的，所以他的妻子也是一年要有十個月，是過着孤獨的生活。而他一別就是數月之久的。每次離家的時候，當孟遠領到了旅費自己僅帶少許其餘盡數留給他的妻之後，都是流着淚水依依而別。這別離的期間兩個人是利用信傳達着消息，在那期間，信，該是他們中間最珍貴而最可愛的一件東西，見到了對方的信，知道了對方的動靜。是無異於見到了本人一樣的歡喜與欣慰。然而，三年來的生活却確是虐待了她，也虐待了他的，孤獨，守望，憂鬱，疑慮的各種情緒交織在她的熱情裏面，這情緒雖然有的時候會激起她的堅忍與剛毅，而且更有的時候，會使他興奮，激昂，勉勵，但是畢竟也會使她蒼老下去的，而孟遠呢？又是隻身奔波於他



鄉，或都市或荒山，或曠野或河川，工作的趣味會減掉了他的疲勞，會鼓勵着他的精心，然而長期的他鄉作客，也會使他感到孤獨與寂寞。夜晚把一隻疲倦的身軀，臥在床上的時候，妻的面影就映現於眼前。於是，狂思，於是，苦慮，於是，讀信，一直到把他的近三兩日的情況寫在紙上為止，以後，他還要幻想當他的妻看到了這封信的時候的情景，他終於在愁苦的臉上，堆起來笑紋了。這纔興奮地計畫着明日的工程。

他的妻爲他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正是孟達到江北測量河川的時候。那真是令人恐怖的一個場面。由於大人的身體羸弱，血氣虧損而又初次生產，於是造成了難產，幸而隣居自動地設法措置，纔沒有弄到不可解決的局面。孩子是生了，大人却一天天衰弱下去，接着咳嗽，吐血……

醫生告訴她需要靜養，但是她怎能靜養呢？一個人要照料孩子，還要爲自己弄吃的，甚麼是產期，分明是死期，孩子沒有乳水，由日啼到夜，她要抱着孩子由夜哭到日。隣居的善心人，祇能幫助她送兒，或多說幾句話，至於她自己的病與孩子的乳，那是別人所不能過問的，充其量不過是替接一趟大夫而已。怎能管得許多，醫藥，飲食，以及一切費用漸漸地把錢都花光了。她寫信告訴孟達生了孩子的事，並沒有提出半個字向他訴苦，不但這樣，反而更加激動他不要掛念，一切都平安，安好，勿念，俱健，等等樣充滿字裏行間。然而，她的苦衷祇有她自己知道。她爲什麼沒把沒有錢的事情向他提起呢？本來是想要告訴他的，並且想把自己病重的事情也對他說明白了原委，可是，當她提起筆來的時候，這些竟逃避了她的筆鋒。不過是寫了一些不關痛癢的話語，寫好之後，反而覺得非常得意。信是寄出去了，母子還是牛衣對泣，真是所謂流淚眼觀流淚眼了。孟達終於回來了，那是她所意料中的事，但是當他回來之後，反而她認不該放下那邊的事情趕忙回來，但是一面又何嘗不在歡喜着他的歸來呢？這是所謂矛盾的心理在作祟了。

孟達雖然歸來，但是並沒能救孩子的命，不但孩子死了，他的妻也接

着就臥在床上。眞把他忙壞了，又焦急，又懊喪，又不能不去結束這悲劇的收場，誰知，悲劇又豈止於此。妻的病一天不如一天地惡轉下去，每天要咳嗽吐血的，不用說，瘦弱非常，氣息微弱了。

從此，病勢忽輕忽重，天天要注射或吞藥的，以孟達的些微的收入，當然是要入不抵出，債台高累的了。孟達說來確是一個能忍苦耐勞的青年，他能爲了應付眼前的不幸的環境，除上班之外還要去做校工或爲雜誌社去撰稿，以使收入增多，以使債務償清，以使出入平衡，以使妻子的疾病早早完癒。真是上天不負苦心人，第二年春天妻的病真的好了，面龐也豐腴起來了，行動也能自如了，談笑風生一如常人，那年冬天她又生了一個男孩子，因爲發育不健全僅僅活了七天便死去了。那時，我因爲公務紛忙，許多時候未能和孟達相見，也是他常常出差，以致隔絕的關係。有一天，孟達爲了一件出版的事情來訪我，這纔得到了這個消息，同時去年的事情也得知詳細，不禁使我潸然淚下，命運之神就這樣地擺佈着他們嗎？孟達的刻苦，也是冒瀆天意的嗎？抑是妻的賢淑使蒼天見忌了呢？孟達不是宿命主義者，當然不能忠於命運之神的意旨，他科學的，理智的，知道妻的肺病已近第三期了，但是，他也是人，他也有感情，他不但希望着妻不會在最短期間內和他永訣，並且還渴望着給他留下孩子，以伴於她的膝側爲她承歡。然而孟達明白地知道這不過是夢想。夢想而已。

還要渴望着甚麼孩子呢？眼前不是連妻的性命，都一天天逼近墳墓了嗎？

這一些眼前的與過去的事實盤據着孟達的整個的心靈，使他苦惱，使他憂鬱，使他焦慮，使他悲哀，使他失望。然而，這不過是感情上的，他有着抹消這些敗傷生的意欲與樂趣的內素的力量，那是在事業上所給予孟達的信心。他把生命獻出來，給事業，給大眾，給國家，自我的痛苦，未必是他那良心上的痛苦，自我的幸福，也未必是他那良心上的幸福。他那良心上的痛苦與幸福是樂於事業的上面，辭業的上面，與國家的上面的。所

以對於這小我的與事。那怕痛苦的遭遇，不幸的命運，便都能泰然處之了。他遠望着前程，關心着大眾的休戚，一股熱力在躍動着，血潮在澎湃着，這不過是生命過程中的一個符號，怎能阻礙了他那血與力的咆哮呢？

#### 四

是孟達由現地歸去第五天夜裏我讀到了他的一封信：

『人是死了，死纔是人生的宿命，據說死纔是人生的目的，人在生活於世上，他的本身就注定了死的命運，由生到死是所有人類的兩極，然而，在還由生到死的航程裏，她給世間留下了些甚麼呢？一無所有，一無所有，一聲不響地生了，又一聲不響地死了。我覺得生後與死前至少不該讓他過於寂寞了的，然而她却寂寞地，死去了。死的死了，沒有死的仍然活着，就是說人在沒有死以前是要活着的，而且要好好的活着。我仍然活着，也要好好的活着，怎樣算做活得好，那就看我的意志如何了。在人生的航程裏失掉了一個伙伴，那是不幸的，但是不幸的事是不可避免的，何況死更是無可挽回的呢？』

她死了，並未在死前給大眾留下甚麼可紀念的事情，那是因她並沒有給大眾留下甚麼功績。不過是全人口裏少了一個，就像斬掉了一株枯草一樣地無足輕重。

我很想念她，她是一個很聰明很機警而且很要強很賢淑的女人，她很懷念我以後的生活，她臨死時告訴我『要耐住一點寂寞與孤獨，你的事業的前途很光明，大眾是歡迎你的，願以後早日找到幫助你的伴侶，萬不要像我這樣的不健康。』我很感激她，難得她待我如此。

我到家後她仍躺在牀上睜着雙眼，微笑着，看見了我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可是那手已經像五條火柴了，她說『在等待着，她說她就要死掉了，她說『不願意死，不願意離開我，她哭了，但是沒有淚水，我也哭了，我的熱淚落在她的臉上，是沒有一點血色的臉，落在她的手上，是殘

冷了的手。我想起了她活着的時候，我總是一個人遠在他鄉，和她團聚的日子很少，現在很希望她不死，繼續活下去，我們要歡聚談話，一同玩耍，但是已絕不可能了。我很愧悔，也很悵惘。

我親眼把她的視線送回去，我親眼看見她闔上了眼睛，一直把她埋了最後的一口氣，我才放開她的手，我親手把她成殮起來，我又親自把她埋在土裏，我現在很想她，昨夜我一夜未眠作了祭文，今晨到她的墳前讀了，她是那樣一聲不響地聽，現在她仍長眠在那裏，而且永遠的長眠在那裏了。

我不願說下去了，總之，她之死，並沒有摧毀了我的意志，雖然我很想她。

她所遺下來的東西除埋葬費外我都分給她的最好的朋友做爲紀念了，尤其是那一些衣服首飾都給她的弟弟，用爲讀書費了。從此，我沒有家，但是到處是家。

待我把善後辦完就要歸去的，至多不能超過五天以上，請你多費心吧，再談！

弟 孟達

我讀了信之後，心裏錯綜得很。也悲痛得很。第二天下午他搭車歸來了。

我們一同散步於江邊。

下午的太陽沉下叢林了。

潺潺的流水不停地流着。

孟達默無一言地踏着碧茵向前漫步着。

『老陳，你說人生真够冷酷的了。好好的一個人，偏要死掉。』

孟達突然很悲痛地說：

『不過，我覺得人活一天就要爲大眾工作一天，等到死了，是什麼也不能做了。』



『是的，你說的很對，我們不應該去爲死的事悲哀，捉弄自己的精神與肉體的健康。我們要爲活着的事去打算才對。譬如：現在我們在這架了一座江橋，以後，還應該做些甚麼，都是要由自己去安排的。你看，你設計的大江橋不是成功了嗎？』

我指給他看。

他放遠了視線望着遠處的江橋，忽然湖上浮起無限的喜悅，瞳孔是那麼亮而大，胸廓是那麼伸展起來。

前面是一片廣漠的原野，嫩綠的小草迎風搖曳着，充滿着無限的生機。

『真的，老陳，我一看見這大地上的大自然景色，就什麼都忘了，尤其是我們更在這大江流上造了橋，來往交通一定會便利許多的。』

『大自然真是再可愛也沒有了，你不是說人生是冷酷的嗎？怎麼，現在又換了心情？』

我半嘲笑地說。

『那不過是一時的感情用事罷了。我對於大自然的愛是無窮無盡的，尤其是我那在這美麗的鄉土上灑下一滴汗一滴血的心意，更是無窮無盡的。』

他加重了語氣極堅毅地說着。

說着江橋已經漸漸地靠近了我們。那像彫刻般的藝術品，端端地與蒼穹的弧形上下相透對，宏大的工程蘊藏着雄渾的體魄，使人驚讚，使人愛戴。

我們一同走上江橋的時候，太陽的餘輝已經消逝了。空留下幾片紅雲在飄逸着。

我們眺望四野，連綿的奇峰，廣潤的沃原，奔湍的江流，這些是我們的鄉土，是我們的家園。

『你看，這橋是不是照你的計畫實現了呢？』

我向孟建問：

『一點也不錯，我想像它就是這個樣子。老陳，你太勞了。』

『還是不要這樣說吧！因爲我們不是爲你服務的。』

他，笑了笑，是感激的笑。

『現在我很愛這江橋，就如同愛我的生命一樣。然而，我也很愉快，也許就是純真的人生的愉快吧！』

孟建興奮地自語着，把身子從橋上划下來，跑到堰堤的底下，用手擺動着江水，那水激起雪白的浪花。

那是他的樂趣，因爲那水會使他溫暖的，在溫暖着他的心靈。會使他的生命蒸發起來，會使他的氣魄豪邁起來，會使他忘掉了一切兒女私情，把那志願放在遠遠的前面。一如激流的奔逸，流向無盡頭的遠方。

三四·一二·六

三山五岳的好漢們，誰能够緊緊地抓住了看客他們的心絃，彈出了他們的苦痛，他們的請求，鼓勵了他們的熱血，請示了他們的出路；誰就將要獨霸這文壇的「攝臺」，任何欺騙，任何威脅，任何麻醉，都奈何他不得。

茅盾：我們的文壇

# 拓荒

大 宇

不要再愚蠢，懶惰了。就該用自己的手拯救自己了，當我聽得那埋喪錢的鈴鐺響了……

做我們的拓荒工作罷，負起沉重的擔子，從不同的路跋涉到將來溫暖到同一路線的方向，我們就來分別來努力了。

我很深深相信，更會深深的體得，我與你們會從衷心之隙間而未能離開少頃，而我更從艱難與忍痛之中，締造那未來的基石，縱是滴下淚與血，也決定如此去做，已決定我與你們共同負擔起來的責任。

誰也不會把誰忘掉，正是和不能放棄誰的事業一樣，未為希望之團聚，那直是那偉大奮鬥的開始，如果很清楚確切記起了我們，我們都是生在旅途上的孤獨者，沉寂着彼此的生命，而圍繞我們身邊的人們，都正是有與我們相同的運命，是那般孤獨無依，然而我們不是又都在自奮自勵里掙扎，因為我與你曾學過了那慈祥老人的精神的愛撫與栽培，老人把它珍貴的，寶貴的一些什麼都交給我與你（也許是我幻想的誇大）了！在他得了你對我的誇耀與讚美，我想在他的理想之中，只有我們才可以承繼他的事業，只有我們才可以配做他的第二代的子孫，當然我怎能輕懈了我的責任，我已經下定了決心，要來堅實的苦幹了。

當然我決計要在你們之前，做一個純正的拓荒者，在你們之前做一個真正肯為事業奮鬥為工作犧牲的前鋒，我知道你們的心，都可以從衷懷來維護我，幫助我，直至現在，我頗感以自慰與自豪的！我該將生命的齒輪來加急旋動，激起湖身所有的力氣，無顧於每個人的幸福之丟掉與災難之來臨，只要在健強的精進，求得最大的成效，從忍痛之境遇中，結得那肥大的甘美的，富於滋養的燦紅的果實，那我們一下子就響了。

我是在那寒風凜冽的荒野，踏平那前路的冷凍了的積雪，任着我身體被凍得麻木，汗水結成了冰柱，也是要深入那東北的寒谷，穿過那無窮的木樹，爬過那高峻峻嶺，尋到我所需要的乃至我所尋求的為止。

我又是在那汪洋的海航之上，那凶猛的狂濤直如山崩般的向我衝來，我的潤身被浪花浸濕，我的雙手被木槳磨破，暴風吹如猛火，燃燒了生命，氾濫了海水，幾使生命之舟破碎了，我幾被捲入浪花之中了，手破裂得流血了，那渺小的這海一粟啊！那微弱的力氣啊！然而我終要搆到浪靜風平之日，安達彼岸找我所需要的，我所追求的。

我有與你相同的性格與魄力，我有與你相同的境遇與孤獨，而不能舉起同一的工作與不能棲息於同一之生活圈內之主因，那正是展開在未來的有那生命的無窮之悠長與珍貴，就該各相堅強彼此求最後的永遠的結實，放輕了所繫念的一切，加緊了那應慎重的將來。我願自一條孤獨的道找得人生的繁榮，願自一條坎坷的路尋求所謂真實的幸福與快樂，你以為我是一個炸彈，以為到了相當時候可以爆發，過去在彼此的感情上不是有過一日的爆發嗎？因此而激動你的哭聲，你以為永生的悲憤與哀怨，然而這是純真的表白，而是赤裸表徵了我對幸福的追求上一個最大的決意，我有真的爆發之日，你記着！那是超於感情的，是要征服一些什麼而使人有一種慾望的獲得的。

毅然把什麼都不顧的離開了，不肯忘記幾何時的豐運的樂處，忠誠的誓語，淚灑壯志的慘痛，默無一語的在秋之野，那燦爛的日子，那明亮的眸子的光，放散着強烈的鋒芒，我只有默猜着來日的命運，而想到圍繞身邊

的一些壯而有力的人們，不是嗎？有久遠的抱負罷！連繫我們的精神罷。

那能算得什麼。我們的精神會永遠凝聚。我們的習性會永遠相同，我們的工作會永遠堅實，我們的心靈會永遠在一起，我們一切又有什麼兩樣，立定了我們的抱負罷，奠定我們生命上的碑銘吧，那便在生命之軌路上印下了一條深深劃期的跡跡，彼此同互為關懷，彼此有發光在未來的希求，把偉大拿出來，獻與社會，獻與國家，那不是我們力之凝聚嗎？正所謂在今日在我靈魂還沒有發光，行動就不會發光的今日，該如此冥想與決定了。

從我走出你們的身邊，開始做我的一番事業，由於你予我的充實的底力與不滅的忠實與仁慈，那反復珍重期待的叮嚀，把它藏在心窩深處，強大起來的步伐，走開了！走開來了。我又是何等志忘我那脆弱生命與孤獨無依的狂奔！雖然我們分散了，我們的痛苦會來臨了。

我就忍着這種痛苦，來應對社會與人羣的要求，求社會生活充實，人類生存幸福，應打開一條血路，讓它活潑的顯示在工作之上，用我的工作來發揚它，扶植它……這成了我們重大之時期。

就這樣開始我艱的工作了。

來跑到大地工作來了。

努力使這塊荒蕪了的曠原成爲片肥沃之良田，不怕艱鉅，更不辭辛苦。

離開了那繁華的都市走到這孤獨的鄉村來了。

不要痛苦，悲哀也無用，開始了我的工作吧。

我想世界上沒有容易的事，也沒有難成的事罷！祇要我們意志堅強，百折不撓的話，多一分力量就可以多收一分效果，我們的力氣就可以永遠不減！在這片無涯的大地之上，祇要播下種子，到了相當時候之後，禾苗自然會由幼芽而成熟而收穫，爲了要求多少人的收穫，我們也要來考察土壤的質性，視其宜於何種植物，然而再去播種，播種之後或施肥除害，或澆澆排水，我們那就可以打定了一個豐收的基礎……；是我的計劃也是我的

作開始的方法。這不是很容易獲得其成功嗎？

……

我的生活就這樣的展開了，我做了農場的主人了。我相信這是一塊豐沃的土地，已往曾受了戰亂與災黎，被剝奪盡了它所有的珍貴的自然的豐饒，它彷彿是受了傷的病者，一任於它的荒蕪至今。那散落的荒草，嗚嗚蟲吟，那嶺丘，沙崗的殘敗的無人照顧的景象呵……然而那蒿棘的下面不是沃土，荒蕪的低下不是良田嗎？是我心的憧憬啊。

……

在這一個年之內，瀝盡了無數汗滴與無數的忍痛之淚，悲壯得幾欲高歌空虛得幾欲無力而死去，這裏的希望，爲天然的可貴的恩惠之賜予，而有了些什麼。慘辱了我的意志，幾又毀敗了我的生命，把我安排在這了。

現在你可以來聽我的厄難嗎？  
讓我述說厄難之初，先允許我介紹給我曾讀過的幾支故事，這故事是代替了我憧憬的無限的美麗與斑斕，反之，却更加重了我那忍痛的，悲慘的厄難了。

春天的芬芳

那是春天，一切都是青葱的，朦朧的，雲雀終日在地上天上輕囀，宇宙間的萬物，都將委身於春的神秘里了。

江邊對面的山巒，披過了新綠色的外衣，寒谷的積雪，早已融化了，瀉入岩澗的空谷里，輕輕的響着，嗚咽着，滿谷就像在幽美的音樂聲管來生長了，那果樹的葉子迎着太陽反射出油油的亮光，它就來眩耀一切了吧，因它會結得甘美的果實。

大地的土壤被春天給吹蘇了，在這新綠色的畫案上，該抹出與自然搏鬥工景況，我們該散好了肥料，掘開了土層，澆着腰兒，赤着脚兒，鐵鋤閃

閃一上一下的頻頻下掘去，那種子也就隨着這一上一下的鏃鋤而撒下了。那心懷充滿了的是無窮的希望，這希望的歌聲就開始鳴唱了，它就充滿了這天地而飄渺於無際。

落起春雨了。整個天地就被浴於嶄新的溫流里，而披了爽麗的裝束。

種子吐出了芽兒，遠遠一片可愛的柔嫩的新苗啊。春光就在人的心里生出了自然的的神秘的構想了。

燃起了那希望火燭

讓它在我胸膛燃燒

播下了我們仁愛的種子

讓它來恩惠吧

我們的生命

那無涯春之邊綠呀

那無限的春的偉大呀

到處開遍了絢爛的花菜

到處播滿了燦爛的芬芳

#### 夏天的豐饒

夏是美麗的，活潑的，山谷里一片濃的果樹的葉片，被風擺動着。牧童聽得了那泉水的流入澗間的嗚咽，會使他興奮的唱起牧歌了。滿谷遍滿了他的回聲，也會爬到江面上去了。

悠悠江流啊。逆流溯來遠航的行船，有在炎熱的陽光下裸着身體與赤光赤腳的船夫，踏着那江畔的砂石，曳着圓粗的麻繩，一步一步的行進着，他們的臉上滿流汗水，呼吸也在喘急。……

我們的大地啊。

一片蔥蘢的禾苗，刈草呀，除虫呀，那繁忙的工作。這是一片伸出赤紅穗的高粱，那里是探出金黃色穗的穀浪……

一陣雨落過了。大地被潤澤得更可愛了。我們更一步一步的燃起那激昂的情緒了。

來吧！在這塊蔥蘢的大地

摔碎我們的汗滴

來吧！在這豐饒的田園

印下我們的苦辛

我們就在那江流悠悠般的日子

繪張汗和泥畫案

我們在那炎熱火燒的日子

講與自然搏鬥的故事

扶植苗兒的長成猶如挑起青春的使命

愛護苗兒的結實猶如樹起那久遠的生命

#### 秋天的溫香

溫和美麗的秋天，燦爛的山谷的樹枝掛得斑斑的果實，紅得似火，黃得似金，在溫馨的天氣中浮動着晚熟的芬芳，採山貨的姑娘們携着一籃籃山梨紅和梨子，在柔媚的晚景中行走，他們的聲音好像許多鐘，從這枝枝落到那枝，會鑽到那密林去了。

澄清的明潔的流水，流不盡的一個黃金色的收穫季節到來了。穀浪播動着金波，高粱穗結了實，迎着風在搖擺着，它們有一種眩耀的，詭媚的，誘惑的表情，引起一切的對它的垂涎與羨慕它們將把一切又來交給人類了

田間閃爍着有燒煮馬苓薯的火光，呼吸一般的輕柔的藍色的烟霧籠罩着四野，那牧場充滿牧童的歌聲，馬肥了牛更壯了。

不久，那田間就開始收穫了，那收穫的溫暖的馨香，把人誘惑得醉了。

我們的希望在那上？

是山谷里紅斑斑的果子

是田間黃金色的穀浪

是你給我那無限的燦醉的誘惑  
是你給我那秋日的滿意的溫香  
我們的希望在那上？

吞下那果兒宛如吞下了食糧

溫飽我心懷

睡在穀浪，你誘惑我啊，你的溫香

怎說我是瘋狂，我怎敢瘋狂

我的希望在那上？

……  
冬天的溫飽

穀倉充滿了珍珠般的那美麗可愛的那供用溫飽的食糧。

宇間飄和着雪花，凜冽旋轉着，寒風，把整個的大地都給封凍了，沒有  
灑下勞動的汗水，就沒有冬的收藏，冬的溫飽，那屬恣的，懶惰的，享樂  
的，不肯流汗的，至此就可以給他們以嚴苛的訓教了。

當如何樂慶我的成功，那值得眩耀的收藏，可解決幾多人的饑寒，又可  
以充多少了業上的原料，又可以憐恤那真所謂不幸的人們，使他們同享大  
自然的恩惠……

我該把一筆汗的總賬結束了吧，充實了我們的穀倉，是我們工作的代  
價，我們可以供獻社會以偉大了。

永遠不能忘記：一個年，我從艱苦困鬥中走過來了。我真有說不盡的喜  
悅與快活，或許就安睡在穀倉而無語了。

……  
我的穀倉

有金子一樣的豆珠

有朱紅色的高粱

你來聽罷

汗的代價換來是珍貴的  
血的代價得來是幸福的  
我將獻給你

這整個的冬的收藏

任你去溫飽

任你仁慈的解饜

……  
我的穀倉有

春天的胸膛的燃燒

夏天汗的搏鬥

秋天穀香的誘惑

冬天幸福的芬芳

……  
來吧：

願收下我的穀倉

願你愛憐，培植我的穀倉

……  
X

訴盡了我心懷的希望，你是不被我希望所誘惑，被我希望所陶醉，然而  
我的希望終於碎了，碎得那般可憐，我受了那厄難！那訴不盡的厄難！

春天是滿天風沙，這里春天是一片滿天風沙。塋野滿生着荒草與荆棘，  
不是肥沃的田野，而是一片砂丘，鹽塘，讓我怎樣來播種，施肥，灌溉，  
除草……我將怎樣來展開那熱烈的希望的工作。

然而我怕什麼，我又不敢作什麼。

我的工作開始了，整日迎着那風沙的迴旋，風砂和我成了伴侶。剷除了  
那滿草與荆棘，掘平了那砂丘與窪崗，風沙打迷了我的眼睛，荆棘刺破

這夜，我失掉了沉靜的「娜娜」的耐心，害得我一夜沒有得到好睡。夜半，我走過了東廊下，九號室的燈光，照得是亮亮的……。

第三天。午前，九號的客人每隔十幾分鐘，就要到房和旅館的門口轉一轉，他不時的焦灼的望著時鐘的指針，他的面部的表情已經很明顯地說出他的內心的焦急和期望……。

九點過去了。十點過去了。……。

十一點鐘響過，他走進房裏來結算了三天的兩宿的店賬，他說要搭今天的午車回××去，並且彷彿如同自己獨靜給自已似的：

——本來也沒有什麼事，也該回去了。

從這次他走回房間去之後，一直到十二點鐘他招呼茶房給他叫馬車，這期間再也沒有到房前來打轉轉。

他將要走了。我自己覺得我是很理解了他，因而，我就更同情着他，我的心情被他弄得很不安，就像在自已的身邊正有什麼不幸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一樣。

我進入了九號房間。

——先生，您就要走了嗎？

——是的。

他一看張單已經把雨衣和手提包給拿到馬車上去了。他很躊躇地，又

彷彿有所畏懼似的，由他的上身衣服兜里，掏出來了一個黃色的信封。

——老弟，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可以的，您說吧！

——就是，你給我保存一下這個信封。假如，一兩天內有人來找我的話，你就把這個信封交給他，告訴他我是已經走了。如果他來呢？等過一些日子，我也許會來取。就這點事情。

說到這里，他並沒有待我回答，戴上帽子就跑去去了。我追出去的時候，馬車已經走了。我的手里就祇剩下一個信封，黃色的，里面厚厚的裝有幾頁信箋……。

——一直候了十天，並沒有人來找九號的客人，而且那房間又已經更換了三次旅客了。

失望的心情，是最使人難堪的，我渡過了這麼長的時日，無日不盼待着會有人把這信封取去，而了却我的責任。但是，沒有人來，信封始終在我的抽屜里靜靜地躺著。

又是一個雨天，晚飯吃過了。我懷着說不出的心情拆開了這個信封，我祇是單純地想看一看這封信而已。我一點也沒有想到其他，而且我如果想到了其他，那便是毀壞了他的信賴和重託。

信封里邊是幾頁黃色的信紙，上面的字跡很草率，想像他寫這些字的時



做，我又不能懶惰，而奮而放棄了我的工作！

不能因此而退縮不前，而無力遠避，我有不變的剛毅，更有不變的意志與那不朽的生命，在我生命的洪爐里，有永恆不熄滅的燃燒，要發散出那無窮的動力。縱再是那狂沙飛石，暴雨颶風，總可加足力氣來旋動不停。展在我眼前的有那較多的事情，需我來做，又有那許多的工作需要着我的力量，應光揚它，發揮它的一切。

我有一不撓不屈的精神，它是不會被任何給毀滅，又不能為任何給催殘，它該龐大而發光，它該生出那可愛的誘力。

我終不能爲了那冰冷的殼倉來哭泣與瘋狂；我哭泣的是未能爲人羣服務而盡力，我瘋狂的是未可滿足人類的慾望。

那是何等慘苦的日子，跋涉在砂丘峻嶺，流汗在炎熱的陽光之下，我吶喊於洪水之中，悲泣那空虛的殼倉，也該能受到上帝的恤恕，也該受到上帝的恩惠了。

自然對人（尤其肯爲工作流汗的人）不致永是如此慘苦，不致就這般把我毀滅，它不能對我培的一顆禾苗來恩澤其蓬勃生成嗎？

慘苦到此也許盡了。忍痛到此也許够了。

我能夠爲這慘苦的所從而無能自拔，又能爲此不幸的遭遇而一任其失墜，不爲忍痛之所激勵嗎？

x

是的！我決不能受此折磨而滅亡，我是人，就該擔起人所要做的工作，燃燒剛健的強烈的慾念，不能忘掉自己的存在，因爲一個人要背反他的慾念去做，那就等於忘了自己的存在了，就是要求懦怯的，可恥的滅亡了！

既或是一團烈火，爲了追求那絕對的光，我願爲它給燒死！

雖然我是人，讓我做人的忍痛是如何不幸的事，但是既爲純正的工作，爲了人類同時更爲了自己更該不擱不撓不斷的來努力那偉大的事業，希望在那事業上結得燦的果實，在那燦爛的果實之上，就可證明出那流血沉

汗的忍痛，我想我的忍痛愈大，那果實也結得愈紅，怎能怕那出國的荒蕪與僵屍？

我想大多數的人之所以避免了細微或忍痛的事務，而希望着特殊的空前工作，不是由於懶惰懦弱與無能，那就是由於病態的自愛與虛榮與不肯犧牲！我是不去避這什麼，我又不忍痛什麼，要在我的工作之中，找我的生命，要不斷的努力與求不斷的進展。

勿惜生之毀滅，但求精神之悠久，我將要展出我壯健的偉力，來奮鬥，縱然我是一孤獨旅者，我更不怕重重的山，層層的嶺，亂石洞底，削壁懸崖……縱是漫漫長夜，悠悠遠途，我也要找出條路來……

因爲我要做一個前鋒的鋒，灑下了我的血與汗鑿集我盡有的精力，在生之原野建設一座永無腐朽的碑銘，而刻記下不朽的生之門魂！

x

x

我走向了一個方向，我抱懷一種信仰，我如同一支光，就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里的人們，引導步入平康的大道，我又如同銳利的劍，它不怕被鈍的融毀。它要殺盡那惡魔的，不善良的，它要來建設人生的幸福與繁榮！什麼摧殘我田園的狂風，旱魃，虫災，洪水，飢饉，那慘苦的不幸我都無所憂慮，我要從艱鉅忍痛之中來奠定那不朽的基石了。

我需要你些什麼？企圖你些什麼？要你做些什麼？

……

人只是在決定路子的時候是最苦，但是決定了，却又那麼容易了。

我現在荒寂的孤村一隅，窗外一片茫茫的積雪，寒谷吹出冷凍凍的風聲我想出許多事，然而我又馬上把它壓在心底，於是我的心就像有猛烈的燃燒幾於崩裂，我們又像平靜的海面，起了颶風氾濫得幾乎把一切毀滅了

我心又平靜了！好啦！我需要的是就把這沉重的工作不惜一切忍痛來一齊分擔，去拓荒！去趕緊拓荒！（願有輝煌莊嚴的成功！）

# 長城外的人

魏之吉

直到今天我纔知道，我纔發覺：所以我們失去了過往的友情的，不外是由於我和你之間築起了一道行不通走不過的長城，這長城啊！不啻是形成天然的天嶺，那麼無語地矗立在你和我之間。

當黃昏走向了我底狹小的中庭，這是夏日，我就坐在階石上趁着晚涼，待陣風的不時聲揚起來的孩子们的吶叫，使我難安於這夜來之前的片刻的岑寂的時候，我就拿起了一本厚厚的冊子，選讀着會是你投寄給我的熱與力的信誓，和友情的訴語。

在最初的一頁上，你寫着：

魏先生：

能以爲我唐突麼？

說起來也笑話，我們竟踏起來陌生的步伐。固然我們彼此沒有充分的認識，但是，在自己來想，總不該一任陌生而陌生到現在所陌生的地步！

過去，有過很多見面的痕痕的記憶，只不過是輕微地，渺茫地。

索性翻一下記憶的帳本。

去年某一個日子，同階在西公園的銀盤上，我們只相互點了點頭，說一聲很平凡的寒暄。年，在家鄉的河南街，又是同一的動作。因爲彼此不熟悉，似乎也沒有談論他話，何況，又是同樣的笨嘴，現在真是遺憾。

認識你，也認識你的作品。但是，我從沒把××當做你的署名。直到今天，由一個人那聽來，才有現在。

自己很喜歡所說的文藝。看到了人家的結晶，自己的唾涎，至少能濕潤了衣襟。也看過小說，看過些文藝著作，但是，總是這樣淡淡地，輕輕

的，書是書，我書是我。

不敢和你來做朋友，只不過希望我們親近些，請你指教一些關於著作的事。即或拿同學和同鄉的面上，也不至於給你一頓閉門羹，——是自己這癡想。

現在我們要考，也是學生忙的時候兒，又草，又不整齊，也不管你見怪不？反正事情我是做啦！在希望得到你一封信。

.....

第二頁，是當你收見了我的答覆之後：

魏先生：

一顆腦，整個的一顆腦，全部埋在考試的氛圍裡，畢窮生之全力，再找不出一條所常着足的道路，喊着兩隻沉重的腳，只是這樣地拖着兩隻沉重的腳，前後左右，沒有我着足的寸地，只好索性的閉上眼，來捉摸。

接到你的信，是今天上午。

本來因爲新入生的考試，校里把一部分課程停止，宿舍根本向來就騷雜，雖然是考試迫到目前，何況，自己又操着一幅天賦的「懶的天性」呢？爲了應付這勢必應付的考試，又不得不掙扎一下，只好抱着「黑暗里的一根火柴」，也可以照耀了片刻的明亮」的招牌，而跑到學校去。

「真學的好起手來」，我也是這樣的希望，不過……，自己在替自己害怕，替自己可恥，似乎這樣懦夫，像有些談不來，不過要是硬着頭皮來一



句「亞里斯多德」的「一個國王和一個乞丐也可以握手」的話，我們就來試嘗的握一下吧！

記起，朋友！愛羅先珂的「我們冷，我們要光明。」

赴南嶺，得考究，大概二十一號以前有些不可能的傾向，不過請你等着，一定去，我們一定會有見面的機會，如果放了假的話，也能找上你的家。

如果最近到街上，也希望你在上一筆馬車費到宿舍來談談，（在希望：捧清滿腹的至情），我在買着一盒糖等你。

.....

第三頁，是什麼時候寫給我的呢？總是又經過了一段超長的日子：

魏：

由那廂說起，這時間匆匆地，——密切，回復這樣地遲遲呢？

指尖把日曆撕到那兒去？春期馬上會到來，挖苦了自己的心，說不上怎麼地，苦辣酸甜，到底那個味道，是自己現在所感觸着的。

這迷惘地心，灰色地心，一向邁着古板地步伐，才子在黃沙且地脚步，又誰？肯嫩一下，使再地向綠洲？

今天考完了，已經看了八分落第.....

二十五號教務會議，二十六號揭示，打算二十六當日就回去。

這假日曝日，或者能到那那去，時間方面，我不敢決定，萬一要失信怎麼辦，現在只這樣告與你：「日曝日去，午前一一定到。假設沒有意外地話：.....」

.....

.....

第四頁：

魏兄：

請你恕這懶惰的弟弟。

彼此沒有音訊，又漏去了一段碩長的時間，在企望着朋友們活潑潑地健壯着。

任你福，你的弟弟無恙。

哥哥，知道春消息麼？它又被掩錢薛得遠遠地呢？早夏，不是又在丁香花蒂上呢麼？

很忙吧！

有三張實習的像，一張近照，贈給你吧！實習的，是同學們照，同學們洗的。

近來寫此隨：

自己沒寫也沒讀，更沒用功，時間不知怎轉的全溜去了。

.....

.....

.....

第五頁：

魏兄：

陽光給帶來一片夏日的暑意。懶慣了的人又多句懶惰的理由吧！

來的信，早就見到了。並不是在寄齒兩枚信紙和二分郵票，害是一些忘情老皮氣，一定你又為「等信」待愁了吧！

誰的時間逝去了害有影兒，不一聲兒麼？書上沒有它，筆記上害沒有它，甚至於連日記上都沒有它，不知道，為什麼它跑得這樣快和無情。

端午不打算回去。

「XXXX」，叫手民擦差了，誤把另外一個詩稿的一頁給排上啦！叫人

看起來根本不知道寫的什麼？

說也糟，你又何必來挖苦別人，雖然和你僅算見到一次的交，但我還得識你，而且在奪假和一位親戚談到你，他很羨佩你，在他那裏得到你一些消息和你家的消息。

這要要求你一個條件，無論有任何理由，不允許你反駁。「請你把我當作你弟弟一樣指責和訓導。我需要你這樣一個哥哥。」在這我告訴你下我自己：不愛用功，善於淘氣，在這里滑頭上能數得到我。

允許我吧！叫你一聲「哥哥」了。在等着你允許我的喜訊。

第六頁，那是寄到我家裏去的：

魏先生：

不允我嗎？我又有什麼辦法。只好在我心中燃燒着你是我哥哥的一團熱火了。

故鄉的滋味，你會又飽嘗了。用我舌頭所吮到的味道，只是一些放浪的苦。我找遍了這里的山和水，沒有一處是臥波橋，也沒有一處是北山，真的，異地畢竟不是故鄉呢！

使我會想到松江的夕色，小白的暮靄，（其實夕色和暮靄的本身，何又會知道故鄉里多了一個流浪人？）會洗去你放浪的塵埃吧！我在期待着你會帶來一片故鄉的消息來。

.....

其後呢，你藉一個機緣也跑回家鄉來，我們見面的日子代替了書箋，那好些日子，如今徒使我回味於陌對的記憶了。

第七頁，被我失掉了。寫給我第八頁的時候，已經是冬天：

長城外的人

魏兄：

卡片已見。

近日我的精神陷於極度的緊迫，在這短短的一刻的現在，我是仍然要工作不息的。

你看！充斥於我們的目前的偶像，這不完全是我們的「藝文家」麼？

我想：你來的日期不會太遠了。

.....

第九頁：

魏兄：

很對不起你，屢次三番，我竟完全失信了。好在，我相信，你會更瞭解我；因而不能給我以責難。

你的「蒼茫原上的一株草」，已爲我又給轉寄到「××」去。因爲，從前的「×××」已經決定要廢刊了。雖然，這也是基於某種不幸，但，稍候三二月看一看情形，或許有再生的希望。

幾時來？

.....

第十頁：

魏兄：

我想，或者你已經來了。

最近，和兩個朋友，湊了幾千圓錢的資本金，想發行一種「××藝文叢書」。第一集是詩集「野火集」，第二集是散文集「草莽集」。

.....

第十一頁：

魏兄：

與××印書館已經商議完了。他們索四成，如果是我們自己印，只借用他們的版權。如果叫他們出，我們只供給稿，則讓我們提四成。但是，稿子必須他們選，聽他們的擺佈。根本我們不想營利，又怎能讓他們營利呢？這利錢，滿可以照定價減低一層。

明天，事情或能決定。

第十二頁

魏兄：

好久不見了。

叢書的第一集，因為某種印刷的關係，至今仍然沒有交給印刷所，我焦急得口角已經糜爛了。

第十三頁：

魏兄：

來信早收到了。然而，因為當時考試，我竟延遲到今天才覆給你。你派到那去了？

「×」仍沒有發刊，但並不是流產。因為戰局的緊迫，爲了呼應戰時之要求，××新報的「副頁」更爲「×××現勢」一類的東西，因而，「×」得延長到陽曆的明年。

稿子我已送去兩期，第一期遭厄運的有××的「斷續草」你的「長城外」，我的「祭詩」。於是，我又補發三篇去，其中抄了一篇你的短文去，而把「長城外」替換回來。

昨天××來信說，他專力於失敗的這三篇稿子以使其復活。如此，我認爲實可欣喜的。

第十四頁，我記得很清楚，這是投寄到北邊的一個小縣城去了。那時候，我正在小縣城做着「農村調查」。

魏兄：

果然，十六號早晨，我便跑到哈爾濱來。別來有月餘。當我又一次走在松花江堤上，你說：我該做如何的感觸呢？

昨天，前天，受了××及××兄的招待，今天又計劃去太陽島。雖然還是第一次碰頭，然而我却覺得有如多少年的老朋友重逢之感。

「×」的原稿，我已經拿來了，想帶回××去；至於它的失敗，不僅在我個人認爲惋惜，就是××本身何嘗不做同一感觸？不過，奈於外圍或種關係，使之不得不這樣。

第十五頁：

魏兄：

前天，在朋友處翻了一翻舊稿，却只找得了一篇：「江山」。而「長城外」一篇却遍尋無着。因為我後天便要回××，所以無暇細找，等下期回來，我當一定找出寄上。

你的最後的一頁，就結束在這里。我將永遠不能再等待你把「長城外」找還給我，在我和你之間，又有新的堅牢的長城築起來了。我也起知道，在「長城外」里我所說論的挺直地立在北方的長城是不對的，那樣的一道礮石的積疊當不了什麼，他們會摧毀，會為一代的文明所闕廢，無論是娘子關，居庸關，或是古北口。可是，築起在我和你之間的長城呢？它却是牢不可移的，在我和你之間紮下了根了。

真的，我不知道這些歲月你都怎樣打發了的，這些歲月你是徘徊於生之狹窄呢？還是飄蕩於類陸不已的浪濤呢？無疑的，我想這些也是無補於你的，可是，我偏要這樣想，彷彿除了這樣想就無法解脫我自己。我底心情，我難於解說，但是，我將永遠不會棄絕於你。就如同一位友人寫給我的：隨着時日的逝去，在明日，我和你的思索愈趨近不已了。我相信，你也會以為這話是正確的。

你的一篇題做「流浪」的長詩里，你曾以這樣的警句明示了你的素懷：

爲了遼巡機會與力量於永遠  
就開始流浪向海角天邊

我默念着這兩句詩，我不能不把最大的殷望向你呈獻。你，你會始終鍛治你自己，無論在如何的現狀下，無論在那一塊地方。如果，你是一塊未經提煉的礮石，則你必須有一天滴出自最後的熔爐；如果，你是一陣城地而起的風暴，則你必須有一天揚起向大陸……那麼，即便今日隔絕着我和你的不動的長城，那又管它做什麼呢？這長城啊！一任它矗立着吧！我想，我們如果不能僅限於現實的我們自己，那它已不能拘束我們成長起來的友情，而且它好像是有一天也必須化爲一灘厭惡的淤泥。

現在因爲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麼呢，而讀者因爲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於讀者，至少對於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

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爲批評家對於創作是操生殺之權，佔文壇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硬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

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

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載着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轡上，後來看見的人却說他們殘酷；於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馱子，空着現成的驢子却不騎。於是老人對孩子歎息道：我們只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着驢子走。無論誰，無論作，倘若旁微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並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

# 某醫師的手記

金

羽

——你如果有堅強的，反抗社會的剝削的精神，你當然會幸福。可是，你錯了。你太忽略了理智的運用了。你現在愛上了一個有妻的男人，一個正在發展事業中途的男人，他不會給你什麼滿意的答覆吧！

——不。我只不過求在我結束這短暫的生命之前，你會給我一點溫暖。我並沒有什麼久遠的計劃，我也不敢想那些，因為，那只有使我更痛苦，更痛苦！

——這樣說，我唯有盡力使你得到你的所需，你知道這也是一個作醫師的責任，假如能助你恢復往昔的健康的話。關於你的病，你應當信賴我，你的生命的日子還長，你還有幸福，也還有希望。

——是的，謝謝你。可是我還有一點要求。

——什麼呢？

——請你允許我握一握你的手罷！

——可以的。

我毫無思索的答應了她的希求。當我爲她聽診的時候，出乎意料之外的，我的手就被她的兩隻灼熱的手給抓住了，十分使我苦於應付這個局面。

——安靜點不好麼？

我用另隻手撫摸着她的柔軟的髮絲。

——生命太暫短了。過往，我只覺得我的生命永遠埋藏在一陣風雪里，永遠是一個冬天。可是，現在，我却引起了向春天的渴望。

她對男性能如此勇敢的表现情愛，真使我驚訝不止。在我們的週遭，這

樣女性的行爲，可以說是寥寥無幾了。

——除你的外祖母和姨媽之外，爲什麼不見你的兩親來看望你呢？

苦於無所措手之中，忽然想起了這麼一句話，也正是積壓在心中，數日不得結論的哀心的發問。

——從生下來就不知其父的孤兒，母親又在產褥期亡故了。有誰關心我呢？我的親人只有扶養我長大的姨媽。

聽她的敘述，我才恍然如有所悟。所謂不知其父，除了私生子，應當作怎樣的解釋呢？於是使我意識到這姑娘不同常人的性格，終是遭受兩親血脈的遺傳；兩朝有沒禮禮教的野心，更建樹了新的道德觀，而孕育了這少女，她無視於週遭的性格不是無因的了。

——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呵，真是身世堪憐。

自己不知從那裏找來這麼一句俗不可耐的句子，津津有味地向她表示我的憐愛了。她緊緊的握住我的手，彷彿握住了什麼寶物似的，她哀婉的敘述了她的寂寞的身世，悲觀着摧毀了她青春的歲月的疾病，她想在未離開人世之前抓住點什麼，用以添補她將滿廿年的沒有光華也沒有色香的生

命。她的綿綿的絮語，引我逐漸覺到了兩個人的生命的距離愈近了。

這時，病室的門開了。當我轉過頭去，好像個幽靈似的出現於門側，看到她蒼白得有點可怖的臉色，很顯然的是爲了我和病人的談話而發怒。在這意外的一瞬間，我爲想不到的值遇感到了慚愧……當我的意識恢復之後，立刻使我感到妻的行爲的可卑，我的憤惱就因之勃然而生。

——你是爲了誤會，而來執行妻權的麼？  
未待妻說出話來，我抑制不住我的憤恨而激起刻薄的唾罵：

——可卑的東西！

我略向爲這種難堪的景況所苦的病人道歉之後，我奪門走出來。妻隨在身後，背後有沉聲的門聲，妻向九號病人表示的怨恨也够奇酷了。

回到診察室，妻也走進來：

——我忍了這些天，你的行爲難道不該檢點些麼？難道在別人面前還要叫我太過不去麼？

——非的語調在尋求包含着輕度的責難。

——什麼？你對一個施予患者，醫生應盡的職責，說是行爲不檢？

——醫生的職責是專對一個姑娘佈施的麼？進到九號病室去，好久也不走出來。哼，醫生的職責，不過是用以遮羞罷了。

——妻的過於苛毒的話，是怎樣傷害了我的自尊心。而且和妻的誤解對立的是一片清明心地。我不願解釋，也不可能解釋，爲此我在此時，竟覺出妻已經不復是我的伴侶，也不復是最體貼我，瞭解我的事業上的助手，而是一個隔開一條溝渠的，水不能走近來的路人了。

——九號室的病人願意親近我這樣的醫生，你有什麼辦法呢？

我忍住高燃着的，火熾的惱怒，爲了緩和眼前的口角，爲了不使在病院裏服務的同人們也同樣發生誤解，說出內心的誠實的話語，藉以表示我的坦白。

——感情是對立性的，並且年青的女性，自重心很重，她不會輕易向男性表示感情，不管你怎樣清白，一般人看來，你是具有極渾厚的誘發的嫌疑！

——妻的出言傷人，足證她的惱怒心已經達到沸點了。

——你對於我的態度，不過採取和對待一般俗人一樣的態度。那麼，你看錯了人了，你根本沒有質問我的資格，你的心地竟偏狹到這種地步。

我真後悔過去！爲什麼會和你這樣人發起共同生活！你現在離開我遠一點，越遠越好！

我再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的心如同撕裂了的布帛，即使在每個最微細的末梢也掀起了震鳴，終於我用最野蠻的態度，把妻推拒得很遠。

——你這樣作不過是逃避當前的問題。

——那麼你打算怎樣？

我跳起來，我幾乎想把妻打倒，狠狠的教訓教訓她，這樣只知誇有自己，自私的女人。妻看我已不是她的力量所能征服的了，低着頭，我看着她擦着淚水，立刻我覺得心臟爲之衰弱下來一般。

——出去！少在我面前用這種懷柔的手段。

妻向來是很盡理解幫助之情的女人，可是這次突然給了我過多的難堪，使我對一個向來合作的伙伴，發現到意見的分岐，不無苦惱和憤怒的。

——由於你的這樣動作，完全違背了我理想中的妻應具有的人生觀；我對你絕望了，你破壞了我的事業的進展。

我用力擊捶着桌面，以發洩我的憤鬱。

——無論如何我是處於人妻的地位，拗却感的好壞不提，我不能袖手眼看着自己的丈夫的地位和名譽，在社會上降落下去。

——妻的話就同適才發氣的心理完全不同了。妻向來處理我的個性的手段也非常高明，在過去不管她運用這種運心的智慧，在真實之前是怎樣暴露出了它的可憐相，我的心胸却常常是會輕鬆得有如從桎梏裡解放出來一般。可是今天妻的行爲過於背離了我的理想，她的誤解等於逼迫我走向九號的患者那里去的一個絕大的危機，她的嫉妒的神情，在我看來，無可諱言的是向外人宣佈，她在我的心目中並未占有一席之地，並且是怎樣的給作丈夫的表示靈魂失去寄託而減色了。一個失睦的家庭，很容易便不幸的分裂乘機襲入的。過去我極力避免這個悲劇的產生，免去狼狽了我們事業的前途。而今，就從今天！有什麼缺憾在我的家庭中日夜夜大起來了。



妻是一個已婚，又復離婚，而與我結合了的女人。我不願以一般俗人之見來衡量妻的優劣，因此我在幾個美觀的少女包圍中，選擇了並不漂亮的妻作了伴侶。談起同妻的結合，是頗經過了一番挫折的。事先相識之初，就遭受到了家長和戚友們的岐視，也許是人類的一種通性，愈為阻障的愈想達成，突做這屢難纏和妻正式營起夫婦生活之後，我在妻三天一頭痛，兩天一感冒的多病中，覺得自己的感情漸漸起了變化。青年人的智體正在蓬勃盛旺時期，除了需要愛情之外，對於自由的渴望是極端迫切的。妻時時在享得了我的愛情的同時，也以占有的資格來干涉我日常的行動，我在苦惱這樣束縛之餘，竟用反感的心情開始放浪了些時候。我所謂的放浪，並不會超越於精神的範圍；畢竟妻是還幼之身，以她超人的忍耐，附就我的不忠，一面也爲了竭力避諱相繼投來的社會所加給的叛常的女人應得的誹謗，而交出了大量的委屈去掙取她的損失。如此，博得我的良心上的譴責，同妻還是處着平靜的日子。在思想和事業上，妻對於我是最理想的伴侶了，並且十分能盡到助理的責任，祇要我稍稍退讓一步的話妻是始終傾注向我的。

適才妻說的話，雖然是給自己以退步的機會，但在我聽來，反常的使我愈加強了憤怒。

——既是爲了我着想，你的言行應當再爲考慮。關乎我的顏面的問題，你就是在污辱我一樣！這樣的話雖然好聽，可是今天失去它的效能了。你仔細想想看。

妻無語。我在精神過於興奮之中，妻的無言，也認爲是一種挑戰的表示了，於是我就摔了眼前的幾件藥具，聽着器物破裂的聲音，稍微緩弛了一下此時我的心境。

如此瘋狂了些時候，仍得不到感情的馳放，不覺涉及妻的最大忌諱的心事上來了。

——結婚四五年連一個孩子都沒有養育，你說怎樣措置？

妻張大了眼睛，如同被我的話噎住了，好久才實行她的反攻；

——哼，癆病患者，也不見得會生孩子！

這話在妻發言的心理上說，是愈證明了我向外發展愛情的罪狀了！不過在妻同我發生口角時，使她變弱而歸於妥協的，是當她想到自身的缺點，環境和人言的逼勒，她就自然的壓服滿心不悅向我認錯的。

——請你平心靜氣的想一想，當一個女人終生爲她的伴侶獻出一切，只要能够風平浪靜的度日就算幸福了；這時候發現到生活有了漏洞，她能够不痛苦嗎？

——你所謂的漏洞，就是漏掉了我作丈夫的對妻子的感情嗎？可是一個男人或女人並不單單爲妻或爲夫而生存的，他還有事業，朋友，應得的享受，正當的娛樂；在我的心中，妻自然有妻的地位，朋友也有朋友的地位，妻是妻，朋友是朋友，你不要把他們混爲一談。生活需要刺激，彷彿機械需要油潤，植物需要灌溉。我不能作你個人幸福的犧牲者；就像我不能耽於一種生活而枯守一生一樣。

——可是，有時感情是不能約束的吧？

人到了處在不能融於自己個性的環境裡，激起反感的心緒，爆發了的當兒，會盡情的吐出刻薄的穢語，發洩胸中的積憤，藉以手復緊張的神經。當我聽到診察室外吃吃的窃笑聲，我的心好像跳出了我的胸廓，妻無疑地是相向世人捏造我的不忠，詆毀我的榮譽，妻簡直是我的正面的敵人。

——混蛋！

我連外套也未顧穿，我要離開這可怕的地獄。當我走出門來，我預備上樓去看一看被無禮的妻傷害了的病人，並且我將表示接受她的愛情，可是我又失掉了進步的勇氣。於是我轉過來沿着馬路緩行在零下三十幾度的酷寒中，不久我坐在一家食堂裏了，我喝了大量的酒，酒精混進我的血液，



我決心同妻的生活不能再繼續了。一個人在盛怒之下，執拗的心境，無從如何難反省其是非的。於是我在午夜已過，才帶着我的餘怒和酒氣走回家來。進門之先我是預備去看一看九號的病人的，可是這時我的臥室的燈光透過紗幔射出來，妻也許預知我歸來了！走出來迎接我，用她的無告的愁容和期待的神情注視我說：

——你爲什麼不穿外衣呢？

無可如何的，我昏倒在睡椅上。可是我的神志却非常清楚。

——你珍惜的並不是我，而是世人的譏笑。你無非是怕別人把棄婦的名詞重新擲給你，使你遭受到違反禮教的惡報！

妻在啜泣，並不回答我的話，也許是在哀哭自己的命運吧！再不是追悔過去走錯了路罷？在彼此的沉默中時間過去了。誰也不肯首先向對方道歉或認錯，照這樣情況看來，分離雖未見得能實現。兩人之間確已發生了不可補救的裂痕，不能互相的諒解，在夫妻間的感情上說是最大的不幸。

大抵人類都具有其不善於妥協的內個性，愈是在逆境中，愈是增強向隅遭挑戰的銳氣；愈是在阻礙中，愈是能發揮一個人的剛強欲試的雄心！妻的猜嫉和障礙在激起了我的厭惡與反感，不如說由於他的阻礙更爲煽惑起了我的興趣。

在思索中，心窩像堵塞了什麼。我的話不能一樣一樣的塞在裡邊而不使它吐露出來，於是我要訴妻：

——以後請你不要干涉我的事。你要認爲我不能再相安無事了，那麼就分開吧！我有我的意志，自由。我需能幫助我向上奮發的伴侶和我生活在一起，否則，你該知道，在這種社會裡，男人離棄一個女人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妻停止了她的傷心，也不再流眼淚。也許由於我的話過於嚴重了吧！竟使她的情緒在迷亂之極，倏然冷靜下來。我望着她接着說：

——已經走近垂危，猶念念於兒孫浪費燈油的老人，真是大不幸。希望

你不要學這種愚昧的人，如果你能理解我，我們仍然可以合作，可是我的自由意志應該由我自己支配，我需要伴侶的扶助，我却反對伴侶的重壓，因爲我還是一個活人。

——你所謂的話，我當然都能接受，而且極同情你的。可是我們既然是夫婦，你就應當履行夫婦間應盡的義務！我唯一顧慮的是顏面問題，因爲你是我的丈夫，一般人的觀念是認爲有了妻的男人，不應當再接受他妻以外的女性，否則受非難的不單是男人，就是作妻的也要受同等非難的。你不要以爲我如何忌妒，我們現在已是中年的夫婦，絕非少年時的戀人可比了。你應當拿出信仰生活，忠實生活的決心走下去。不要作對女性遊戲的享樂吧！那樣作遲早名譽是要被毀的。我是妻，負有助理你的生活的責任，當然我有權干涉你，如果你認爲妨害你，我是可以離開的，我自己並不是非仰仗他人就不能生活的人。

——你說什麼？你仍舊一口咬定我是把給予妻子的感情，分給別人了麼？這樣說，就再沒有談下去的必要，你先出去！

双方的談鋒，正向衝突一途演進之際，突然的，今夜值宿的看護推門跑進來了。未曾打門就衝進來的與動，立刻使我敏感到有什麼不吉的予兆，已經在我們的身邊發生。

——院中，九號患者的病有變化

——試脈搏沒有？

——她不讓，請您就去。

我再不惶顧視一下妻的表情，我毅然地走出來了。雖然未完全相信會突然病劇，因於中午的事所刺激，說不定是會影響到她的精神方面而促進病勢的。這樣想着，心就被擔憂給蒙蔽了。無疑的，我是加給了這少女以心靈的甲傷，假如她不曾愛了我還好，如果真的愛上了我，那麼她的中傷的創口已不會平復。這過錯，壓抑着我的心，一直等我站在少女的床前，想聽診時，才發覺手却是空的！

——聽診器……

我的話還未脫口，看誰已經走下樓去了。每個人在他的專制的職業上，工作的效率，豈是使外人驚訝的。

這期間。所謂病劇了的人，由枕底取出一紙信箋遞給我說：

——先生，我的病並沒有什麼變化，不過是想請您來看我。對於您的太太，我並沒有感到什麼慚愧，我是以垂死的心情求短期的幸福，與作妻的長期獻身的立場是不同的，我希望你能諒解我。

這樣的病，這樣的感情，和我的處境，地位，前途來作聯想的時候，有一種極不舒適的情緒，開拓在我的心扉蠢動。究竟使我和妻之間生出裂痕的，使我的心失去寧靜的，把我從人們的推戴裡推向被唾棄的角落的，都給予我什麼了呢？不是我所傾慕的，也不是值得我割捨一切去追求的，不憚精神和物質的損失，她不足以代表了我欲接近的女性。她是一個病人，和我理智中身心健全的對象，相差何啻天壤。我徒是以醫者仁慈的心去接受她給予我的情愛，而使我自己瀕於失掉作人的一切嗎？而且近於本能所驅使，她毫不選擇地濫用感情，這種感情輕易的交給了接近她的一個異性，無疑的，這種感情的基礎非常容易動搖，而目也具有很分危險。想到這裡，心中十分掃興不安，而且苦悶。

我的心情複雜得很，也許我是爲了她過於自私，放縱她向生命短期的要求而不悅。爾和將臨死的死囚，暴飲暴食，呈現其獸性的掙扎，又有什麼兩樣呢？同時她也可以說是神經質一般，無望於生命的延長，而就於此刻的草率的。

有幾分的不愉快。當白先生送來聽診器後，我竟未曾停留，走下樓來了。我的表示需要睡眠的垂下來的双目，是我的心中容認兩人之間緩和衝突的最大的力量，不過我還是沒有良心上的負疚，可以使我向妻表示懺悔；因爲我並未曾將給予妻的愛，分贈予任何一個人。妻的過去的誤會和行動，却在我的腦板上留有不能磨滅的烙印，縱然對妻的反感消滅不少，

也難於馬上恢復我往日的常態了。

### 三

之後。爲九號患者診病時，當是妻同我輪替值班的。究竟妻向她勸誘或警告了些什麼，我無從知道，也不想去詢問妻。由於這少女的態度漸趨於冷靜，看來是可以猜想得出的。不過有時她呆坐於診察室裡，好久，好久，凝望着我爲病人們診病，對於我幾乎是無言的追尋，對於妻則是無異於一種挑戰的暗示。如此我們的日常生活不免依舊失掉了安靜，正如眼睛裡迷入了一粒微塵。雖然不見得就妨害了正常的視力，可是對我的視力確確是一種危險。

——如果我的病痊癒了以後，我很希望能任在病院裡作一名看護。

——縱令痊癒，對於從事過度的勞作，跟於你的體質，是絕對不可以的。

——那麼您是宣佈我已經成爲廢人了麼？

——不是，不是。我是說在你的病尚未完全痊癒時，應當專心療養。

我真追悔發言的不當了。等於宣佈患者的死期的話，在醫生不加思索的談吐，是該引爲深戒的。向病人不能說疾病之危篤，在精神治療方面，可以說是種全痊之途的捷徑。

——大夫給宣佈了死期，病者還能生麼？

她一面爲我的失言而悲哀，一面對我的失言加以責難。不免我仍舊費了許多話向她解釋，才挽回了我的追悔失言的不安了。在這樣患者面前，醫生不但要作個保姆，還要作一個傳道者。更爲束手的是，當她的體溫稍有上昇和變化，立刻會使她覺得胸痛，咳嗽，不眠，盜汗等症狀，也都隨

之襲來。當然，予以安慰解說，藥石之外的療法是不可少的了，妻雖然不再表示不滿，可是妻是爲了嘗受着內心的折磨以致變得沉默不愉快了。因此家庭中，永遠是充溢着不能調和的陰影，這陰影在我的靈魂中動蕩不已使我有時就覺得不安，焦躁，失去忍耐力。我常常感到妻不過成了家庭的傭人，缺少熱心，意識散漫，機械式的工作，不能集中精神鼓動的接受事務，我覺得非同她作一次談，不可了。因爲我被這種情形壓悶得也幾乎不能安於職務了。

不過，我並沒有憤怒，爲了妻的不干涉的態度，沒有是以燃起我的惱怒的新材。可是她的超過了和我演成正面攻擊的形勢，而取封鎖了我的精神活動的戰略，也把我置於無所措手的境域了。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妻作一次較長的談判。

——你近來的態度，對於我們的合作上，似乎是一大障害。妻並不逃避我的話因，直接的表示出她的心曲來。她說：

——我知道我的態度會影響了我們的生活，可是就像有什麼東西在我們的生活裡發霉了一樣。這是既不能掃除，也不能使喚覺忍受的一種東西，它把我的心裡攪亂了。相同人體的血液混進去異質，這個人便病了一樣；我怎麼會照常作下去呢？我對你是信任的，不過我對你的信任，和別人來破壞這信任，是有關聯的。

——只要我的心不爲搖動，別人破壞又有什麼關聯呢？你有信任心，就是我的品格的保障，並且你疑念我向九號的患者表示愛情，這等於瞧不起我而加我以白眼；夫婦營共同生活，完全互相理解雖然不容易，可是你請換我的態度，不免太寒風景了。你要知道，我理想中的伴侶，她的愛情是寬容的，溫慈的，是我第二世的母親，只要她懂得我，她永遠不會背棄我，我也願終身獻給她。爲她的愛情而幸福的生活。固然妻不是可以創造的，我並不相求你怎樣適於我理想中的妻的典型，在過去我感激你抑制個性而附合我的個性。不過這種造作的同情，徒然苦惱了你自己。我知道

你有你的苦衷，你雖然背叛了禮教，你却仍然爲禮教所苦，有如一箇背叛了父親的兒子，爲了繼承遺產而爭執他父親的情形差不多。我們一向的生活，大致來說，還不失爲安靜美滿，所以我很希望這樣的日子來復。想實現我們的希望並不難，只要你交出最高的信心！

——我說過我的信心了，但我方才體驗過的人體的血液混入多量的異質是要病的了。……

——可是水銀製劑的異質混入血液去治療梅毒，對人體不要反而大有裨益嗎？

我聽任妻的話，想開玩笑來輕鬆一下陰沉了這許多天的心境。

——誰跟你說笑話！你應當知道，她常日糾纏你，對你也許是一種興趣，對我就是一种磨待了。並且你應當顧慮你的身份，人言是不饒恕你的。你找尋短時的趣味娛樂，我並未曾反對過，你應當問問良心，我曾經忍受過多少痛苦，爲了尊重你心靈和行動的自由，我不惜含著淚水目睹你同你認爲高尚的異性去親悅。這不必重提了，眼前的事，使我們失和，你是不能不負責任的。你即便爲了替救病人也吧！爲了興趣也吧！或者爲了不能擺脫也吧！你是否是太自私，太利己，趨向唯我一途了呢？你心中還有甚麼？爲作毒的顏面，心境，自尊，意志種種問題着想了麼？反過來若是你處於作毒的地位，你也能再隱忍下去麼？你把這一點反復三思，然後再談。

妻的話沉重而有力，一字一字打入我靈魂的深處。我爲她的真誠而樸實的肺腑之言所感動，乃致於半胸無言，呆若木雞了。的確妻的話，並沒有虛偽，粉飾，類似強辯的用心，即或定責備，也責備得使我無言。

——可是，當我並沒有對九號的患者抱有一些好感相野心，我是無法同你認罪的。同時，我也不反對你去找刺激。

——只要你交出最高的信心！  
妻模仿着我的語調，用我的話來攻擊我了。

話雖然這麼說，我依然求你能寬容一點，無論如何，是不能逐出九號的患者的。你要認清，她是病人在這里住院，我過去的心理和行動與現在並沒有兩樣。當然無庸在未來改變了它。你應當給我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你信託我的品性，不必管外邊人的誘惑如何強硬，而且有力。同時你也可以替病人想一想，以減輕你的敵意；當一個生命將趨毀滅之途的病人，在靈魂有所要求於一個人的時候，她渴望着的幸福和享受未能如願，這個人是辜負了她的成長了。勿寧說失去作人的資格，雖然在全世界每一秒鐘之間，都有多少條生命的誕生和多少條生命的死亡，若以每個人生存的時間為單位來說，人生幾十個寒暑，匆匆一過，生命終結之後就什麼都完了。祇有把悲愁，寂寞，絕望與空虛帶到墳墓裡去。可能中我們應該把同情分給別人一點。

你的話我是同感的。可是言和行根本就是兩件事，現在我問你，家庭要緊呢？還是同情別人要求幸福和享受呢？

——當然是家庭和睦要重於其它！

那麼，你把處理目前的事交給我好麼？我不能忍受，我實在不能忍受，一個同性用一種漠視我的存在，敵視我的存在的心情來要求她的幸福和享受。並且她離開我們也不見得就會自殺，她是隨時隨地都能向接近她的男人要求幸福和享受的。

我完全被妻的話所折服了。她的主張，再沒有容我反駁的餘地，我們的已有了漏洞和失掉了和平的家庭，經過這番談判之後，又復完整起來。

過幾天，我在出診歸來之後，聽妻告訴我九號患者退院了。當時我很驚訝於這件事情進展的迅速，但我為了一點忌諱似的，並沒有詳詢出院的經過，妻也極力避免向這件事情上再引起來的種種話題。在生活忙碌之中，不久把這件事情就全然忘懷了。

## 尾

第二年的春天，就是在九號患者退院後又經過了三四個月之久，我在街頭邂逅到她了。體格比較健壯了一些，風采也迥不同於數月前的樣子，完全發育成了成熟一類的透露着青春氣息的女性，見着我以後，親切的向我打招呼，告訴我怎樣被姨媽的慈情愛所管束，出院之後行動非常不自由；並且使她無力反抗，就在這情形下送過去一段日子，同時肢體的垂詢我的生活，復道出她對我的隱念。也許是季節的原因吧？就在這一剎之間，我有不可言說的依戀，為這前後判若兩人的女性所動情了。

這是從來不曾發現的，在我和她之間從來沒有發過芽的愛情。我怎樣形容她的異於昔日的風度呢？那完全是有意無形，有香無色的一種人類的優美的靈魂所呈露出來的氣質。

我就被她的溫柔，沉着，端莊，靜穆的神韻所誘惑了？為了一柱豎立着的女性所具有的魅力。我開始為它嚮往而嚮往。欲念是多端的風暴。我怎麼能抗拒住它不向我心上吹起來呢？

我的記述雖然已屆末了，可是我的人生某一步的出發，也許是才開始罷！賢明的讀者們會知道，一個故事的終結，並不會帶來一個人生的終結。那麼，我真的可以擱下我的筆了。

一九四五年二月 重抄舊作

# 激 情 之 書

君 頤

石娃：我要怎樣運用這支筆才能向你傾吐盡了我十四年來積結在胸頭的憤悶和憂鬱？十四年痛苦的桎梏，緊緊鎖縛在我的身上，也緊緊鎖縛着我們東北這塊土地上的同胞，把每一個人的美麗的希望給破碎了，把每一個幸福的生活給變成了地獄般的幽暗；如今這鎖枷被解除了，還給我們以幸福而自由的生活，我們應當歡欣鼓舞，感激而淚下。到底我們又復歸到祖國的懷抱，望着青激的雲天，真彷彿是作了一場惡夢，呵！這可詭咒的惡夢，它到底給我留下了永生不忘的餘劫。

我應當怎樣講給你這段故事呢？因為八年來你和我斷絕了消息。盧溝橋事變之後，你就離開了這塊被日本鬼畜蹂躪了的土地，毅然決然地投奔到祖國的地域中，留在對岸的友人們都在為你而慶幸；但，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我們變成更孤獨更憂鬱了，把自己的生命當作大海里孤舟，說不定幾時，就會有遇到暗礁的危險。

你總該記得，當年我們同住在哈爾濱的情景：我們幾個知友住在一間狹小的屋子裏，工作之餘，我們都有着不能遏止的憤悶，因此常常用『渴特克』來麻醉來興奮我們疲憊的神經，那一位暫居的俄國老太太常常常用安眠的口吻來對我們說：『孩子們，別太激憤，你們要忍耐些，有一天，你們總會實現了希望的！』我們痛苦得流着熱淚，彼此對坐着默無一言。

我們當是被這痛苦的情感來消磨時光。尤其是你，和我們不同，你還有一個使你痛苦的家庭，你時常堅絕地對我們說：

『若是不離開這塊痛苦所包圍的土地，我們終歸是要被這痛苦給吞滅了寶貴的生命，只有投進祖國的懷抱，我們才能真正作了大地的兒女！』

你到底實現了你的希望，也證驗了你的話語。

在春天的一個早晨，迎着朝陽的光輝，你終於邁上了和祖國總進軍的征途！

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我們都把自己陷於絕望的深淵中，漸漸地我們連談話和聚會的自由都失去了，當時在哈爾濱有幾個被日本鬼畜所使用的走狗，就注意了我們的行動，曾爲了你的出走，引起了對我們幾個月以上的監視，我們沒有反抗的能力，只好無言的忍受，心底積結着一筆筆的血債。有一天我們要他們償還的！

也就是那一年的秋季里，由於時的介紹，我和一個剛從日本留學歸來叫做宇的男人結了婚，宇有很瀟灑的風度，富於男性優美的臉型，還有一顆忠誠的心，是一個有着偉大靈魂的男人！我彷彿在絕望的島嶼上，遇到同行的旅伴，我們是要和一切危險和厄運來格鬥的。

宇的家庭是一個又封建又專制，而且生活習慣惡劣的家庭，他們擁有大量的財產，使用着男僕和女僕，舉手投足之勢，都得使使着別人，是一羣只知道享受，麻痺了神經不健全的幽靈，宇處在這種家的環境中，爲了不承受着他們那認爲高貴的生活，幾次在家庭裏和他們去反抗，才得以走到社會上，當然，我們的結合，也在他們不滿意之中，便這樣，在重重壓迫下，我們在忍受一切敵意監視下過着共同生活。婚後的歲月里，每一提到過去，我們只有無言的憤慨，我們只能用埋頭苦幹的精神，來期待我們勝利之日來到，我們真不明白，爲什麼家和國都同樣的虐待着我們！

當時，我們過着非常困難的日子，然而精神卻是愉快的，到底我們能對付了目前的仇敵，擺脫了家庭繫索我們的鐵鍊，我們一貫地堅持着自己堅決的生活信念，期望着有一天，把我們緊緊束縛在這塊土地上的鐵鍊，也如同掙脫了家的束縛似地掙斷，能給我們以完全自由的生活！

當我和宇工作完了時，我們便偷偷地帶着一切在這里不能讀到的好書，藉以來充實我們這貧弱的思維，充實我們微薄的力量，宇的幾個朋友——在日本留學時代的同志——常作爲我們這小家庭的賓客，他們都有旺盛的精力和熱情，他們也和宇一樣，爲了眷戀這塊土地上受苦難的同胞群，不忍



心離開這滿目瘡痍的故鄉河山，從遙遠的島國，又回到這已竟失去了我們自由和權柄的境域里，企圖在這里，用自己微弱的光茫，來燃起了燎原之野火，他們也和在那島國一樣，秘密地活動着，組織着，散佈在哈爾濱的偽政府機關里，字在當時，也在當着偽政府的官吏，每天陷於矛盾痛苦情緒中，戰戰兢兢去工作。

應當特別告訴給你的，就是在我們結婚第二年的秋季里，生了我們第一個孩子，這記得當時，是如何給我們以生之喜悅和期盼，我和宇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這個新生兒身上，希望我們這一代所擔負不了，所實現不了的責任和夢想，都脫卸給我們的第二代，我們預計着如何去為這幼兒，施以理想的教養，冥想這這幼兒將來成為如何模範地祖國青年，為我們祖國去獻身，無疑地，有了這個孩子，更加强了我們的熱和力，同時在作父母母的責任以外，更感到我們對祖國所負使命的重大。

在我們這小家庭環繞里，為了這小生命的誕生，平添了幾多的歡悅和興奮！

我和宇掙扎在這苦鬥中，接受着家庭和家以外的人們，所給予我們的敵視和輕蔑。

時光也真快，我們結婚，已竟三年了，那個男孩子，我們給他起名字叫做禹，他有父親忠誠而率直的天性遺傳，面孔却又長得和我一樣，已竟一週歲多了，他比別的幼兒都精剛，在我和宇無聊賴時，常常因為他那嬌憨無邪的態度給引得出笑容，我們為了孩子，是不能不更加堅強起來，去和我們的一切敵人搏鬥的。

這期間，我為了家事及孩子所累，不能再走到社會上去，我又回到了家庭，只有華和芝，她們常到我這里來，每當我們一聚會時，便會想到了你，我們很難想像得出，你在祖國生活的情况，但，我們知道，你一定要比我們生活得美麗的。

就在這期間，日本鬼子進入了南太平洋，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波浪，我們東北這塊土地，被他們作為兵站基地，大量地被吸收着財物和產，國民每個人的生活，都遭受想像不到的苦難，尤其是一般知識階層的青年男女，更格外地受到他們的欺凌和壓迫，在各地擴大了檢舉他們認為思想罪犯的籠網，把一些活潑的青年給監禁在牢獄中，給投進無邊際的黑暗世界去，他們以為只有毀滅了知識層的人群，才可以完成了他們的奴

化教育，才可以鞏固了他那帝國主義榨取的政策。

也就是在這一年里，宇為了我們這小家庭的生活，和避免在哈爾濱被一些走狗們的監視，在某一個機會里，我們携着不滿兩週的禹兒，又轉地到邊塞的新興都市，在這里，我們仍舊脫離不了些精神上的羈絆，每週一專一物，都當發生碰壁的现象。

我們離去了一些可愛的朋友和同志，孤獨地在這新環境里活下去。這里的風光，是和我所留住的哈爾濱不同的，也有柏油的平坦馬路，也有洋灰和鐵筋建築的大樓，然而，住在這里，我們的同胞却比較其他都市為少，滿目的異國服裝，滿街の木屐聲響，還有那半老半女人短衣長裙的打扮，點綴在這裡的每一個街路，對着這些刺目的怪物也越發增加了我們的孤獨感，我們變了有話不能說的啞叭。

在靜夜裡，聽着從狹窄的木屐聲響和一些玩狎的異國談笑聲，我和宇常是發出無言的感歎！尤其每當他們作着反宣傳而獲得了戰捷之日，這更是一個瘋狂而驕縱的放浪日子！他們任意地欺笑着我們的同胞，表示出他們是強國的態度，我和宇在這樣的日子裡，常是關着門不出去，我們想，這鬼畜們的驕縱，到底能延長到多久呢？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風波，恐怕也就是他們末路的啓示吧？我們雖然被趕進到生之窄門裡，總沒忘却了窄門之外，還有一片廣漠而明則的天地。我們知道祖國此時，也正在積極進行抗戰工作，有一天，是要恢復了我們的自由河山，重歸到祖國懷抱的。

欺凌壓迫越甚時，在我們心底常展開了這另一個天地來以此鼓勵自己，你是知道我頑強個性的，雖然到了如此生活境地，但，我們却始終保持着

一種人們認為明明的生活情調。來到這邊塞的境地，將近三年了，這期間我們甚至都斷絕了一切友人的通信，無論是在這裡，或在祖國去的信件，都要經過敵人和走狗的監視，在我們的一些親友中，常常因為信中幾個字的原因，而被斷送了性命，我和宇基於這種情況，只好忍耐着，痛心地隔絕了一切友人的連繫，我們處於這危險的境遇中，也曾自擔心到自已生命的毀滅！然而，終於這不幸的事件臨到我們了。

先是傳來了在哈爾濱的那幾個友人，他們都先後被徵學入獄的消息，這時候我們已竟有了第二個孩子——她是面孔生得頗像爸爸的女孩子——

幾年來，宇被生活的風雨摧殘得失去了往日的銳智，他顯然有着青年人衰弱的象徵。尤其此時，他每日都陷於極度不安中，彷彿有一種難言的密秘，不欲對我吐露，他擔心他的秘密會有一天被揭穿了，他就要隱受到和他的友人們的相同的苦刑和待遇，他每當下班後歸來，總是不能安靜地坐在家里，和我也很少有談話的時間。只是一個人，寂寞地坐在沙發上，仰望窗外雲天，輕輕地在發着嘆息！我常安慰他不要爲了友人的不幸而引到自己的煩惱，默陪着我們的友人們能够都平安地再回到我們的身邊。去年，初春的一個黃昏，到底這不幸而且也是宇所擔心的事件，終於爆發在我們身邊了！

寫到這裡，我遏止不住自己不輕易落的熱淚，對於這件殘忍的事實，我真如夢一般的不相信，這出演的人物，就是我和宇。朋友！我有說不盡的憤懣，有冰天雪地般的恥辱，這人的魔手終於打到了我的身上了。從此時起，我完全陷於破滅的生死狀態中，幸福也和我永別了，還是叫我慢慢地告訴你這不幸事件突然來臨的經過吧。

初春的黃昏，在邊塞的都市裡是常常落着細雨的，外面天空陰沉沉叫人感到窒息。宇在一天工作完了後，拖着一架疲乏的身子回到家中，剛走進室內，把公事提包放在桌上，後面就跟着進來四五個——其中有日本人，朝鮮人，還有我們當走狗的同胞——凶惡的人，把宇按在沙發上，先是搜索了宇的身邊，然後就開始推倒了我們那高高的書架，一本本地去翻閱着那零亂在地上的書籍，我們的同胞走狗却在室內各角落裡開始着詳密的搜查，那個日本鬼畜坐在宇的對面，彷彿取調的審判官似地詢問着宇。

『從中國來的信呢？你都拿出來吧！』先是很緩和的口吻，企圖能因爲這威嚇和引誘來解決這案件的線索。

宇冷冷地告訴他們，他向來不給別人寫信，也沒有別人給他來信，要求他們別這樣狡滑，打算怎麼處置他就痛快地解決吧！他願意再深切地隱受到敵人施展的魔掌，宇睜大了眸子，我望見那眸子迸放出如血一樣的光芒！

日本鬼畜冷笑了，笑得是那般可怕，彷彿在暗夜中夜鷹的嗚叫。

『年青的滿洲官吏！你不要太倔強，難道你還想逃出我們的掌握嗎？』這輕蔑的言辭，在針刺着我們的耳鼓，我簡直要變得瘋狂了，恨不得立時拿生命來抵抗這侮辱。

### 激情之書

宇却默無一語地坐在被褥。

他們從那堆零亂的書籍裡抽出了幾冊魯迅的集子和雜感，還有一冊小的詩集——茫茫夜，拿這幾本書，給判定了宇的罪狀似地，那個矮小的日本鬼畜和他的同伴們討論着：

『他真是一個積極的左傾份子，你們看，這些書籍不是很可以證明嗎？呵！又一個左。』

真我不明白他們這種膚淺的批評，難道說讀幾冊魯迅的作品就可算作左傾嗎？這所謂左的意義難道就如此單純嗎！

他們盡量地搜取着他們認爲佐證的書籍，擺起了厚厚的一疊，然後用那走狗們慣於使用的手杖，敲打着室內的牆壁，撕碎了我們的壁畫，拆毀了我們的廣播機，桌子的抽屜都傾倒在地板上，每一件什物都加以詳細的搜查，使盡了他們所有的技巧，橫暴地在我們這個小家庭裡施展着敵國的強行動，在室內所有的裝着衣物的箱子和提包，都給傾倒淨盡，堆積在床。上彷彿小山似地隆起着，他們耐心地對每件什物都加以搜索。

被他們所使用的我們那兩個同胞走狗，充分地表現出幸災樂禍的神情，徇在我們室內，不時地望着這被驚駭和欺凌的家族發着冷笑，當我問到他們關於爲什麼如此檢查時，他們冷冷地扳起了面孔來回答我：

『這還用問我們嗎？總是你們作了違背國家的事。』

朋友！當你看到這裡時，你也會感到他們這群失去了人性的走狗們可憐也可恨嗎？我真不明白他們所謂國家和違背國家的事到底是指着什麼，這傀儡地僑政府的存在，難道就把它當作了我們的國家？不去被鬼畜所利用當漢奸和走狗，就算是作了違背國家的事嗎？

最後，他們連孩子細小的玩具都加以破壞，簡直是近於野蠻的行動，兩個無知的孩子，畏縮地躲在屋角裡，用無邪的目光偷偷地望着那強強的一群。

我當時陷入於極大的混亂中，內心無所措地希望能有一個方法來營救宇這個苦難，我用我所能運用的言語，和他們去談話，來解釋宇並不是像他們所認爲犯罪的人，如今，想起來，自己又是多麼愚蠢得可笑呵！

結果，他們之中的那個日本鬼畜告訴我，給宇多加點衣服和他一起走。那個朝鮮人和我們的兩個同胞走狗却夾着他們所挑選出來的書籍，還有我和宇在婚後的日記，以及一些親友們所給我們來往的信件，都是一些不妨礙任何人的東西，在他們這群惡魔的手裡，却如同獲得了至寶似地滿足



的挾在腋下，擁着字走出了家門。

外面的天地是一片黑暗，沒有星光和月亮，字那細長的身影便消失在這黑暗中。

朋友！你總該想像得出這生離的滋味吧！

我失去了所有的廣斷力，止是無言的似泣着，望着這凌亂的屋子心裡彷彿被扯碎了似地。

我很明白字的人格，他並不卑鄙，他有着年青人所有的熱力，和我結婚以後，爲了保持我們這小家庭的溫暖，他已竟不敢再有勇氣去一個人和惡勢力搏鬥，然而他的雄心壯志並未因此而減退，難道內在的我們的思想和心性都不允許我們在遠處想爲祖國而獻祝嗎？

我始終捉摸不出字究竟爲了什麼而受這絕大的污辱。

字被他們帶走以後，第二天就離開了我們住了四年歲月的邊疆都市，被送到我們故鄉獄中去，而我的身邊却留下了他們兩個人——是給日本鬼畜所利用的我們的同胞——有半個月以上的監視，對字離開家以後的消息，我真是沒有什麼方法去探聽了，爲了兩個孩子，我只好暫時避免他們的監視，躲在家裡。

一個月以後，多方的探聽結果，才知道字是從故鄉的獄中又轉送到哈爾濱的獄中去。

這裡，我還應當告訴你，當字遭遇到這不幸的事件時，我們那個富貴之家，還把字作爲他們的子嗣看待，他的叔父爲了此事，也給予了不少幫助，這在我只感到這是個意外的待遇，家在無形之中，漸漸地和我們妥協了。

字在獄中住了三個月之久，才在聽候取調中，認爲止是虛妄的思想罪犯，被釋放出來回到家中，但他已竟瘦弱得難以支持自己的體重，完全陷於病態中。

然而，這能算重來到一起的喜悅，也是我不會敢奢望的事，字能夠又回到我的身邊，雖然他瘦弱得成了廢人和白痴，在我能得以又見到了自己陪伴七年的丈夫，這也是畢生引爲可慶幸的一件事，我知道，被監禁在獄中的人，多數都是喪失了生命，葬身到一些秘密的地域中的。

字歸來後，在神經極衰弱中，他講給我一些關於他在獄中的一些事，他告訴我在故鄉中，因爲有一個和他的名字只相差一個字的朋友，爲了當地的地下工作，被他們檢舉了。而且就在那個友人家中，翻出來他給友人的

信件——這信件是七八年以前給友人寫的——如今那信的內容，連他自己都不清楚了，大約是當時爲了常的事務，他們有所討論和組織，那裏邊還都一齊監禁到獄中，字在故鄉中，受到特務們所加予的苦刑，他們用電流麻痺他的心臟，叫他供出他們對於黨所進行的工作，叫他說出來他的朋友的名字，他們常常藉着字的談話再去細察一些青年的知識分子！我和字記的日記，也作爲他們很好的以調查料，在日記裡，我們有關於祖國事情的這些都被他們來加以嚴厲的指責，連寫日記的自由我們都沒有了，朋友，你看到這里不爲我傷心嗎？字在故鄉住了兩週的牢獄，才被送到哈爾濱去，在那裡，他卻遭受到一些比電流殘暴的苦刑，他告訴我每天都見到一些同獄的青年朋友的屍體，被裝進柳條包裡，送到郊外去，黑夜裡，從取調室裡傳出來的悲慘號叫以及那些鬼畜獄卒的橫暴態度，這都是使他成了病態的原因。後來字的叔父以金錢和友情才得以免得使字出獄候候取調的地步。他們知道字是患着神經衰弱病症，在取調上不會收到什麼效果，經過了許多折騰，終於在晚秋薄暮裡，字又回到我們的邊疆都市。

孩子扯着爸爸的衣襟，說是爸爸瘦了，頭髮又那麼長，像一個病人似的。我握着字的兩手，那手已竟失去了往日的熱力。朋友！我親眼見到的人如何殘酷地將一個激烈的青年給摧毀成一個廢人，這事情又出現在我的身邊，我該多麼不幸呵！

初冬時候，字的病態又轉爲沉重了，他咳嗽得發着極高的熱度，他完全陷於無言的精神恍惚中，兩個孩子的笑聲都會使他在發抖，他當自發着我們聽不懂的廢語，有時狂暴地發着大笑，有時痛哭得是那樣傷心，當他病勢稍爲輕時，他把兩個孩子叫到身邊，攬着孩子的頭髮告訴他們：「爸爸不能長久活下去了，我的弟兄應當承擔了爸爸的意志和苦心！」大的孩子已竟是五歲了，一切人間事彷彿都清晰在他腦際間，他拉緊了字的手，哇哇的哭了出來，他不願意他的爸爸就這麼無聲息的死去！

在醫師的各種診治下，這病是無效，字的病態愈來愈沉重了，醫師告訴我的體內各部都受着重傷，而且神經中樞也受了深重的刺激，恐怕在此醫藥困難的時期，很難以療養到癒的地步！

深多，滿天星斗的星光裡，宇終於和流星一般墜落了，揮扎在痛苦的生涯裡三十二年，和這人世長別了，他再也不眷戀他的妻子和兒女，再不懷念着他的故鄉和祖國了！

朋友，這消息你到今天才知道，你感到有些奇突嗎？當你工作完了時，你也會想到淪陷在東北你的友人的這祖生之遭遇嗎？

我把一切憤恨和汚辱都壓壓地關在心扉裡，辦完了宇的身後事，拂着兩個孩子，在親友的慫恿下，終於又回到了宇的叔父的這個富貴之家！我無言地接受着一切冷嘲和熱罵，友與敵的愛和憎，爲了兩個孩子，我在幾番危難中，又重新展開了這另一種和祖國結的生活，你一定要笑我太懦弱而且失去了往日的堅強，然而，朋友！你應當再深切地解我，爲了兩個孩子，我是不能繼續再和這惡勢力鬥爭的。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在我們這新興的滿洲國中，我被捲入這生活巨流裡，不如此，又能怎樣呢！而且，家庭之外，還有我們國家所蒙受的恥辱和壓迫，日本鬼畜的惡勢力，直到去年以來，比往日更巧妙更嚴苛了，他們逼迫得我們有隨時死亡的可能，一個人的力量，是抵抗不了什麼的，所以在宇死了以後，我改變了過去的方向。

然而，內心的火餓却一日的升高了，我變得暴躁和不安，清楚地記着這一堆筆的血債，希望祖國能給我們一個痛快地報復手段。

八、二五這可慶賀的日子，它驅逐了日本鬼畜，他們都變成囚犯一般降伏在我們以及盟邦的勢力下，當我聽完了日本無條件降服的廣播之後，我與齊得痛哭。我爲死去的宇而痛哭，他的宿仇到底被我們祖國給雪除了，然而一想起宇到底沒能看見東北這塊土地又復歸到祖國的懷抱，以及我們這裡的同胞都呼吸着自由空氣這種歡躍的情況，又不禁有些黯然了！唉，這十年來，如同我所遭受到的命運，在我的親友中也太多了，她們幾乎都比我要慘，每當傷痛到極點時，也只能自慰了！

十四年來，我們在受着敵人枷鎖的東瀛，如今雖然到處光復，但，在我們已竟失去了幸福的人！即如此，我仍舊感到愉快和滿足，個人的苦難和犧牲，真的換取了整個民族的復興，這不也是值得快樂的事嗎？宇雖然沒

徹底地去爲祖國而工作出一種成果，然而他的宿志却實現了，他犧牲在和黨有關連的條件上，在我感到，像宇這般被斷送了性命的人，在祖國光復的史實上，多少是發着這一點光芒的！

朋友，請你不必懸念我，我並沒有因爲宇的死而消沉下去，反之，我卻比以前更堅強起來自己的意志。爲了叫孩子承繼了爸爸的素志，使他們成爲大中華的棟梁，我是要擔負起這作母親的重任的，我要多方地去接受學識和教訓，努力地修養自己這不完備的素質，準備着去教導兩個孩子的！

在光復的東北，婦女運動也展開了另一種積極的畫面，我自己很愉快，能又重進到這盛世，在家庭和教養子女之外，我還要我自己的生計，所以我又第二次跨入了職業綫上，雖然所學有限，然而我却試探着在女性的生活道路上來建設點什麼，至少對於和我同樣命運的女人以及我們的第二代，應當有一番徹底的覺悟和教養。

我要拋開了一切寂寞的感情，把苦痛昇華爲快樂，爲了我的兒女，後半生的歲月，我是必須如此作下去的！朋友，我仍舊有追求不斷的夢想。

我預算着不久的將來，我就會見到你，那時候，我們該有如何一個歡聚呵！

好吧！我等待着給我以友情的鼓勵和安慰，人生如果沒有友情的安慰，那該是多麼寂寞的生活呵！我希望你和我能爲了這真摯友情的連繫，而更進一步地在女性解放運動中作一個革命的鬥士，你且能負起這責任的！

在遭受到這人生的大不幸中，我又以如此姿態出現在你眼前了，朋友！我能够更勇敢地活下去，還不都是祖國的賜予嗎？盡力地愛我們家吧！把我們熱血和精，都傾注在我們自己的鄉土上，直到世界末日。

寒北時序已步入了嚴冬，到此時期很容易叫人盼望春天的來臨，朋友！新春永永遠遠屬於我們吧！我祝福你。

你的老友芬 十二月在長春

# 歲暮長春 外二章

葛苑華

我和你在踏起來的街路上覓巡。

昏昏從我們的背後走來了。我和你，裹着逐漸長起來的自己的影子，背着黃昏走向廣場去的路，前方揚着都市的煙塵，都市的煙塵里凸露着聳高的樓房。

這街路上彷彿就祇有我和你。

也許還有另外的車馬和行人。我們既無從看見，我們也不知看見。走在黃昏里，把眼睛也放得鬆鬆的，什麼也看不清了，看不清了。就祇看見我的影子，你的影子，攪長在踏起來的街路上。

誰也不願說話，靜靜的，溫習着自己的溫暖吧！怕說話會傷了這樣甘靜的情緒，還是這樣擦着口走無聲的街路吧！

我到你一如重達了的久遠的知友，我的歡慰那麼多，我的記憶也那麼多如潮水，累我數也數不清了。看着你底黑色的外衣，黑色的外衣緊裹着你的身軀，猶說明着你可還那麼年青，青春的氣息猶自你底矯健的身軀的每個部分放散，雖然，你說你底生命日遲暮一日了。

你的生命果真是日遲暮一日了麼？我知道，你是不合衰落的青春，青春正爬滿了如山的蓀架。

你看一看我，你無來由的鬆開了我的注視。你不會知道我會想些什麼，你可別說我愛耽於我的沈默呵！

看着昏從身後追過了。長長的影子乃為黃昏所吞蝕，街燈的影子也是黯淡的，一天雲彩都成了塵泥，我們以怎樣的信念，繼續下去這不盡的夜行呢？假如，把我們可以譬喻做被放逐於幸福之窄門外的羔羊，則我和你，

也曾經過有一處粗糲而又鄙陋的陋室，來迎 們這傍晚的生客麼？

顯然，不祇是今夜，我們的思索完全是架空的，是靈魂的訴語呵！我知道：在這一點我會和你一致而不相謬。我想：在某種限度內，該解脫開現實的時候，就不要論在現實里發昏吧！就不怕，現實會處得你麼？

夜來了。看着你無語，我也無語，誰都依舊無語。踏在青溼的街路上，你的髮絲上蕩漾着透明的白色的月光，洗在你的臉上，我的臉上，你的眼瞳里乃有異樣的光輝，那光亮晶晶地望我，我無緣由地想起了家園的日子，想起了泛濫着的江水呵！

你的純黑色的外衣上也有冷霧綴上霜花了。夜寒不要侵襲你軟弱的身軀麼？這坎坷的夜路，也許已惹你厭膩了。尤其是這麼來回的踟躕於這條街路上，你感覺到這夜行有如人生一樣重複，平凡和咒咀麼？

遲遲地，我伴着你的腳步。看路旁的敞開着的窗子燃起明亮的燈火了。粗啞的男人的歌聲也由窗口拋了出來，今夜將是一個可紀念的冬宵吧！即便，夜寒這麼重，霜霰也這麼。

不過，不會有人想到：在窗外今夜有人猶戀於寒宵的夜步吧！暖暖的溫室的窗板上，印記着肥大的水仙的葉子，水仙的花苞也許已長得那麼碩大而待放了。你或者在想記你的溫室的窗子，使你就默無一語向我了麼？

這被放逐於幸福之窄門外的羔羊呵！今夜，我和你肩一天寒風，走在暗夜的街路上，走在這里。我們彷彿都不乞求什麼恩惠，我們祇在虐待我們的肉體，添充我們的記憶，追求痛苦的享樂而已。

夜步的心境，可愛的記憶，使我再難於拂掉的呵！

## 失落之歌

無論怎麼說，我將是有所失落什麼，於我的走過來的昨日的生命之路上。我確信我底思索是準確的，不祇是單單的出於一時的髮覺，一時的情熱，或是一時的迷惑的。

無論任何一個時間里，在海上，在陸上，在大黑龍江的航船上，在去國的旅途上，使我底心憤壓抑不住不安與焦灼的，那就是纏不斷的侵襲落我的將是有什麼失落了的神經的敏感，它整個的騷擾了我的寧靜。

我知道，倘如人底個有各自的神經的話，則我的豫感將是與我實來以最大的不幸的原由吧！可是，我又沒有來由拒絕它，拒絕這不幸的豫感於我的體外。反而，我這麼輕囑的接受了它，接受了我的未來的運命的告知。

記得，從前某個時期在我的日記冊上我寫到這：愈是將離去的就愈眷念它。如今，這話也依然可以這麼說：愈是將失落的就愈增添了我的痛苦吧！

其實，獲得如不失於生命上的一層喜悅，則失落又以什麼理由憐之於喜悅之外呢？失落這語彙即或說明着如何的缺陷與不滿，倘如必須失落的也不妨就失掉吧！這正如病者的疼痛的失落不正會完存給他一張依舊的美麗的臉，失落了沮喪的人會重新奔向他的生命的康莊麼？

我曾想：年來我的獲得太多了。這些，獲得了的新的感情，新的生活，新的思辨，既或失落它的某部分也無慚於大量的獲得吧！

獲得之群中，有珍珠，有鑽石，有鎖住了春天的優枝，有暗夜里的無色的星光……倘如失落也有它的選擇的話，將擇取什麼使我必須失落于昨日之途呢？選擇一塊石青色的硬土麼？還是鎖住了春天的優枝呢？我怕，我會失却了無色的星光，沒有了無色的星光，我的生命的鰥洞將更怎

樣開始吞沒我的這渺小的願望呢？

「珍惜一個渺小的願望吧！於其選擇了他的生命里的微光，就勿寧選擇了他的生命，選擇了他自己。因為不堪於失落的東西是不該失落的，那樣祇有抹殺了一個人的願望，一個人的向人生執拗着的信心，一個人的快樂和悲愁的感情。」

我沒有一刻不在轉動我的頭，向我的過去了的生命的路上瞻視。當然這也足以說明了我的心境，我無時不在想，將在那路上搜尋到什麼我曾失落的，或是即將失落的東西。如是，一塊葬土也就安葬了吧！如是，無色的星光呢？我不敢想，我不敢想。

人說把眼睛轉向前方的是表示希望，那麼，我這無時不瞻視過去的路的呢？過去是塵沙，過去的是記憶里的塵沙，唯於我却擱不開這些塵沙了，我總覺得那些腐爛的塵沙里也有我的失落的了璀璨的玉國，而是必須有的，在過去，在現在，或在未來。

某時，我也特別清晰地發覺了我已經是一匹懦弱的虫豸了。既不想再去攫去新的企冀，復徒戀戀於必不可永得的失落，我難以說出我的這縷細的思緒是導源於什麼而來的，我但相信我的情感不會是罪惡，那麼，我的思緒總該不是有罪的吧！有人會知道，有人會知道，我怎樣爲了忠實於我自己，忠實於我的投交給另一個人的友情，而致輾轉於大量的憂煩和痛苦的池沼里，那個時候，我沒有一點反悔，既便一點懊惱也是沒有過的。

落日如果不應該再珍惜過往的豪華來慨嘆必然的黃昏的運命，一個將晚別向昨日的人又以什麼權利來作遲暮的哀歌呢？看黃昏到來的時候，一天雲霞也失却了顏色，一個人的企望到這里已再沒有了歸復的途徑，滄海和碧原都已向明日的鋪幕跌落，明日的深藍會鯨吞了多少晚來的風雨呵！

失落的心情愈載我底向黃昏了。開始對人生疑懼的同時，也開始對人生畏怖。這畏怖倒不是恐有什麼突然的發生掠奪了我的生命，那樣勿寧說是過於優遇了一個人生吧！而是怕生命之終結到來之前，會淪陷我的生命

於誘惑，滯佚，或是邪僻。當我一步一步逐漸發覺我的脚步已離開我自己的該走的前路的時光，我雖不能遽然斷信我的疑慮是有着它的理由的，但我可以這樣說：人生的頓獄已將是一步一步被我踏破了。我怎樣把我的肉身投於試煉的洪爐，我又怎樣從洪爐之外再接受了我的肉身，這就是我的人生修業，我的未來的人生的課題吧！

我不能失落我的不當失落的，正因為我太吝惜我的可憐的感情，我不能爲了失去它而失落了我的日進一步的信心與勇氣。至於明日呢？明日，我不敢申諸我的內在的心靈了。這必須是左右於明日的命運的變遷的，誰能說出明日的預言呢？

可是，清楚地我的豫感又在襲擊着我了。我將會是失落了什麼，在昨日的生命的路上。我有什麼失落在哪里了呢？自己也答不出，僅僅是覺得在寧靜的心原上有什麼稀疏地向下流落了。那麼輕輕地，輕輕地，有一個時候會落在走過來的路上了。

但願：那不是暗夜里的無色的星光呵！

### 無色的星光

什麼時候呢？向過去了的時光凝視。

一片灰色的煙霧呵！

自己耽戀於過去的時光，這種心情是悶寂寂寞的。別人說的愛流淚的日子，也許就是在如此的時光里無來由地撒着淚水滴落吧！

我却是一個最不喜歡背着人流淚的人。

懷着寂寞的心情，翻起我的未付印的詩集。

從那里，我看到了一句淡淡的追想：

你是背我而去的無色的星光

按向身外的暗夜去了

苦吟着自己的詩句，即或這詩句會遭到誰的苛責的，自己也覺得這詩句尚不失於爲自己寫的，那麼，寫詩的人總算有權利來靜靜地品味着了。

自己底心却愈寂寞起來。

寂寞。……

寂寞，到天黑起來，怎麼排遣呢？

沈讀着瑪丁路得的「信仰要義」。

我將向我自己的脚步懺悔嗎？

——在神的前面，人是負着所有的罪惡的。

我不相信。我至死不會相信純情的心也是有罪的。我敢向神告白我的所爲，我沒有虛偽，欺瞞，詭譎。我是以一顆清白的心出現於人的面前的。

爲了人，爲了神，我付出了我自己，我這樣輕輕把我棄置了，我也是負有罪債的麼？

但是，但是，我是背謬了神的誠命的。

我是背謬了神留給我的信條的。我誘發了一個人的感情，我使一個人爲懷念我而恪守於自己的苦痛。

那麼，無色的星光，你去吧！

你投身向宿命的另外的暗夜去吧！

我不會加責，或是加損害於你的。

……

獨靜聲撞着靜靜無人的空室，靜靜的屋子終歸又靜靜的沉寂下來了。夜

又這麼長，夜長長的，伴着藍色的如燐螢似的燈光，我不想睡了。

讀着一個人的消息：

——誰會背你去遠了呢？祇要你幸福，你快活。我和你之間的距離是要

依你的愛憎而決定遠近的。

青春里的一段感情的故事，會永遠嵌入於我底記憶的深淵。這故事里的兩個主人會互相背遠了麼？縱令命運鑄定了他們不能相共，兩顆心的憶念却是不會爲空間與時間所折斷的吧！你應當同情我的話，你也會同感的。……

我們。我相信我們不會互相背遠了，不會的。這背棄是一種更殘酷的刑罰，是終生的內疚，無論什麼也醫治不好的創傷，無論在什麼樣美滿的生活中也掩飾不住的一個缺陷的漏洞；……

請以我們如今的感情和意志，祝福我們不要把生命委棄於泥沼。

我底眼睛起點昏花了。我不能不把我的視線臨時就停在這兒，我無力地用手遮上了我底眼睛，我從指縫間流下來的水滴上，才知道不知是在什麼時候，感情竟刺激我流落了懦怯的淚水。

我，這懦怯的人哪！

我又開始反覆地想，反覆地想一棒夢一樣的事實。

我想：處理今後的我的感情和意志的，將不復是我自己了。我已經沒有諾大的力量建設起一具存在於我和一個人之間的橋樑，我也沒有勇氣拆除了一具存在於我和一個人之間的橋樑。

讓不完整的砥柱，支撐着我，支撐着你吧！

除此之外，我能想一些什麼呢？

我能想一些什麼呢？

哦。今夜，我果真不能安靜於我的睡眠了麼？

我底頭這麼昏沉起來，我想了這麼許多難於思索的事務，無怪我底頭會昏沉而又加重起來。從很早很早，我不是曾做過一次精神病的患者麼？我怕我會變成一個白痴，這猶甚於我怕我變成一個瘋子。

——我信聖靈。我信聖徒的樂園，赦免了的罪惡，復活了的肉軀，和永遠的生命。阿門。

我將爲一個人的命運，向神禱告！

神是會降臨給善良的人的。我雖然不是神的信徒，一個善良的人的衷心祈願，是不會不爲神所採納的。

——從害惡里給我們以救助吧！

我以虔敬的胸懷，向着我的頭上的屋頂。

在黑暗中，我極力找尋一星光亮。

我再不瞞上我的眼睛。已經是累倦了的眼睛。

假如你不曾背我而去遠了。你這一顆無色的星光，將以如何喜悅的光度耀耀於我的眼前呢？

——你是背我而去的無色的星光。

我依舊離不去的星光呵！

——十二月末·病中

我求的是一點希望，一線光明，人畢竟是要活着的，並且應該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細胞會生起來。我們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剛剛冬天過去了，金光射着田野里每一棵臨風抖擻的小草，死了的人爲什麼不再生起來！

——曹禺：日出



# 光芒是來自太陽

萬年青

我要問你，我要問我所要問你的。

爲什麼呢？這漫长的時日，這漫长的時日，你的日子過去，我的日子也過去了。七個月，從去年的冒着一天寒風的冬天，到今年池塘飄蕩着扁舟的五月，你說，渡過這一片寂寞的日子，可還要溫習着幸福的記憶麼？

我知道，我也許不該這樣纏繞我的發問。

可是，相信你不会忘却這歷一個人的，這就是使我向你發問的最大的緣起。容或時日過的太久了，時日過的大久了，我底思緒雖然與日俱來，我却不用它來約束你的情感的代價。這，一如你曾割去給我的你的始終一貫的態度，便是你儘願施與我以永恆的情愛，而不要我的酬償。現在，我也仍願借你的話再回答給你。

你可要說我冒濫了我們之間的或種情感之存在麼？你不会這樣愚庸，我知道。你將會引這爲對你自尊心所加與的創傷，我也知道。我却要問你，我要問你呵！

二

夜半。從枕上，從我底昏昏地沉睡里，我醒來了。

因爲，聽着有誰低低地喚着我的名字，一句又一句地，親暱的叫擊着我的聽覺，叩擊着我底心。使我不能繼續我的沉睡，使我從踏夜無人的子夜里醒轉來了。

我醒來了。

第一個充斥於我的隱隱展開的眼界的，是蒼白的月光，打窓簾的鮮亮穿過，夢一樣的爬上了我底臉。我雖然在枕上看不見我自己，我底臉上却流有蒼白月光如溪水，如我蒼白的臉呵！

此夜，此時。我不厭繁瑣地這樣想，我的思維在醒來後竟變得這樣縝細

我想：溼潤的世界呵！此夜，此時，你都在作些什麼呢？也許還沒有就寢，也許今夜江濤又把妳盪撥了，也許……總之，你會拿一次偶然的值遇，就說世界也太狹隘了這話，我始終是不能首肯的。世界並不狹隘呵！有許多人，他們欲求一面都不可得，還怪我在謳歌世界的遼闊麼？

雖然，偶然的機緣會交給誰以偶然的值遇，那畢竟是不可期冀的荒唐夢呵！呵！呵！待它，如同期待一株未放的曇花似的，怎麼能够是幸禱的預想呢？我想，我想不盡我的思維里氾濫着的都是些什麼。此夜，此時，望着白的月光吧！

三

從一册名譽的註釋上，我讀到了蓋尼采梨的詩句：

這又如光芒是來自太陽

沒有太陽處便沒有光芒

它完全征服了我的幾天來的意欲自我生發的生命的參悟，這樣求心的堅決的詩人底諾言，該說它是包容些什麼呢？那麼滾熱地插入了我底心，使我由此看到了它的殷紅，霧清楚了心波的鼓動，嗅到了花木的芳香，知道了運行着這宇宙的天神的加賜……

我也覺到我們的情感的深明了。像花木之要在陽光與露露里活起來一樣，我也正需要在我的生命的滋潤里繁榮起我自己。這絕不是勉強的，這可以說底神底旨意，告訴我生命的必然的歸趨。

我不能忘記，在萬千的歌唱里我記住了一句：

你底夢

就是

我底夢

如今，這詩句同樣地有力的攫取了我的心。吟它，我底情懷就恍如爲它而開朗，我底夢就彷彿爲它而濃郁，我底生命的天日也就爲它而做再次

的重現……我吟它，爲了向我自己慰藉，爲了難於忘記你呵！

四

我要問你，容或你始終沒有信息，我也要問你。

你的日子過去，我的日子也過去了。臍下的，是一片時日的空白，叫人怎麼挨得過去？雖然，你的話是對的，一個人如果不是白痴，則他總是有反省的。但我要問你，我要問你呵！



# 海拉爾城

## 高山原

海拉爾的風沙，打着蒙古馬騎的隊伍，我靜靜坐在一輛車子匆匆走來了。原來這是一座極古老的城廓，先年是蒙古人的繁華都市，從阿原山穿過呼倫貝爾草原看見遠遠在空中晃動着旗子，這便是海拉爾的城廓外觀了。

我悄悄來，悄悄來了。

城廓東，有一條小河，河水並不怎樣清，永是混着沙泥，岸邊有時坐着幾個蒙古姑娘在洗衣服，再下流，就不知這條流域的動靜了。

到這來，因為初次踏破草原走來的緣故，自己閉上眼睛，總以為還在草原一樣。因為百盤鳥總在頭上飛過，偶爾也可以看見紫衣的蒙古騎人騎着馬，匆匆穿過這街頭，有時也有長髮的蒙古姑娘，悠然坐在馬背上，像在海海，登到岸邊，坐海洋到大陸一樣的舒服的欣歡呵。長長的鞭子，長長的馬絲毛，得意的，快活的旅行者呵。

我到這的三天樣子，這城廓予我很大新鮮的啓示，早上，城廓籠罩着一層煙霧，我想在遠遠看來，這城廓和草原是一樣顏色，到無多大區分呵。

你幾時來到這的？

這里也有知人嗎？我真過份的奇異起來了。

是的，我早就走來了？

我並不認識誰，在這遙遠的一隅，尤其是這靜寞的原上，但是，我該珍貴這熱語的問答，我又該多麼珍貴這遠遠地一點溫柔，於是我快樂以自慰，我欣快無似的：

我來了。不知為甚麼來，不知我走到那去，總之，在這里安穩活下幾天罷，夢也怪安適的！

我說到這里，和我說話的人看不見了。

原來我已經是走到蒙古城的街上，這街的兩側排着古舊牌坊，牌坊的字都是曲形的蒙古字，我茫然，我茫然……

我沒有找着說話的人。我也不能忘了我的幻念呵！

到晚上。海拉爾城廓，依稀籠罩一層煙霧，煙霧已是變成黃昏顏色，我把整個身子，溶化在這里了。我走到燈火零星的街上，街旁從鋪子露出的燈光，正照耀着幾條人的影子，有人說這是混血兒的女人。她們真性格，都是特殊的銳敏呵。

又好像有人問我：

你究竟為什麼來了？

我究竟為什麼來了，我也記不清楚了。

我模糊的說：

我是痛快的來了，在阿爾山洗完溫泉，在草原里，找一條路，我穿着草原，匆匆地來了，為了甚麼呢？我不知道！

莫非丟到什麼東西嗎？

不是。

莫非找什麼嗎？

我沒有丟什麼，我找甚麼呢？

夜深了。城廓寂寂無一點氣息。

我悄悄走，

這夜，我睡不下去，寂寞得不能入夢，我想，應該離開這里，去吧！奔向哥薩克的旅軍走出海拉爾……

依稀是草原，海拉爾沒在草原的煙霧里了。

我茫然吐一口氣。

再去尋找什麼呢？我像丟了一件寶貝，也像奔我底神去。

頭上飛起百盤鳥，蟲聲滿耳，我望了望草原和天際，我寂寞的自問：還得幾時到哥薩克呢？

# 黑龍江之夜

韋長明

黑夜是從山谷里走下來的吧！落在江上，沉沉地壓抑着江流。一片黑色的煙霧呵！

傍晚，人也懶得說話了。

寂寞。翻開一本航程的圖表……

誰說：今夜是七月七日的七夕。

這誘惑人的七月的節季呵！想到它，就如同想到一段輕輕的戀愛的故事，想到一雙幸福的戀人的會合。

可是，推開吧！七月的家鄉的江水也不是同樣流盪麼？

七月七日，我流連在黑龍江之旅里。

看茫茫的夜空，長長的煙帶，如急雨前颼風而來的烏雲。

黑沉沉的江水，機輪打起了水花呢？

## 二

坐在展望台的窗口，迎着微寒的風。

看江水，看夜色，看山崗和原野。雖然，模糊在一片黑沉沉里什麼也看不清呵！

不清呵！

飲着酒漿，酒的沁香誘惑了我。一如這節季給我的誘惑，爲此，我在看着

着洋溢的酒漿，除掉了它，沒有什麼能解救我。

不知道酒能不能醉人，今夜，我也能泥醉不能！

窗口的天宇是一塊畫板。

窗口的江水跌入昏黑……  
遙遠的眺視上有燈火燃着了，閃爍在無邊際的野原里，僅是一星微明的  
螢光吧！

把夜權丟向窗外。

人說：對酒當歌。然而，我喉嚨也暗啞了的時候，能把哭泣也當作歌唱  
麼？

淡黃色的酒漿。猛猛地，一盃又一盃，向胸膛里傾注。

周遭有不調諧的笑聲，偶而是煩人的鬱悶。

映着燈光，映着盃光，映着酒的顏色……

管他呢？珍惜自己的語言，鯨吞會解救一個人的愁苦的。

## 三

臉，紅了。

誰疑你喝這麼多來？紅漲漲地臉，不怕有人說批過你的嘴巴麼？

酒漿可的確是特效的回憶劑呵！

談起過往的生活。

談起青春的笑話。

談男人，談女人，談情，談愛……

談不盡的人事春秋。

嘈雜，喧嘩。

這騷動了的展望台，這原始的秩序呵！

誰又在嘆息着：人生也恁匆匆。

真的，人生也匆匆。今宵的江水，明日將傾注於海洋，那麼，你又有什麼理由執拗於這時間的段階呢？

#### 四

上弦月昏黃地炫耀於窗口。  
黑沉沉的江上有了一條潔亮的波光，迂曲的水的波紋從那兒緩緩地流動着。彷彿沒有一點俗情的眷戀似的。

一任波光盪漾着江水。

江水舞動着波光。

索性熄了燈吧！入浴在月光里，蒼白色的圍牆上乃盪起了一條條淡黑色的影子。

傾盡了殘渣，再斟上新酒不好麼？

多嗎一點酒也許會催我入睡。

（但我可不願喝醉了就流淚呵！去年是你什麼時候說給我的吧！你說，流淚祇有使你難堪。）

也許有夢涉渡了黑龍？

也許有夢載我去向遠處的彼方？

那麼，別停飲盞中的酒漿呵！胸膛也該是酒癡，今宵向里傾注無已。

我也有難言的寂寞。

我也有哀愁如春雨呵！

#### 五

在國境的夜航船上，廚娘悄悄地伏向每人的耳朵。

——該休息了吧！過份喧嚷是不當的。

然而，爲了什麼呢？

沒有回答，沒有人的聲息……

我也沒有睡意。

推開窗子，眼前是異國的村落，灰白色的洋灰瓦的屋頂，靜靜地浴在一片月光里。

也許他們都睡去了。

他們在垂青色的帳篷里睡去了。

他們在晒乾了的麥草的堆積上睡去了。

他們，他們……

然而，爲了什麼呢？

（不要忘記，這歷史的烙印呵！）

有酒宜飲於不夜之明月，今夜，雖然沒有明月，上弦也已移過了窗口，再端斟上一盃！

黑黑的，摸索着盃子。

可不要推翻了桌椅呵！

#### 六

隨便怎麼說，不會飲酒的人，於他的人生中將是一樁無可彌補的缺憾吧！

那樣，將帶掄不出來真率的感情。

將永遠混沌於庸俗的市場，拍賣別人，也拍賣自己。

飲酒，不單是一種享樂的情緒。

更不是爲了麻痺自己呵！

盃子里有鯨吞四海的壯志的醞釀。

盃子里有屬於一個人的痛苦與歡樂的感情的淨鍊。

世間若沒有了酒呵！那世間將是怎樣寂寞和荒涼呢？不僅是寂寞和荒涼，將是瘋狂，將是不幸，將是死亡。

少不了的酒漿呵！今夜，我又以依稀的故態接受了你的示意，我將醉，

我必醉，我多麼喜歡從醉里看人生，看我自己。

七

淺夜，酒闌，人也散了。

人散，咱也離開桌子走去吧！

握緊一盃最後的殘滴走向遊廊上去。遊廊，外面夜涼也如水了吧！

可真是夜涼如水呵！

一個人孤孤地豎立在船頭，如一具深宵出現的僵屍來弔江流不息麼？

滿天的星星，跌落在昏黑的江水上。

如數不清的小小的粟粒呵！

那麼晶明，而又恐懼地眨動着眼睛，在水底，閃爍成一面星的街市。

夜也倦了，伴着倦了的江流。

夜風，又渡過了岸邊的林叢。

沒有了月亮，沒有了燭光。

（夜航船駛向何方呢？明天，又是「江銀鑄」了吧！）

什麼地方，秋天的蟲鳴也傳來了。

且飲乾了這一杯吧！這溫暖的一盃，可會把我底眼睛灼熱得發紅麼？

把盃子投向水底沒有聲息地落下去了。

江上的夜，淒清的風。

想起了誰寫記給我的一隻響的歌句：

——多情的你

你底夢

就是我底夢

且莫悲傷

我已爲你斷腸

（天各一方，於今，流雲何在呢？）

返覆地，叨念這難於忘記的歌句。

連記憶也無從撫捨的時候，和夢也該撒開了手吧！

歲月，不復是我和你的了。

逝掉了的歲月，褪色了的青春。

我們底生命，是一曲感傷的旋律，感傷的旋律呵！

八

安睡在七月的黑龍江上。

七月的江上的夢也是安穩的，一夜，我從沒有轉側。這樣酣暢的睡眠，

使我記不清夜來的狂飲和曠語。

（你將！最大的輕蔑向我嘲笑麼？）

我僅清楚：我還在一次旅途上。

也許這旅途不會有個終結。

不。即是結束了一次旅途，繼續來的，還將是無盡的行程。

無盡的行程載我走向無盡的生命呵！

我愛這行程。

（而且，我可以這麼說麼？在旅途上，你已經是我一株忘不掉的記憶）

當又看見了滾滾的江水，江對岸的形形色色的美麗的家屋和林野。

有人憑欄講血淚的史話。該知道：這兒不是莫愁，也不是西子。

我想：昨夜畢竟沒有輕易地流落了淚水，否則，這將如何給依舊的河山

以侮辱呵！

站在輪板上，我底眼睛拋向未來的前路了。

——八月十九日威遠號船中手記

# 淪陷期的東北戲劇

孟語

前言

演劇藝術它不但是模仿人生，表現人生，並且創造人生，美化人生。記得某人說過：演劇藝術它使人類「生」得有趣的，「活」得有味。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它是一種技巧的社會教育，因為它可以在娛樂裡，輸送辭家，教育辭家。除此之外，它更可以組織辭家，訓練辭家……

有着如此重大性的演劇藝術，日寇怎會叫它發芽？不用說他們在用力地壓制，用力地摧殘。然而愛劇的朋友，他們不怕風雨，不畏困難，在沒有路裡找路，他們小心地培養這顆嫩苗，叫它長大，使它開花，一顆兩顆……就因為這樣，好多的朋友被走狗以私自集團結社，思想不良逮捕了，有的竟喪掉了性命。雖然進牢的進牢，死去的死去，可是從事戲劇工作的同志，並沒有減少，不但未減少，還增多起來了。

在另一方面，狡猾可惡的日寇，他們利用演劇來宣傳他們的鬼策，用演劇來奴化我們的群眾。你想，愛劇的人們能忍心這樣做嗎？事實一部分的人他們真的做了。對此，我們能不痛心嗎？能不恨嗎？然而我們原諒這些在肚內唱痛忍痛哀歌的職業劇人！

給敵人做工，誰也不能否認是可恥可悲的事，可是在絕望中還有一線曙光，那便是這些職業劇人，除了歌功頌德宣傳辭家之外，還要「使演劇技術向上為理由，來演本格劇，並且還有的在劇中暗藏着『復興祖國，重建中華』的穿插。

為了紀念這些苦幹的朋友，為了介紹在倭奴壓迫下的東北戲劇，我編着眉頭，接受了編輯先生的第二次的約稿。

十四年，好長的十四年呵！東北的土地又具如此廣大，叫我把這長時期各地方的戲劇工作寫出來，實在是一件難事，並且我手邊又沒有多少參考的材料，但是……

先從長春開始

誰都知道東北淪陷以後，敵人便以長春為中心開始擷取，那麼奴化辭家的演劇工具，當然也要由長春做出發點了。

「大同劇團」是在民國二十三年成立，主事者及導演人都是日本人。最早的作品有「發明家」、「望子」編劇者皆系日人，前者是武藤富男，後者藤田研一。故事的内容，都記不清楚了。當時的國人有趙剛，崔若愚，王三三等。

在「大劇」以前還有兩個演劇團體，一是「銀星新劇雅樂團」，一是「三友俱樂部」，「銀星」的主辦者是「初光」，出演的劇僅有「花燭之夜」。鄧固，捷子，孟語成立的「三友」雖然排過「花花草草」及其他劇本，但沒有公演。

銀星，三友先後解散之後，有的人去做事，有的人去讀書，剩下的人便都加入了「大劇」。

最早的還有一次演劇是在民國二十一年，那雖然是長春市的中小學校的遊藝大會，但由於豪華的外衣，和出演者的認真，它曾給人一個不能忘的「回家以後」！說起來真是一件有趣的回憶，現在鼎鼎大名的「陸華納」導演，十二年前曾經里扮女裝呢！

回過頭來，再讓我談大同劇團，一提起「大劇」來，人們立刻發生不快的感覺，可是叫人厭煩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那便是他們的演劇態度和一部分人的私生活欠佳，可是由「巡閱使」的問世，多少有些轉機，底蘊，蘇聯作家果戈里的「巡按」是有名的戲曲，同時他們出演的態度也嚴肅起來，演員也都非常認真做戲；鄧雨飾的縣長，可說是成功之作。但導演依舊是日本人。不久他們又演了「阿爾馬的」原野」出演的成績我們不用好壞，刪掉第三幕，却是叫人在快活中感到「痛心」。

「大劇」本身沒有創作嗎？「有」正因為他們自己創作了脚本，才隱匿了他們的戲劇藝術的地位；「林則徐」便是一個好例子，編導是「王清」公演后電影報舉辦了一次鼎評會，出席的人有安犀，辛實，外文，他們說：「一般寫歷史劇多半是分爲兩種：一個是忠子史實，對他分析和批判再一個是借著歷史的故事，來適應現時代的需要，也就是所謂「舊瓶裝新酒」的意思。林則徐就屬於後一種。從外形上來着，却是歷史故事，不過有的地方想叫場面熱鬧，穿插了一些無據的人物。穿插人物和事件是可以的，不過是得限于有可能性甚或是必然性的，像林則徐裡的楊秀英和譚氏的場面，以及林則徐親身去商館和義律視面，交涉的場面，都是使人懷疑的……總之劇作者翻閱史籍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足以表現林則徐性格的有兩句話他口中常吟並寫作對聯，編入詩文，見爲遺言的：「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趨避之」都沒有利用上。……這劇缺乏剪裁的工夫，除了序幕以外，在這四幕八場裡，多半是敘過史實了，每場與每場之間，都缺少相關性，不是一貫的發展，而是龐雜的陳列……他們的精神是可愛的，雖然有缺點，但該團全體工作人員的熱心，是每個觀衆都會感到的……

三幕劇「青天壯志」也是他們的創作，這可以說也是一個本格的劇本，筆者曾與一個朋友用松江雙漁的名字，發表過一段評文：「題目叫青天壯志，情天到可，因爲男女戀愛了。可是壯志呢？我不懂，我不明白壯志在那塊？男主角不是航海去了嗎？航海就是壯志嗎？到外邊繞一個灣，是

不是還沒回來呢？是去旅行嗎？讓這麼一個青年盲目的走去，底蘊是一個問題。」

青天壯志雖有着缺點，但它底蘊是一部難得的劇本，尤其他的外衣是非常美觀動人的。

民國三十三年演的「第二代」這是一個叫「孫伊康」的中國人由電影改編的，除了仍保留着電影編劇手法以外，大體可說是良好。導演人也由日人改爲國人：「陸華納」寫到這，讓我揭穿一個小秘密：「王清」是日人藤川研一的假名。

由于第二代的公演，不但將以往的惡印象抹消，更給與人們一種極好的評論。

還有一個極值得提起的劇本「夜航」民國三十二年由大劇演出。這能演七十分鐘的獨幕劇本，是「李喬」寫的。夜航裡有騙子，小偷，女折白，大家看了一個歸鄉的女僕的包袱，他們用種種方法來騙，來偷，他們除了計算別人以外，還互相吞滅，這故事在某船的前甲板上生動的展開。後來，船上起火，包袱沒人要了，都去逃生，但有的上了小船，有的却和包袱一同留在船上。

在好多劇作之中，筆者認爲這是一篇傑出的戲曲。無論在取材上，穿插上，台辭上，和人物刻畫上，都是一齣不可多得的佳作。

在長春，除大同劇團之外，擁有悠長歷史的便是「文藝話劇團」它是民國二十八年創立的。顧名思義，他是一個怎樣的團體？成立人除出了吳郎，孟語外有捷子，紅郎，曼娜等人，陣容雖強，可是倭奴却敲破了他的夢——文藝劇之外，他們得演「時事演藝」然而在歌功頌德的時事演藝裡也有人大胆地寫入了敵入所謂的「思想不良……」劉漢的「沒有武器的戰士」和孟語的「二烈士」便是，表面上雖以歌功目人，尙武增產，而內裡却寫進了喚起群衆，組織群衆的對話。——這當然有人不答應，可是和國人檢閱官一通融，只要廣播出去，以後的事，作者便聽其自然了。

文藝話劇團，雖是一個以播音爲主的劇團，可是他們借業餘的時間，也有幾次的公演：第一次的劇是「主僕之間」播音劇原作是「胡蝶」，舞台劇的改編是孟箭，故事大概是這樣：潮老爺討了一個漂亮的姨太太而姨太太却愛上了年輕的汽車夫。結局携款逃去。

第二次出演同樣是獨幕劇，劇名「狂潮」編劇者是堅矢，故事只記得心以漁家女爲中心展開了一幅貧富鬥爭的圖畫。

民國二十九年冬，「文藝」以嚴肅的態度，公演了馮的「日出」爲了壯嚴，正重，又印了日出公演特刊。由于登在特刊上的孟箭的「我們底歌」便可以看出這幫朋友的精神來了：「我們不敢打着提倡文化的旗幟，我們只是以『自娛而娛人』去虛心地做着我們要做的事。同時希望我們的觀眾，和我們一樣，在娛樂中找到反省和教訓。

我們都是有職業的人，「演劇」是大多數的友情，結成一團，因爲我們愛劇，因爲在劇里能找到我們之所求。

我們不怕艱難，我們不怕風雨，我們只是利用着我們業餘的時間，在快活地，虛心地工作着。

播音劇「道上」是「柯炬」寫的，由該劇的導演孟箭改編成舞台劇。內容是某官場的科長，小職員，汽車夫，一同追求一個美麗又年輕的女打字員，大家在下班的道上，演出了這麼一幕啼笑皆非的喜劇。

三十二年，又演了「金箭」的「佳佳羅羅蕭蕭」這劇是寫三個個性不同的女人，用愛與恨織成了一首詩一般的故事。

「放送（播音）文藝協進會」是不能不寫在這里的，因爲由于它的誕生，不知寫出了多少本格的劇本來。先是長春，不久哈爾濱，瀋陽，大連等地，也設有了支部。東北的作者，差不多都是該會的會員，比較成功的作品，有李斌的「成功之夜」金箭的「狂笑人」白萍的「幽靜的山谷」等多篇。

使東北播音文藝（不但在劇，劇占主位）興盛的「文協」可惜成立不到

二年便消逝了，原因是爲了會員季斌的被捕，和其他會員受不了「特務」「外事」先生們的調查。每週自我批評的座談會也被視爲「思想不良，反滿抗日」的集會而解散了。

劇本研究會，是產生舞台劇本的所在，會員有吳郡，金箭，劉漢，蕭牧，孟箭和日人藤川等人，作品除藤川的「林則徐」和「清明調」之外，雖有作品多篇，但都沒有公演。

電影公司的演劇，也在長春占了相當的地位，阿英的，「群鴉亂飛」便是一鳴驚人的公演，雖然在演技上，影人們還欠深刻，但佈景，服裝，都很使人滿意。

「辛實」編導的長劇「遙遠的風沙」可說是豪華之作，他寫一個崩潰的大家庭，這大家庭裡產出不少的醜事，管家調戲女僕，少奶奶又與管家有染。結局，有的死了，有的遠走。它的出演是在民國三十年的初春。

「銀箭劇團」是中銀職員組織的業餘劇團，他們也演過幾個大劇，如「沉淵」「家」「人之初」等，他們出演的成績，雖然不是我們所理想，但他們奮鬥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市同仁劇團也是一旅有力量，作品有「明日之春」「青石橋」等劇「青石橋」是「慕微」的力作，視面寫一個身患重病的青年去修橋，他終於被石頭打斷了腿，就是這樣，他依然不忘工作。相反的有錢的人不但不出錢也不出力，並且在玩弄着村婦。爲大家謀福利的橋修成了，而青年也離開了這人寰。「青石橋」可說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悲壯故事「明日之春」也許是慕微所作？

「青石橋」演完不久，慕微便入了獄，大概是因爲劇情過於激烈的關係嗎？在長春像曇花一現似的有過一個「電波劇團」公演一次便解散，劇與人都記不清楚，同樣在民國二十八年吧？「銀星劇團」只演了「買賣人」「逃亡」便也無影無踪。劇本都不是自己創作，領導人是初光，孫燕謀。此外，「白萍」主執下曾演過一個叫「血債」的長劇，劇團的名字是「共榮



「這劇雖然表面上說打倒美英，但骨子裡却向倭奴說：『償我血債』劇作者是『閻力夫』。

最後，還有一個演劇團體「演劇研究會」主辦者是魏斐然，這劇團雖然有着四個月的壽命，但他只演出過一次，（並且這演出是以慰安軍替爲名）原作劇名「脫化」被導演人孟語改爲「青春之花」是「吳殿師」寫的，他寫一個瀾小姐，每日渡着浪漫生活，由於愛人的誘導和鼓勵，她邁上了勤勞之途。繼「青春之花」也排過幾個劇，但因「演藝協會」日人的不許可，終於夭折了。

「出演」提到出演，真是痛心之至，知道末日到來，而不自覺的日本子，對於演劇更非倍地壓制，統制起來，爲了出演，筆者和劇團主辦者幾度跑到倭奴家去請求，雖然鴿子留下，雖然吃飯出席，但出演還得等些日子，一次又一次，一人又一人，東跑西奔的結果，他們先讓劇團去慰問，以后再出演，正在團員猶豫之時，便光復了。

瀋陽的劇團也不少

東北大都市之一的瀋陽，和長春相同，有着很多劇團在活躍。在很多劇團裡，值得提起的有「協和劇團」和「國際劇團」，「協和」的性質和長春「大劇」可說是一樣。他們除給倭奴「宣傳達情」之外，也演過不少本格劇。

曹禺的「雷雨」便是「協和」在民國二十九年公演的，題名「雷雨」可是實際却不是「曹本來的「雷雨」了。在他們宣傳小冊子上有一段「關於改編「雷雨」的文章。他們說：『改編雷雨的理由有二，第一是爲了演出上的方便，如……於是魯大海變成一個熱情奔放的漢子，四鳳與周萍既不同父又不同母，戀愛無罪，生育無罪，雙雙出走也無罪……這一點也許要得到觀眾的非難，然而這苦衷，凡是從事文化，從事劇運動者，都該瞭解的。第二是矯正原作的一點謬誤，以希悲劇的姿態，過分地強調自然的冷酷殘忍與命運的萬能，固然會得到一部分人善感人士的同情與讚嘆，然而結果只能給人心情上個難堪的重壓，要你苦悶得喘不出一口氣來……我們不

相信命運，我們可知這宇宙的殘酷，然我們有的是和環境火拚的熱與力。……導演是日人「上原篤」。

三十二年又演了袁俊的「邊城故事」可是他們改名爲「萌芽」內裡當然也刪改了。接着他們又演了「托爾斯泰」的「怨魔」同樣由他們文藝部改編以上的長劇，都是用了改編的方法，把別人的作品搬上舞台，難道他們沒有創作嗎？文藝部的責任者「安暉」寫了不少短劇如：「獵人之家」「淑女」「姜家老店」。

「淑女」是一齣近於鬧劇的喜劇，內容是一個鄉紳小姐和青年子弟戀愛的故事，正在男女和會之時，媒人來訪，在鬧房發現青年男人的東西，媒人當然不滿，正當媒人怒去之際，藏在箱子內，被女之祖父稱爲神仙的青年出來，並且急急對男男這媒人不能不保。

「安暉」是東北專從事劇作的，除以上幾劇外，尚有「歸去來兮」「救生門」等多篇，並且將這些獨幕劇印成了單行本，題名「獵人之家」。

「獵人之家」可說是東北唯一的劇集，雖然「百靈」也印了一冊：「夜行集」但多半是播音劇，並且質方面也太差。

在瀋陽受人歡迎的還得說是「國際劇團」這劇團的劇本，十之八九是創作品，並且多半出於「李喬」之手，如：「夜歌」「生命線」「家鄉月」「葉丁香」「小桃紅」「塞上烽火」等劇。在這好多成熟的劇作之中，我還馬虎的記得「家鄉月」是寫一個爲了殺人而離開的人，他爲了妻子，終於在一個夜晚歸來，然而他的親生子却把他當作死人，當他被捕時，兒子才知道是自己的天倫。「塞上烽火」是寫兄弟之愛：二保的哥哥被匪人壓去做惡，但瞎了眼的母親在等着大保的歸來。二保千辛萬苦把哥哥找着，並且將他由匪窩中救出，不捨大保的匪徒在途途用槍打傷了大保的腿。二保將大保背入村莊家去避難，「冤家路窄」大保就做錯了「一個事」匪人叫他殺過一個人，那磨刀要報兄仇的弟弟，就是這家的主人，由於大保身上的懷錶，使這青匪人知道大保是殺兄之人，於是他用刀大刺保，而攔住他

的二保說：『你愛我的哥哥，我也愛我的哥哥』。後來匪人將大保拉走，誰知道青年却起了正義之感，他忘了哥哥的仇，用槍擊退匪人，把大保救回萬縣的匪人放火燒莊，大保他自殺了。

在東北，「李喬」是劇作的第一人，他寫得熟練，動人，雖沒劇集問世，但他的作品除公演外，差不多都發表在雜誌上了。

時作者「成松」也寫過一兩齣劇本，「姊妹」便是。

在瀋陽除「國際」「協和」當然還有得多劇團，抱歉得很，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 哈爾濱

「劇團哈爾濱」是最有歷史，也最有聲望的劇團，主辦者除日人之外，有「彭風」青年劇人彭風，除了導與演之外，還能寫作「黃昏大血案」「秋宵」都是他的創作，前者顧名思義，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偵探劇，后者據說類似「靈與肉」。

民國三十年吧？由「塵沙」主辦，成立了「藝文劇團」公演作品有「沉淵」「日出」等。

此外還有一「乾鈴」劇團，主辦者是「陳九龍」只演過一次「北京人」播音劇在哈爾濱非常興盛，在播音合作事的「塵沙」成立了「哈爾濱放送（播音）話劇團」第一次東北各地的播音劇比賽大會，哈爾濱劇團，便得了第一，可惜劇本和作者的名字，却想不起來了。

#### 大連和其他地方

大連的劇團比較少似的，除大連放送劇團外，不曉得還有沒有劇團。

齊齊哈爾「趙學敏」辦過一次劇團，致於出演過沒有？也不知道，不過趙君自己能寫，筆者是詳細的，三齣劇：「人約黃昏後」便是他的作品。

吉林，四平，同樣有着劇團，不過除協和會里的「協和劇團」外，別的劇團恐怕太少了吧？

#### 各地的「協和」

淪陷中的東北，各縣城都有「協和會」在協和會裡中之八九，都有「協和劇團」他是倭奴，誘惑老百姓的工具，由於幾安協和會首領渡邊的話便可以開一知半了，他說：『我的話說給上級「滿洲」人聽，上級人再轉給中級人，「下級人」我此「劇團」去說話』。

#### 發達的播音劇

前面，我已提過「播音劇」，在這裡，再叫我說：東北，在有電台的地方，至少有一個或兩個播音劇團，計算起來前後有五六十個吧？在每夜都可聽到，除了平常廣播之外，每年還有一次比賽大會。

#### 尾聲

拉雜地，毫無章法地寫了不少，但回頭一看，這筆「賬」算的未免太不穩當，可說是亂極了。本來，編者的意思是叫特別着重「劇本」和「作者」，但信筆塗來，連播音劇也放在這裡了。（說起來，東北的播音劇，底確太發達，太旺盛）

老長的十四年，廣大的東北，不知有多少劇團，多少作者，是我不知道的呢！我真恨，為什麼找不到參考品？為什麼不找人去問一問呢？其實何嘗沒這樣，但他對我寫這篇東西，沒有多大益補。更糟的是我把長春一市的劇團，便占了全文的半部（怪不得在哈爾濱從事過演劇工作的風眠，她笑着說因為你是長春人呀！）這樣真不如改題為：『淪陷期中的長春戲劇』可是我寫入了瀋陽，哈爾濱，以及其他各地的劇團。

這零碎的東西，我真想把它扯掉，因為這樣，也好免去我的急躁，但明天編者又要要賬了，無法，只好紅着脸把這粗劣的東西交出。

最後我向奮鬥過的同志們道歉，並且我希望您們供給材料，因為我想彌補這缺耳少鼻的嬰兒。

民國三十四年除夕夜

# 各懷心腹事

由言

時：偽滿康德十年左右

人物：

醫長——五十餘歲之滿洲國官僚

夫人——二十六七歲之放浪婦人

王浩然——由內地來的富有使命之工作人員

女編輯長——三十歲左右

王媽——三十歲左右之女性

白特務——三十餘歲

楊秘書——二十五六歲，二人都是醫長之心腹。

## 第一幕

一間精潔的內室，左邊有一個門通客廳，右邊有一門通院子，開幕時王媽在掃着地上的紙屑及水果皮等，由通客廳的門內傳出賓客歡笑的聲音來，突然一陣大笑，又一陣鼓掌，少停夫人由通客廳的門走出來，衣服華貴，匆忙的輪到沙發上，樣子既疲倦又有些不耐煩。

夫人：怎麼這半天了還沒收拾完？快點！

王媽：是！太太，再擦擦桌子就完啦！

（王媽擦着桌子，把放在桌上的一封信拿起來，被夫人看見。）

夫人：你手裡拿的什麼？

王媽：一封公事，是錢才秘書從署裡帶回來的叫我交給署長，說有要緊的事呢！

夫人：拿來給我看看，（王媽把公事遞過去夫人看了一下）有什麼要緊的事，最重要也不過是什麼捉拿革命黨黨思想犯的。（說完把公事丟在身邊的桌上）怎麼，署長又出去啦？

王媽：是的，剛纔和……

夫人：和誰一塊走的？

王媽：和王秘書一塊走啦！

夫人：哼！又沒有什麼好事！

（此時客廳內又是一陣笑聲傳來。夫人之同學女編輯長趙華霞由內走出）

趙：好在呀！客人還都沒走，自己倒躲到這來啦！客人是你請來的，你走了，就都沒有興趣啦！

夫人：我走了有什麼關係，左右他們都是為吃喝喝而來的，有飯有酒，有菜，還不行嗎？什麼文學家，都是些酒錢飯袋。

趙：噯，你倒罵起文學家來啦，如此說連我這個編輯長你也不大佩服嗎？

夫人：我當然不佩服啦，看見你們出的那本婦女雜誌啦，除了決戰文學就是廣告，一篇正經的東西都找不出來！我看現在就沒有有一個好文學家。

趙：沒有一個好文學家？我提出一個人來，你也不贊成嗎？

夫人：呵！

趙：可不要改嘴？

夫人：你提，你提！

（趙華爾以目看王媽示意，夫人會意）

夫人：王媽，你沒有事到外面看看，有沒有客人來！

王媽：是！太太（王媽下）

夫人：你說，是誰？

趙：王——浩——然——！

夫人：他？他早不知道到那去啦！

趙：你不信他還在新京？他，但在新京，並且也許馬上就會到這來呢！

夫人：到這來？你怎麼會知道的？

趙：我昨天還在班上編婦女雜誌，他就去啦，他說他在華北經營一個月

刊，還免強維持住生活，這次回來，一來要辦點事情，二來要看看你和我。

幾年不見，他像老一些，臉上都有了皺紋，人也變得沉默多了，

和當初在學校時，好像兩個人了。

夫人：那麼，他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趙：當然是我告訴他的啦，他還約會和我今天一塊到這來！

夫人：姐姐，說真話，我今天真高興極了，虧你帶這個好消息給我，我們

又得見面，……分別了六年……今天又要見面啦……（稍停沉思的）可

是，這件事要被署長知道了，可不是鬧着玩的！

趙：不要緊，他現在已經改了名姓，叫劉恒了。不然，我也不敢領他到這

來。

夫人：怎麼，他倒冒充起我表哥的姓名來啦，你……你已經把我的近況告

訴了他吧？他知道我成了署長的太太，他不知要怎樣呢！

（王媽撒帘子上）

王媽：太太，有位劉先生要見你！

夫人：快，快請他到這屋來！

王媽：是！（王媽又出去）

趙：妹妹，我告訴你，這一次會見，你可別胡鬧啊。現在我們都上了年

紀，各人都得正經點，就是你不怕署長，也還得小心他的面子呢。他來

看你，是老朋友，你接見他，也是老朋友，給他多預備點吃的喝的，就

算盡了我們的心啦，至於過去的關係，只要各人心裡明白就得啦！

夫人：是的，我的好姐姐，可是……這裡也沒有面鏡子，我還得換換衣

服呢，你先替我陪陪他罷！（說完要向左邊的小門進去趙華爾急忙喊住

他）

趙：喂，你回來！

夫人：怎麼，還有什麼事嗎？

趙：你的事什麼，就急着去換衣服，那麼我的事呢？

夫人：不還是那件添股出雜誌的事嗎？可以，可以……可是，等回頭再合

計。

趙：不行，一回兒你就翻臉啦，你說出多少錢，我馬上就給你寫上……

（說完由袋內拿出筆和簿子來）

夫人：你……你真差，專等這個時候來逼我，好就寫五百元罷。

趙：可是署長呢？

夫人：給他也來五百元，這回好了罷？

趙：（滿是的）謝謝你，但是回頭你還得叫署長多關照，別讓特務們常去

搗亂，調查什麼思想的……

（趙沒有說完最後的一句話，夫人已跑小門去，趙看着她進去後，又看

看簿子上寫的錢數，得意的笑了笑）

趙：（自語）除非用這個方法，雜誌是永久辦不成的，想不到浩然這一

來，倒給了雜誌這樣大的幫助。……唉，我倒忘，他還得給寫點稿子

什麼的！

（此時王媽掀門，王浩然上）

王媽：劉——劉先生。

趙：（假做不認識）請坐，劉先生。

劉：署長太太呢？

趙：馬上就來。

（王媽下場）

浩：你已經告訴她了嗎？

趙：我已經告訴她了，她非常高興，一會兒不知要怎樣款待你呢！可是，這一次我給你出的力可不少啊！你在這好好的藏兩天罷，雖然滿街都是特務抓你，他們也不會抓到署長的公館來！

浩：可是我在這住着，署長不能疑心嗎？

趙：不要緊，不要緊，不是我叫你冒充她的表哥的名字嗎？再說署長在外面還有好幾處情婦呢，對太太的男朋友，向來是不過問的。

浩：好，但願能平安的住過幾天，想法辦出旅行證來，就可以走啦！

趙：好些年了，我和她一直沒有談到你，不過你要知道，他卻一直的想着你，她還是那樣孩子氣，別瞧她做了署長的太太，可是她還和從前一樣皮氣……你看，他來啦！

（此時夫人騙了進來，她換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向趙鞠躬，假做生疏的

客人）

趙：好，你來啦，你們兩人談罷，我還要到客廳去陪陪那些人，告訴他集股的雜誌成啦，叫他們也歡喜歡喜呢！

夫人：謝謝姐姐！

（趙含笑向浩點頭而下）

浩：好些年沒看見你，這次又回來啦，決定先來看看你。

夫人：多謝你這番好意，我們坐下來談談好不好？

（彼此非常空氣的坐下）

浩：你近來很好吧？你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快樂。

夫人：是嗎？我從來也不想我是快樂是不快樂，但一直這樣的過活，有時候打幾個圈牌，有時候罵罵僕人，實在沒有事做，也看上幾本書……

浩：對！我記得你從前是喜歡文學的。

夫人：是呀，我從前是喜歡文學的呀，我現在更寶貴他啦！並且還主辦了許多雜誌，時時刻刻請編輯和文學家們來吃飯，還有什麼編劇家，他們新近預備創設……人指導會，公推我當會長，去指導全滿洲國的婦人……

浩：我真替你高興，你能這樣的快活。

夫人：可是，有時也就不快活，譬如穿件衣服罷，你就不知穿那一件好，一大箱子衣服，都是新的，可是檢來檢去，還是挑了一件最舊的最不時髦的穿上，王媽看見了都覺着不順眼……唉，說了這半天我還沒有問你，你這些年在外面都做了些什麼？

浩：我嗎？什麼都作，沒有一定，勉強的說，還算過着文學的生涯罷了。

夫人：那麼你都在什麼地方的？

浩：那沒有一定，差不多中國的那一省我都走過了。

夫人：（驚訝的）那一省你都走過了？現在日本和中國的戰爭正在激烈的時候，江蘇，浙江，山東……到處都在打仗，你難道不怕把你捉起來當作間諜嗎？

浩：這有什麼怕的，左右只是我，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的，捉不捉全由他們，不捉我也許於他們有害，然而捉了我於他們却也無益。此外他們更得不到別的東西。

夫人：那麼你這次來到滿洲又是爲了什麼？

浩：詳細的情形說也說不盡，但說出來你小恨我嗎？

夫人：好罷，你留着慢慢的說罷，反正你一半天也不走……可是，你知道，現在你是我的表哥啦，現在我們又要演戲了？

浩：（不解的）怎麼演戲？

夫人：對了，演戲，這就算人生的戲吧，我們從前演過一次了，現在又要

演，可是現在的角色和以前不一樣啦，從前你是我的愛人，現在你是我的表哥啦……可是還得告訴你，你的來歷，性情，勤儉，家境……免  
得署長回來時和你談話，漏出了馬脚……

(夫人正預備向下說，忽然署長開了小門走上來，浩然立起)

署長：(向浩然)對不起，請坐！(又向夫人)怎麼，白特務還沒有來嗎？  
夫人：我早就叫王媽打電話去，該好來，(把桌上的信交給署長)這  
是上面來的公事。(署長接了信，夫人向浩然)你們不認識吧？這是

劉，劉恒先生，(向浩然)這是署長！

(浩然點頭，署長也點頭，二人落坐)

署長：(向夫人)記得你有個表哥姓劉。

夫人：不錯，這正是那個表哥。

署長：(一面翻着手內那封信，但並未拆開，一面向王浩然談話)劉先  
生台甫是——

劉：一個字——恒。

署：還是起個字兒好，好稱呼。

劉：是，是。

(在此時夫人不斷地向浩然使眼色，深恐他把話說錯了)

署長：我早已聽內人說起令尊，好像是在中國經營商業的。

劉：(有些不敢說的)是……是……

(夫人正要用話阻攔代答，但王媽恰巧敲門帶上場)

王媽：(向夫人)太太，他們在外面要見你呢？

夫人：(沒有好氣)誰？

王媽：那些文學家，說是你送給他們……(王媽正要往下說那個錢字，夫  
人一使眼色王媽急忙止住又改口)辦成了雜誌，他們要感謝你，給你慶

祝一下，要你一張像片呢！

夫人：要像片做什麼用？

王媽：說是登在雜誌封面上，表示感謝的意思！

夫人：討厭，誰用他們登在封面上？(稍停)好，你就把客廳掛的那張小  
的摘給他們，說我沒有工夫，有客人，不能見他們啦。

王媽：可是他們還說要記下你的生辰年月日來好作一個歌頌的傳記呢？還  
要求太太親筆提字，非太太去一趟不可呢！

夫人：更討厭了(稍停)好，我去一趟，(回頭向署長及浩然，看了一  
下，意思讓浩然自己小心)你們二人先談談罷，我馬上就回來！

(夫人及王媽下場)

署長：(向浩然)那麼，商業開設在什麼地方？上海？

浩：(只得賭答)是的，在上海。

署長：是個什麼買賣？

浩：這……

署長：記得是紡織工廠，是不是？

浩：是的，正是紡織工廠。

署長：我有些朋友在上海起初也是混官事的，後來改行就經商來，現在  
買賣不好辦，據說非大資本金不可，因此有好多人集股開工廠，令尊那

方面，但不知是集股還是獨自經營。

浩：這……獨力經營的。

署長：資本呢？少說也得五百萬！

浩：對啦，這年頭買賣發財，少說也掙了五百萬……但我向來不關心父親  
的事情，所以不大清楚。

署長：我聽你說話不帶上海口音。

浩：我從小就在北京上學，後來又不回上海做事，所以沒有上海口音。

署長：是的，是，怪不得你一點沒有上海口音，那麼你是什麼職業？

浩：辦雜誌，靠著筆桿生活。

署長：那可真不容易啊！你表妹有個同學，就是在這街上辦雜誌來的，三

日兩頭是拿着薄子滿街走，不是要廣告發啦，就是請求捐款，天天窮的不成樣子，上月他們社裏的編輯還被抓進署裡兩個，都是思想犯，後來她託你表妹，你表妹又告訴了我，才放出來的。……可是你從中國來，可聽說近來重慶有什麼動靜沒有？

浩：聽說中國正預備反攻呢！

署長：這邊的消息一點也不知道，也許我管的是警察不是軍隊，一點也沒有通知給我，就你看，中國還能打過來不能？

浩：這全是軍事問題，很難預料的。

署長：不過這也得看人心的傾向，我聽說現在從事文學的人，全是思想犯，再不然就是什麼什麼黨。

浩：這個我倒沒聽說過。

署長：聽說組織的都很嚴密，外人是不能知道的。

（署長有些倦了，打了一個哈欠，覺得不雅觀，急忙站起掩飾，可惜又伸了一個懶腰）

署長：昨夜晚打了一宵牌，早晨才開的聲，不等起床，就有什麼公事等着，（看了一下手裡的公文，）又是件麻煩事，不知接到那兒的報告，淨是些無蹤無影的事。

（此時夫人上場，方走至門口，白特務亦上場）

白：（向夫人）署長在家嗎？

夫人：噢，是白特務，署長在屋，請進來，（白進屋，夫人向浩然）你到客廳坐一回罷，他們有公事要辦呢。

浩：（起身）失陪，失陪。

（浩然同夫人從客廳門下，署長打開了公文看着，白特務恭敬的立着，停了一刻署長看完公文，抬起頭來）

署長：坐着。

白：謝謝署長。

署長：事情辦的怎麼樣啦？

白：看起來很棘手，現在還一點沒有頭緒。

署：怎麼？直到現在還沒有頭緒，你們天天都幹什麼去啦？（把公事丟過去）你看，又是件重要的事，中國又派來一夥間諜，叫趕快捉呢！

白：是，是，署長，小的一定努力捉拿，（看一手中的公事）頭目叫王浩然，名字生得很，一次也沒有聽見，可是……

署：什麼？

白：公事上也沒寫，那人的像貌和年齡，一些也沒有線索，恐怕……

署：你又恐怕不行？你們當特務的連這點能力都沒有？限你五天之內把人拿到，不然可別說我不容氣……

（署長說完就向客廳走去，白想分辯幾句但又不敢，此時王媽端着水由客廳門走上來。）

王媽：老爺，喝水！

署：放在桌上。

（署長說完氣呼呼的下場，白特務吓得一頭冷汗，王媽過去遞一杯水給他）

王：白先生，喝水。

白：（擦了一下頭上的汗，低聲的向王媽）王媽，你過來！（王媽走到白的身邊）我問你署長今天下午，又換太太的寫了嗎？

王：這倒沒有。

白：那麼昨天晚上打牌輸了錢了。

王：這個我也不大詳細（看了白的臉一下）哎呀！白先生，你的氣色這麼不好，怎麼，又有什麼事了嗎？

白：方才爲了抓一個人，還沒抓着，署長就大怒起來，把我罵了一頓，王媽，你可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王：這個……（想了一想，假做有些心得吧）我倒知道了一點。



白：與我有關係嗎？

王：嗯，恐怕有點關係。

白：那麼你快告訴我。

王：可是……

白：（恍然大悟，急忙由袋內拿出二十元來，向客廳一看並沒有人，連忙交給王媽，）王媽，你知道了只管說，我決不虧待你。

王：（把錢放進衣袋內，假造詭言的）這恐怕於今天太太來的那個表哥有關係吧？方才在屋內和署長談了半天話，我悄悄在門縫聽着，署長還問他是做什麼職業來的呢？

白：後來呢？

王：後來我進屋請太太，還看見太太向那個人直使眼色呢！我告訴你近來給署長送禮求我事的人可不少呀！

白：怎麼，難道他要說我的位置嗎？這……這還了得，王媽，你再說，還有什麼事？

王：再……再我可不知道啦……

白：你就快說，我決不虧待你……

王：（白又向兜內取錢，忽然秘書上場，白急忙止住，秘書手內拿着一大包禮物）

王：噢，原來是楊秘書。

（王媽說完故意向白使眼色，使白看楊手中拿的禮物。楊見白看他，連忙想將禮物藏在身後，但早已被白發現）

白：噢，老楊，你今天到署長公館來有什麼事嗎？

楊：沒有什麼，辦點小事。

王：楊先生，你上次送來的東西，我都交給署長啦，（楊以目示意於王媽，令他別說，而王媽仍裝不知道，）署長很高興呢。

楊：（難得情地）這……這……

王：（奪過了禮物）這次又送來啦，（做一下包看看）噢，還有呢，還有呢，還有火腿雞這些好東西呢，這都是買的呢！這是自己家做的呢？

（白敲着楊，楊更難為情的，但又不得不說）

王：噢，這是自己家做的呀！楊太太親手做的嗎？噢，怪不得上次署長還親自到楊家去吃飯呢！好，這禮物交給我罷，署長在客廳呢，我就

去送給他。

（王媽拿禮物走進客廳，楊呆立着不知如何是好，白醋意的瞅着他。）

白：（慢慢走近楊的身邊）老楊，近來署裡的事，做的狼順心罷？

楊：這倒無所謂。

白：可是，署長又要用一個心腹人，你應該知道了吧？

楊：（吃了一驚）什麼，是當秘書的嗎？

白：（狡猾的點頭）對啦！

楊：（更吃一驚）是誰？

白：（向客廳一指）現在客廳裡，是署長太太的表哥。新從華北來的。

楊：就是那小子？他……他也來當秘書？（失神地）他……

白：（非常得意的）這回知道了吧？送禮給署長也白扯啦！

楊：（突然地）我說老白，我看那小子就不是好人呀！

白：怎麼，你也認識他？

楊：前天我在旅館裡調查過他，說是什麼姓王，今天早晨在公館又看見他啦，說改了名姓啦，叫劉恒，你想，好人還能改姓呀！既是新從華北來，被不住就是……（把嘴湊在白特務的耳朵上說了幾句，白點頭）老白，你得好好注意一下他！

白：（白不定這和我的案件還有關係呢！）（由兜內取出公事看）王……

浩：（白）……老楊，你可知道他叫王什麼？

楊：這個……倒忘記啦。

白：好罷，老楊，你明天就請他個客，那時我也去，咱們當面和他談談，那時就不怕不水落石出啦。你要知道，在這小子還沒清除之前，我們可得合作呀！

（楊點頭會意，二人相視而笑）

幕落

## 第一幕

地點同前一幕，開幕時是第二天上午，署長與王媽在場，署長洗完臉在看報，王媽收拾着洗臉的東西。

署：（放下報）王媽，你過來。

王：是，署長，你有什麼事嗎？

署：太太一早起又到那去啦？

王：方才到後花園去！

署：怎麼？一早就到後花園去做什麼？

王：這……這個倒說不清楚，就……看見和那個姝姝的表哥一起去的，坐在長椅子上，不知說些什麼？

署：和表哥在一起有什麼可談的，選用跑到後花園去？（稍停）噢，我說

王：老爺，這我怎麼能知道呢！

署：太太近些日子越來越不像啦，太太昨天請了一大幫人到這來幹什麼？

王：聽說是在開股東會呢！請了兩三桌的客。

署：又化了許多錢？

王：應，席是我打電話從龍江春叫來的，最上等的燕窩魚翅，加上酒一桌

五百多元呢！

署：（氣急的）這還了得，這還了得，我當個署長，一個月才掙三百多元

錢，她這一下就化了一千五百塊錢，真精精，真精精。你知道請的都是

誰嗎？

王：這個倒記不清楚，聽說都是些文學家，還有什麼編劇家呢！

署：（氣上加氣）啊！請這一幫窮小子？請他們有什麼用，一天到晚窮的

兩個肩膀扛帶嘴，全靠著寫幾篇文章吃飯？好，這些小子也太胆大啦，

竟吃到我的頭上來，我的飯不能讓他們白吃，明天叫白特務去都抓

來，打腫他們的臉，王：你，你說都有誰？

署：胡說，這件事太太知道了還不得和我大鬧一場？

王：那麼老爺的錢可就找不回來啦！

署：這個我可以叫特務暗中調查，早晚會察他個水落石出，還有龍江春也

混蛋，往署長公館送府敢要五百元一桌，明天也派人去調查一下，燕窩

魚翅都是從那來的？察着病就把掌櫃的抓起來，辦他個經濟犯的罪

名，罰賣給他充公。王：還有什麼事沒有了？都告訴我。

署：要緊，我可不敢說，好好的，一個龍江春我幾句話給送進去啦，署

長要是再把那些文學家都抓進去，這個罪名，我可担不起啦！署長，你

可千萬別那樣做呀！

署：唉，王：有我怕什麼呢，噢，你過來呀！（扯了王媽一下，王媽

往後一退）我有許多話和你說呢！你來呀！

王：署長，這成什麼樣子？要是叫太太知道了，還不得把我攆出去呀！

署：不要緊，不要緊，太太不著這些。

王：你忘啦上次在後園裡給太太遇見了，把你的臉都抓破啦，還罵你「老

不要臉」呢！

署：哼，太太太臉了！三日兩頭的請文學家的客，還有什麼表哥，不知他們

開的什麼鬼呢！（說着把王媽拉到沙發上坐下）

王：署長，我看太太那個人才不正經呢！方才在後花園裡和他表哥並膝坐

着，還……還……

署：（馬上吃驚的站起來）還怎麼的？王媽你說，（用手搖着王媽的肩頭）

王：還……還……還和他表哥……

署：還和他表哥做些不好的事情？是不是？

王：（此時夫人上，老爺的話和搖王媽的肩膊已被太太看見）

夫：誰和他表哥做些不好的事情？

（一回頭看見夫人，嚇了一跳，連忙把放在王媽肩上的手拿下來，不知

如何是好的王媽嚇得躲在一邊，太太惡狠狠的看了他一眼。）

署：不，不……我是說給你表哥，我個什麼事情？

夫：哼，怎麼，你倒關心起我的表哥來啦！

署：唉，你的表哥就和我的表哥一樣，關心點還不是應當的嗎？

（此時王浩然上場，署長正好把話頭轉向王浩然）

署：噢，劉先生，你來了？我正預要我你呢！方才還和你表妹說過，給你

我點什麼事情做，不知你願意嗎？

浩：謝謝署長，我定這兩天就回華北去，旅行那還沒有呢！想要求求

你，不知可以嗎？

署：可以，可以，這不成問題，噢，你大約還沒吃飯罷？（回頭）王媽，

趕緊到廚房去把飯端到客廳去。

王：是，署長！

（王媽下場，夫人狠狠的看了他一眼）

夫：哼！王媽越來越不像話啦，早晚非不要他，（回頭向署長）你怎麼

這半天不到署裏去，在家裡幹什麼？

署：我馬上就到署裡去，（向王浩然）劉先生，你請坐，叫夫人陪着你

罷，我走啦。

(署長戴上帽子要走了)

夫：旅行証的事可別忘啦，晚上一定帶回來！

署：放心，放心，就讓我一個署長邊辦不妥這點事嗎？

(說完走出去，浩然目送着他出去，然後回頭向夫人)

浩：郁潔，我真感謝你，替我辦妥了這件事情，你要知道，要沒有這個証

明，萬萬也出不了滿洲國，現在總算有希望啦。

夫：得啦，得啦，別開這些假情假意啦，你通快說，你辦妥了証明，立刻

就走嗎？

浩：這……這實在是要走的，因為一旦耽誤了……鬧出事來，可不是鬧着

玩的。

夫：好沒有情意的人，辦旅行証明用着我啦，辦好了就不用我啦，告訴你

罷，你的一切現在可在我手裡呢！如果我告訴了署長，那你就什麼都完

啦！

浩：(哀求的) 郁潔，這可是萬萬使不得的。

夫：那麼你答應我？

浩：可是，我是一個有使命的人，怎能輕忽了自己的責任。

夫：責任，我才不信什麼責任呢，天下的人誰負責任，你從前愛過我，現

在你拋棄了我，我求你一塊去玩幾天都不成，難道這也是責任嗎？

浩：但是，人生的責任是只有一個的，我從前愛你，所以愛你就是我的責

任，我現在愛我的事業，愛事業就是我的責任，我爲了去完成事業，便

不得不放棄愛你的責任了。

夫：好，你說倒乾脆，那麼你爲了愛你的事業，就巧妙的利用你的愛情

嗎？你要知道，我是一個不要事業而只顧愛情的人，假使站在愛情的立

場上，我什麼事都能幫助你，但是離開了這個立場，哼，你就別想再走

出滿洲國一步啦！

浩：郁潔，我求求你……

夫：沒有要求的餘地，干脆你就答應不答應罷！

浩：(着急的) 我……

(此時白特務與楊秘書一齊上場，已看見了夫人與浩然的情況，)

夫：(假裝無事的) 有什麼事嗎？

白：署長在家嗎？

夫：方才到署裡去了，噢，你們大約還不認識罷？來，我給你們介紹一

下，這是我表哥劉恆，這是有名的白特務，專捉思想犯，這是極秘

密，日後要多加關照。

白：不寒氣，不寒氣，署長公館的客人，還會出差錯嗎？噢，請坐，請坐

(衆人坐下)

楊：劉先生才到新京嗎？

浩：是，新從華北來的。

(楊與白暗遞眼色)

白：一路上辛苦啦，聽說火車檢查的很緊呢。劉先生受了麻煩罷？

浩：這還到沒有什麼，就是警察們有些……

些發窘)

白：到這方面來，有什麼工作嗎？

夫：(白與楊又遞眼色，被夫人發現)

白：白先生找署長還有什麼事嗎？

夫：還是爲捉那個姓王的事情。

白：捉住了有嗎？

夫：是一千塊錢。

白：那麼捉住了嗎？

夫：沒有，連一點影兒還沒有呢！

白：那倒還不錯。不過你們做事總得看個門路把利益和害處分別清楚，要

不然爲了一千塊錢就捉人，可不一定便宜呢？

白：(惶恐的) 是，太太，我們明白。

夫：你要知道，在署長面前，我照顧你們的地方可不少呀，就拿上次楊秘

書私運大米那件事來說罷，要不是我說了話，署長也早就免了你的職

啦。

楊：(嚇了一跳) 是，太太，你的恩德我是一生不會忘記的。

夫：那麼凡是太太的事，你總得明白一點。老爺面前也能，公事也能，都

要避諱些。

(白與楊互看了一下，恍然大悟，都連忙解釋的。)

白：是太太，小的們做了這些年事，這一點總明白，請太太放心好了。

夫：好，你們明白就行。劉先生既是我的表哥，又初次到這裡來，用你們

照顧的地方，一定不會少的，回署細囑咐囑咐他們，就說這是我的親

戚，誰也不准搗亂。

白：當然，當然，這個誰也不敢攔阻，前天劉先生在旅館裡就有人……  
（劉太吃了一驚）可是劉長公館的人，太太的親戚，誰也不敢攔阻，誰也不敢攔阻。

夫：那就好啦。（回頭向王浩然）到街上時只管放心，聽見了嗎？  
浩：（正在聽得出神，忽然醒悟過來，連忙向白與楊）多謝二位的關心，

我真不知怎樣感謝才好呢！  
楊：那的話，那的話，劉先生太客氣啦。到這裡來是客人，我們連一點地主之誼都沒盡，正情難得呢！

白：對啦，劉先生有閒嗎？假如有的話，我們倒想招待招待，不妨在松竹梅，那裡的雞肉香得狠，香得很呢！別看這裡什麼都配給，咱們去了要什麼就有什麼。

浩：（有些恐懼的）這……這實在不敢當。  
楊：（見有機可乘，魚拍一下馬）劉先生又客氣啦，走罷，走罷，早飯還沒用過吧？現在就去。

浩：（焦急的）用眼看著夫人，我……我實在還有別的事情呢！我那能去呢！  
夫：去就去，也沒有什麼，（浩更着急）不過早飯是用不着到外面吃的，客廳裡都預備妥啦，晚間再去吧。

（此時王媽進來）  
王：太太，您都預備妥啦！就開嗎？  
夫：（瞟了王媽一眼，氣呼呼的沒有答言，王媽急忙小心的躲在一邊）走進去罷！

（夫人扯了浩然由通客廳之門下去，浩然像卸了重負似的安心向內走去回頭看了一下白楊二人，覺得對不起似的，夫人亦回過頭來，向二人）  
夫：沒有事晚上來，叫他在家裡等著你們。

（夫人同浩然下場，王媽亦跟著下去，白與楊二人被拋在屋中，很為難堪的互相目視了一下。）  
白：真寒氣，一千塊錢沒得著，碰了一鼻子灰。

楊：早晚必想法報復這小子一下。  
白：（點頭）不用忙，慢慢自有法子。（稍停沉思）咳！老楊，我想這小子在這裡一定呆不久，最近必想法逃走，那時咱們就有了辦法啦。

（向楊附身說了幾句，二人點頭微笑）給他個融不知鬼不覺的，那時候從

車上把他抓下來，不但她不知道，一千圓錢的賞金，也不愁不到手呢！  
（二人笑了起來）

第三幕

地點仍與第一幕同，時間是第二天下午，開幕時署長，楊秘書，白特務在場。署長手中拿了給王浩然起的旅行證，反復地看著，在地上急的亂踱，楊與白立在一傍，靜待命令的樣子。

署長：這還了得，這還了得……問誰跑到署長家裡來啦……要是傳揚開去，日本人知道了那還了得……唉，真糟心，你們怎麼不馬上把他拿起呀！  
楊：這……這個恐怕……  
署：恐怕什麼？難道你們一個堂堂滿洲國的官吏，還不敢捉拿開謔嗎？混蛋。

白：本來早就預備下手，可是因為太太的親戚……所以小的們不敢冒昧，特來告訴署長……  
署：啊！太太……太太……真糟糕，真糟糕，連我自己也混蛋，還給他辦了這倒置的旅行證明，要是鬧出事來，這還了得，這還了得……（說着把旅行證一扯兩斷，丟在地上，）他現在什麼地方？

白：在館子裡吃飯，太太招待他呢！  
署：（依舊在地上走着）太太也真混蛋，招這麼個東西到家來——簡直把我這個署長罵苦啦！你們馬上去把他抓到署裡去，嚴刑拷打，也出我的一口氣——去——去，快去呀！

白：（不說的）沒有署長的話，太太方面……而且到館子去抓，這件事聲揚出去，恐怕給外面人知道了，也不好處理。  
楊：對啦，而且對於署長和太太的感情上也怕有些不好……  
署：啊！（沉思了一下）那怎麼辦？

白：我倒有一個方法在這裡，一方面不讓太太知道，又一方面不破壞署長的職務……  
署：啊？

（白附耳對署長說了幾句，署長領悟似的點點頭，）

署：「這倒是個好法子。要能把他暗中抓起來，那就好辦啦，那時非狠揍他一頓不可，這小子竟敢到我家裡亂亂。」再說他和太太既不是表哥，那麼一定是愛人——王媽，王媽——（王媽在內答應）來。

署：王媽慌張的跑進來，腰上還繫了圍裙，不知是作什麼事情。

署：我問你，太太和那個姓劉的是什麼時候出去的？幹什麼去啦？（王媽看了白與楊一下，吞吐的）

署：這倒……這個……實在不知道。

署：怎麼不知道，滿嘴胡說，還有昨天吃朝飯怎麼來的？

署：那……那恐怕是我一時眼花，看錯啦！

署：胡說！這是什麼事也會看錯了。快快從實說來，不然叫白特務拉到署去，按法律嚴辦！

署：（見白在前面，慌張起來，又不便細說）署長……我實在不知道。

署：（白與楊對面，二人得意的一笑，以為報復王媽的機會到了）

署：快說，在署長面前，還敢撒謊？你一定是受了太太的錢，替他隱瞞……

署：（亦跟着加油）你們這群當老媽的沒有一個好貨，好，懶，醜，滑，不是欺騙老爺，太太，就是和野男人勾搭，不做一件好事，現在還不快說！

署：（王媽跟着署長，署長忽然明白過來，回頭向楊）

署：混蛋，誰要你們多嘴，王媽平日很老誠，你怎麼知道他和野男人勾搭？王媽，別害怕，快老實的說來……

署：（得了署長的同情，立時神氣起來，）謝謝署長，我就就是啦！（又向楊與白諷刺的）想不到什麼地方把白特務和楊秘書得罪啦，今天給下這麼大的石頭。要不是署長明白，還把我這老媽子抓起來了呢！

署：只管快說，有我給你作主。

署：既然署長知道了，我也不瞞瞞，他們一塊喝酒去啦……

署：（氣極）喝酒？好……好東西，（向楊，白）不能輕信了這小子，王媽，你的酒甯子備妥了嗎？

署：好，太太回來時你別提這件事，還照舊上酒菜，接待客人，把這小子送上火車，慢慢好再辦理！

（此時外面腳步聲，太太的說笑聲）

署：啊！太太回來啦。

署：（急由地上拾起拋下的證明來，交給王媽）快把這個用襪子糊起來，交給太太，說已經辦妥啦，（又向白與楊）來，來，咱們到家廳裡，聽他們都說什麼！（又向王媽）太太問我時就說出去啦！

署：（署長扯白楊二人走進客廳門去，王媽奇怪了一陣，便走近桌傍用襪子去糊旅行證，此時太太的笑聲更近，推開門，太太同王浩然走了進來，太太已喝得八分醉了，王也喝了少許的酒）

署：浩，浩，今天我太快活啦……幾年埋在我內心的熱情，一齊都爆發出來……

署：（夫人上前去撲浩然，浩然看見王媽在身邊，便躲開了，夫人撲了個空，險些栽倒在地，浩然又連忙用手將夫人扶住，夫人趁機便抱住了浩然的臂膀，俯在他的胸前，浩然連忙將夫人放在沙發上坐下。）

署：你已經喝醉了，休息一回罷！

署：（王媽洗了一塊手巾送過來。）

署：太太！擦擦臉罷。

署：（抬頭見王媽）誰叫你到這屋來？你在這做什麼？

署：這是旅行證，署長交給你的。太太，你擦臉罷。

署：（夫人接了旅行證，交給王浩然，浩然十分歡喜的看看）

署：誰用你擦臉？滾出去，我一回就叫人把你趕出去，看你還和署長勾搭。（夫人抓過手巾擦了一下釋在地上）滾出去！

署：（說着把王媽推走，王媽由通外面門下去。）

署：（回頭看浩然）浩然，你坐到沙發上來，我還有話和你說呢！

署：你還是冷靜點罷，不要鬧出專來。你終要明白你現在已經是署長的太太了。

署：（辭語）唔，署長的太太？我不是他的太太，他只是我形式上的丈夫，我的精神……我的精神就像那野馬一樣，不受一切東西的拘束……

署：浩然，你的情絲雖然像那馬的繮繩，一時鎖住了我的奔馳，可是自從我們分別以後，我便又返回了自由，並且更野性的奔馳，直到現在（悲傷）唉……六年了。我已經跑得疲乏，需要休息了。但是，在這周圍，我找不到一個休息的地方，我依然只有帶着疲乏，向前跑去……如今你回來了，我正需要溫暖一下我的心，休息一下我疲乏了的

腿，你……你想，我能讓你走嗎？

浩：（牽起褲緒，不禁悲傷，但無可如何的）郁潔，你終當原諒我，爲了工作，我恐怕不能如你的願了……

夫：啊！你怎麼？你的心難道是鐵打的？你答應我的話難道已經忘記？不行，我要你和我走，到那避憂的地方去，要知道，你現在的生命就在我手裡。

浩：（非常焦急的）郁潔，你……

夫：（看了一下一旅行證辭語的）好，我們一起去，我相信你，太陽島，太陽島，等到三個月過了，我們就分別。那時候你再回去，（稍停）你跟我！你跟我去。

浩：我一定跟去，可是，我現在去通知朋友的。

夫：不行，不行，我不能放你。  
（浩然正欲下場，夫人上前扯住他，正在此時，署長咳嗽一聲，由客廳走進來，二人連忙分開，夫人倒在沙發上，昏迷似的閉上眼睛，署長只裝沒看見，忍着怒氣，裝出應酬的笑臉來。）

署：都在這裡，都在這裡，正要找你們找不着呢！

浩：署長回來啦！

署：噢！劉先生，聽說你今晚就要走啦，特地預備了一桌酒席給你送行，並且邀了白特務和楊秘書來陪客。

浩：這真是太打擾了，謝謝署長！

署：聽說十二點三十分鐘的車。

浩：是的，是的，那車直通山海關，省得換車，挺麻煩。

署：想不到劉先生走的這麼急促，不然也可以多盤桓幾天。怎麼，又戴上帽子，要出去嗎？

浩：我還有一點事情要辦呢！

署：可是飯已經預備妥啦。

浩：來不及，我馬上就回來。

署：那麼就請去罷！（浩然下場）

署：（假裝關心似的向夫人）這位劉先生我倒很喜歡他，可惜不能在這多住些日子，（一看夫人並未理他。）唉，看你又喝這麼多的酒，你們幾年沒有見啦？

（署長說着去請夫人，夫人醉着立起來）

夫：六年……（感慨的自語）六年啦，直到今日，但又分別啦，我的心真難過極啦！（署長面上有些難堪）浩然，你明年還來嗎？我近來身體不好，回想起來，就要痛哭流涕。

署：（不知所以的接嘴）那……那是了不得的，你還得保養自己。

夫：（依舊醉語）所以，我預定到太陽島去，去避暑。

署：怎麼？避暑什麼時候去呀！

夫：（依舊有些醉意的）就在今天晚上。在他走的今天晚上。

署：（吃了一驚）啊！你們要一道去嗎？

夫：不，不是的，我們終是要分離的。

署：（放了心）啊，那很好，那很好！這倒還是和去年一樣，叫張順跟着你去？那孩子年紀雖然不大，可是心倒挺細，有了他，一路上照顧你，我就放心了。有他一個人侍奉你，就可以了吧？

署：啊！往手你終是嫌人少，說越多越好，當回倒要一個人去啦！那不太寂寞了嗎？

夫：（哈哈大笑，醉意還沒清醒）寂寞？我的寂寞是心靈深處的寂寞，有一千一萬個人也不會使我快樂的。可是這次不會寂寞了，我有了一個安慰寂寞的伴侶！（幻想的）你……你，你，只有用你，能安慰我的寂寞。

署：你說，用誰來慰你？

夫：你，你，（抬頭一看署長把署長一推）老東西，不是你……浩然，浩然……

（夫人推着署長，四面張望，想找浩然，但自己又站不住，要往地上倒，署長扯住她，二人掙扎着，突然白與楊二人慌張的跑進來。）

白：署長，不好了。

署：怎麼，出了事嗎？

白：姓王的那小子已經逃跑啦！

署：啊！（失神的）逃跑啦？

夫：（突然吃了一驚，酒意似醒似的）啊！他逃跑啦？（身子向後一仰，受不住刺激似的昏了過去。）

署：（吃了一驚急呼）郁潔，郁潔。

（白與楊對看了一下，呆在一起）



## 編輯後記

東北文學發刊以來，截至現在僅就我們陸續收到了的遠自東北各地投遞來的稿件和對於本刊的見識，統計已是不下百數十件。以目前的交通狀態來論，能突破種種的難關的，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讀者對於本刊的最大的熱誠的期望。所以，編者每途拆閱了一件書函，便增添了一份工作的勇氣，也便有了一份新生的力量。現在，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事實上允許我們的範圍內，本刊一定能接受許許多多的可珍貴的意見，也一定要在讀者諸位的期望中把本刊培植起來。

日前我們收見了一篇題名為「東北文學改革論」的文字。在這篇里，作者具體地提出了好多當前直面的問題。綜括起來說，作者是毫無掩飾的指摘出來三大改革要點：

第一，澈底剷除偽效勞過的老作家，用一份力量來培育新進的東北作家。

第二，廣泛地介紹抗戰期的中國文學，來引導東北文學走向中國文學的大路。

第三，發揮中國固有的民族精神，採合中國固有的文化建設純粹的中國文學。

當然，作者僅不過是指出了一個端倪，對於建設東北文學的工作是稍嫌不足的，不過這份熱意已是很可以使我们感佩不已的。

過往，我們也曾一度企圖利用某種形式，來集團的檢討一下有關於東北文學的成長的問題，後來復爲了因於當前的窘態而不得不延遲了這個提案；現在，我們願以上記的這篇文學爲發端，愛護本刊的讀者們的意見我

們始終是願聞的，請你們毫無忌諱的投下你們的意見來。全整的計劃固然爲我們的需求，但片斷的三言兩語也是資給我們以借鏡。以後，按着稿件的分量，我們也想把它們一次彙刊出來。

其次，東北的文學界，在淪陷的十四年中所受到的迫害，實在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得盡的。在這些被迫害的記錄之中，最痛心的一頁，便是那些被扣押了的作品及其作者。我們爲了要知道這些作品所以被扣押的原尾，並且這些作者都是具有怎樣堅決的寫作的信心；我們在這期才特地輯錄了楊絮，方季良，章長明三人的經歷，相信由這三人的剖示，我們可以更清楚一點看出了日寇對於我們的文化的摧毀所加與的巨大的魔手。

由言的三幕劇：「各懷心腹事」，舞台演出的效果如何雖然待於將來臺上舞台時的印證，但作爲一篇劇本讀物，確是一篇可以說是精彩的收穫。在這里揭穿了偽滿時代的一群昏庸的人們的生活內幕，他們都是在如何的無恥地享用着並也攫取着的生活……

在次一期裏，我們預計刊行女性文學專號。已經約好了的稿子，有但錦，藍苓，朱媛，南呂，君頤，桐楨，乙梅，諸人的大作。同時並由林里執筆了「東北女性文學十四年史」一文，相信東北女性文學的全貌總可由此窺知了，統希讀者們期待。

最近，我們打算刊載一些「書評」和「文評」之類的介紹與批評文字，這也是一併可以告知給讀者的。

吳翼記於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投 稿 規 則

- 一、本刊絕對公開，歡迎讀者投稿。
- 二、來稿須用稿紙楷書寫，並須加用標點符號於格內。
- 三、本刊對來稿有刪改之權，其不欲刪改者須附有聲明。
- 四、譯稿須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須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五、稿酬千字二十圓至四十圓，刊出後立即奉酬。
- 六、登載稿件之著作權，歸作者所有。但集結單行本時本刊有優先權。
- 七、來稿凡附足郵資者，於不登載時立即退還。
- 八、稿末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但發表時之署名聽便。
- 九、來稿請寄至：長春市北大街一三號國民圖書公司內本刊編輯部。

廣告價目表

備考	通 普		別 特	
	一、文化事業廣告五扣二、彩色加倍	全 面 每 期 八 百 圓	半 面 每 期 五 百 圓	全 面 每 期 一 千 圓
	全 年 六 千 圓	全 年 四 千 圓	全 年 八 千 圓	全 年 五 千 圓
	每 期 三 百 圓	每 期 三 百 圓	每 期 四 百 圓	每 期 四 百 圓
	全 年 二 千 圓	全 年 二 千 圓	全 年 三 千 圓	全 年 三 千 圓

東 北 文 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一日發行

第一卷 第三期

編輯者 東北文學編輯部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之一

發行者 劉 鍾 泉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之一

印刷者 國民圖書公司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之一

發行處 國民圖書公司

本 刊 定 價 表

備 考	每 月 一 冊 一 日 出 版 全 年 十 二 冊	
	一、定閱半年或全年時須直接同本圖書公司辦理 二、定閱半年或全年者於出特大號時不另加價	零 售 八 圓
	半 年 四 十 八 圓	不 加 郵 費
	全 年 九 十 六 圓	不 加 郵 費

# 院醫科齒一第

街大北市春長

惠 文 康 長士 院醫

店理代約特司公書圖民國

哈爾濱道外正陽五道街

大東書局

哈爾濱道外正陽四道街

藝文書房

哈爾濱道外正陽九道街

中國書店

四平市

義大書店

店理代約特司公書圖民國

諸位姊妹們！

您要想買東西

或遊玩請到

大家最滿意；

物品最齊全的，

新 生 百 貨 商 場

歡 迎 參 觀

地址 長春市 南 陽 街 四 號 (二) 三 號



司公書圖民國